

## 列传第一百四

刘安世 邹浩 田昼 王回 曾诞附 陈瓘 任伯雨

刘安世，字器之，魏人。父航，第进士，历知虞城、犀浦县。虞城多奸猾，喜寇盗；犀浦民弱而驯。航为政，宽猛急缓不同，两县皆治。知宿州。押伴夏使，使者多所要请，执礼不逊，且欲服球文金带入见，航皆折正之。以群牧判官为河南监牧使。持节册夏主秉常，凡例所遗宝带、名马，却弗受。还，上《御戎书》，大略云：“辨士好为可喜之说，武夫徼冀不赏之宠，或为所误，不可不戒。”为河北西路转运使。熙宁大旱求言，航论新政不便者五，又上书言：“人主不可轻失天下心，宜乘时有所改为，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。”不报。乃请提举崇福宫，起知泾、相二州。王师西征，徙知陕府。时仓卒军兴，馈饷切急，县令佐至荷校督民，民多弃田庐，或至自尽。航独期会如平日，事更以办。终太仆卿。

安世少时持论已有识。航使监牧时，文彦博在枢府，有所闻，每呼安世告之。安世从容言：“王介甫求去，外议谓公且代其任。”彦博曰：“安石坏天下至此，后之人何可为？”安世拱手曰：“安世虽晚进，窃以为未然。今日新政，果顺人所欲而为人利乎？若不然，公当去所害，兴所利，反掌间耳。彦博默不应，他日见航，叹奖其坚正。

登进士第，不就选。从学于司马光，咨尽心行己之要，光教之以诚，且令自不妄语始。调洛州司法参军，司户以贪闻，

转运使吴守礼将按之，问于安世，安世云：“无之。”守礼为止。然安世心常不自安，曰：“司户实贪而吾不以诚对，吾其违司马公教乎！”后读扬雄《法言》“君子避碍则通诸理”，意乃释。

光入相，荐为秘书省正字。光薨，宣仁太后问可为台谏于吕公著，公著以安世对。擢右正言。时执政颇与亲戚官，安世言：“祖宗以来，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华要之职。自王安石秉政，务快私意，累圣之制，扫地不存。今庙堂之上，犹习故态。”因历疏文彦博以下七人，皆耆德魁旧，不少假借。

章惇以强市昆山民田罚金，安世言：“惇与蔡确、黄履、邢恕素相交结，自谓社稷之臣，贪天之功，侥幸异日，天下之人指为‘四凶’。今惇父尚在，而别籍异财，绝灭义理，止从薄罚，何以示惩？”会吴处厚解释确《安州诗》以进，安世谓其指斥乘舆，犯大不敬，与梁燾等极论之，窜之新州。宰相范纯仁至于御史十人，皆缘是去。

迁起居舍人兼左司谏，进左谏议大夫。有旨暂罢讲筵，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婢，安世上疏谏曰：“陛下富于春秋，未纳后而亲女色。愿太皇太后保佑圣躬，为宗庙社稷大计，清闲之燕，频御经帷，仍引近臣与论前古治乱之要，以益圣学，无溺于所爱而忘其可戒。”哲宗俯首不语。后曰：“无此事，卿误听尔。”明日，后留吕大防告之故。大防退，召给事中范祖禹使达旨。祖禹固尝以谏，于是两人合辞申言之甚切。

邓温伯为翰林承旨，安世言其“出入王、吕党中，始终反覆。今之进用，实系君子小人消长之机。乞行免黜。”不报。遂请外，改中书舍人，辞不就。以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，才六月，召为宝文阁待制、枢密都承旨。

范纯仁复相，吕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。后曰：“今既不

居言职，自无所嫌。”又语韩忠彦曰：“如此正人，宜且留朝廷。”乃止。吕惠卿复光禄卿，分司，安世争以为不可，不听。出知成德军。章惇用事，尤忌恶之。初黜知南安军，再贬少府少监，三贬新州别驾，安置英州。

同文馆狱起，蔡京乞诛灭安世等家，谗虽不行，犹徙梅州。惇与蔡卞将必置之死，因使者入海岛诛陈衍，讽使者过安世，胁使自裁。又擢一土豪为转运判官，使杀之。判官疾驰将至梅，梅守遣客来劝安世自为计。安世色不动，对客饮酒谈笑，徐书数纸付其仆曰：“我即死，依此行之。”顾客曰：“死不难矣。”客密从仆所视，皆经纪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。判官未至二十里，呕血而毙，危得免。

昭怀后正位中宫，惇、卞发前谏乳婢事，以为为后设。时邹浩既贬，诏应天少尹龔孙以檻车收二人赴京师。行数驿而徽宗即位赦至，龔乃还。凡投荒七年，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。移衡及鼎，然后以集贤殿修撰知郢州、真定府，曾布又忌之，不使入朝。蔡京既相，连七谪至峡州羈管。稍复承议郎，卜居宋都。宣和六年，复待制，中书舍人沈思封还之。明年卒，年七十八。

安世仪状魁硕，音吐如钟。初除谏官，未拜命，入白母曰：“朝廷不以安世不肖，使在言路。倘居其官，须明目张胆，以身任责，脱有触忤，祸谴立至。主上方以孝治天下，若以老母辞，当可免。”母曰：“不然，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，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，汝幸居此地，当捐身以报国恩。正得罪流放，无问远近，吾当从汝所之。”于是受命。在职累岁，正色立朝，扶持公道。其面折廷争，或帝盛怒，则执简却立，伺怒稍解，复前抗辞。旁侍者远观，蓄缩悚汗，目之曰“殿上虎”，一时无不敬惧。

家居未尝有惰容，久坐身不倾倚，作字不草书，不好声色货利。其忠孝正直，皆则象司马光。年既老，群贤凋丧略尽，岿然独存，而名望益重。梁师成用事，能生死人，心服其贤，求得小吏吴默尝趋走前者，使持书来，啖以即大用，默因劝为子孙计，安世笑谢曰：“吾若为子孙计，不至是矣。吾欲为元祐全人，见司马光于地下。”还其书不答。死葬祥符县。后二年，金人发其冢，貌如生，相惊语曰：“异人也！”为之盖棺乃去。

邹浩，字志完，常州晋陵人。第进士，调扬州、颍昌府教授。吕公著、范纯仁为守，皆礼遇之。纯仁属撰乐语，浩辞。纯仁曰：“翰林学士亦为之。”浩曰：“翰林学士则可，祭酒、司业则不可。”纯仁敬谢。

元祐中，上疏论事，其略曰：“人材不振，无以成天下之务。陛下视今日人材，果有余邪，果不足邪？以为不足，则中外之百执事未尝不备。以为有余，则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几人？正色昌言不承望风旨者几人？持刺举之权以肃清所部者几人？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几人？民贫所当富也，则曰水旱如之何；官冗所当澄也，则曰民情不可扰；人物所当求也，则曰从古不乏材；风俗所当厚也，则曰不切于时变，是皆不明义理之过也。”

苏颂用为太常博士，来之邵论罢之。后累岁，哲宗亲擢为右正言。有请以王安石《三经义》发题试举人者，浩论其不可而止。陕西奏边功，中外皆贺，浩言：“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，善矣。然兵家之事，未战则以决胜为难，既胜则以持胜为难，惟其时而已。苟为不然，将弃前功而招后患。愿申敕将帅，毋徇屡胜，图惟厥终。”

京东大水，浩言：“频年水异继作，虽盈虚之数所不可逃，

而消复之方尤宜致谨。《书》曰：‘惟先格王正厥事。’不以为数之当然，此消复之实也。”

蹇序辰看详元祐章奏，公肆诋欺，轻重不平。浩言：“初旨但分两等，谓语及先帝并语言过差而已；而今所施行，混然莫辨。以其近似难分之迹，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，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于近臣。愿加省察，以为来事之监。”

章惇独相用事，威虐震赫，浩所言每触惇忌，仍上章露劾，数其不忠侵上之罪，未报。而贤妃刘氏立，浩言：

立后以配天子，安得不审。今为天下择母，而所立乃贤妃，一时公议，莫不疑惑，诚以国家自有仁祖故事，不可不遵用之尔。盖郭后与尚美人争宠，仁祖既废后，并斥美人，所以示公也。及立后，则不选于妃嫔而卜于贵族，所以远嫌，所以为天下万世法也。陛下之废孟氏，与郭后无以异。果与贤妃争宠而致罪乎，抑其不然也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。孟氏罪废之初，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。及读诏书，有“别选贤族”之语；又闻陛下临朝慨叹，以为国家不幸；至于宗景立妾，怒而罪之，于是天下始释然不疑。今竟立之，岂不上累圣德？

臣观白麻所言，不过称其有子，及引永平、祥符事以为证。臣请论其所以然，若曰有子可以为后，则永平贵人未尝有子也，所以立者，以德冠后宫故也。祥符德妃亦未尝有子，所以立者，以钟英甲族故也。又况贵人实马援之女，德妃无废后之嫌，迥与今日事体不同。顷年冬，妃从享景灵宫，是日雷变甚异。今宣制之后，霖雨飞雹，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，阴淫不止。上天之意，岂不昭然！考之人事既如彼，求之天意又如此，望不以一时改命为难，而以万世公议为可畏，追停册礼，如初诏行之。

帝谓：“此亦祖宗故事，岂独朕邪？”对曰：“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，陛下不之取，而效其小疵，臣恐后世之责人无已

者纷纷也。”帝变色，犹不怒，持其章踌躇四顾，凝然若有所思，付外。明日，章惺诋其狂妄，乃削官，羈管新州。蔡卞、安惺、左肤继请治其祖送者王回等，语在他传。

徽宗立，亟召还，复为右正言，迁左司谏。上疏谓：“孟子曰：‘左右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，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。’于是知公议不可不恤，独断不可不谨。盖左右非不亲也，然不能无交结之私；诸大夫非不贵也，然不能无恩仇之异。至于国人皆曰贤，皆曰不可，则所谓公议也。公议之所在，概已察之，必待见贤然后用，见不可然后去，则所谓独断也。惟恤公议于独断未形之前，谨独断于公议已闻之后，则人君所以致治者，又安有不善乎？伏见朝廷之事，颇异于即位之初，相去半年，遽已如是，自今以往，将如之何？愿陛下深思之。”

改起居舍人，进中书舍人。又言：“陛下善继神宗之志，善述神宗之事，孝德至矣。尚有五朝圣政盛德，愿稽考而继述之，以扬七庙之光，貽福万世。”迁兵、吏二部侍郎，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，徙杭、越州。

初，浩还朝，帝首及谏立后事，奖叹再三，询谏草安在。对曰：“焚之矣。”退告陈瓘，瓘曰：“祸其在此乎。异时奸人妄出一緘，则不可辨矣。”蔡京用事，素忌浩，乃使其党为伪疏，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。遂再责衡州别驾，语在《献愍太子传》。寻窜昭州，五年始得归。

初，浩除谏官，恐貽亲忧，欲固辞。母张氏曰：“儿能报国，无愧于公论，吾顾何忧？”及浩两谪岭表，母不易初意。稍复直龙图阁。瘴疾作，危甚。杨时过常，往省之。恭然仅存余息，犹眷眷以国事为问，语不及私。卒，年五十二。高宗即

位，诏曰：“浩在元符间，任谏争，危言说论，朝野推仰。”复其待制，又赠宝文阁直学士，赐谥忠。

浩所与游田昼、王回、曾诞，皆良士也。

昼字承君，阳翟人。枢密使况之从子，以任为校书郎。调磁州录事参军，知西河县，有善政，民甚德之。议论慨慷，有前辈风。

与邹浩以气节相激励。元符中，浩为谏官，昼监京城门，往见浩曰：“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，今君为何官？”浩曰：“上遇群臣，未尝假以辞色，独于浩差若相喜。天下事固不胜言，意欲待深相信而后发，贵有益也。”昼然之。既而以病归许，邸状报立后，昼谓人曰：“志完不言，可以绝交矣。”浩得罪，昼迎诸涂。浩出涕，昼正色责曰：“使志完隐默官京师，遇寒疾不汗，五日死矣。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？愿君毋以此举自满，士所当为者，未止此也。”浩茫然自失，叹谢曰：“君之赠我厚矣。”

建中靖国初，入为大宗正丞。曾布数罗致之，不为屈；欲与提举常平官，亦辞。请知淮阳军，岁大疫，日挟医问病者药之，遇疾卒。淮阳人祀以为土神云。

回字景深，仙游人。第进士，调松滋令。荆、沔俗用人祭鬼，回捕治甚严，其风遂革。知鹿邑县，入为宗正寺簿。元符中，叶祖洽荐为睦亲宅讲书。与邹浩友善，皇后刘氏立，浩将论之，密告回，回曰：“事宁有大于此者乎？子虽有亲，然移孝为忠，亦太夫人素志也。”

浩南迁，人莫敢顾。回敛交游钱与治装，往来经理，且慰安其母。逻者以闻，逮诣诏狱，众为之惧，回居之晏然。御史诘之，对曰：“实尝预议，不敢欺也。”因诵浩所上章，几二千言。狱上，除名停废。即徒步出都门，行数十里，其子追及，

问以家事，不答。祖洽亦坐黜。

徽宗立，召还旧官，擢监察御史。数日卒，年五十三。岑象求、王觊、贾易上章，乞录其子，恤其家，以奖劝忠义。诏除子涣老郊社斋郎，蔡京为相，夺之，仍列名党籍。

诞，公亮从孙也。孟后之废，诞三与浩书，劝力请复后，浩不报。及浩以言南迁，诞著《玉山主人对客问》以讥之，其略曰：“客问：邹浩可以为有道之士乎？主人曰：浩安得为知道。虽然，予于此时议浩，是天下无全人也。言之尚足为来世戒。《易》曰：‘知几其神乎？’又曰：‘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’方孟后之废，人莫不知刘氏之将立，至四年之后而册命未行，是天子知清议之足畏也。使当其时，浩力言复后，能感悟天子，则无今日刘氏之事，贻朝廷于过举，再三言而不听，则义亦当矣。使是时得罪，必不若是酷以贻老母之忧矣。呜呼！若浩者，虽不得为知几之士，然百世之下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尚不失为圣人之清也。”其书既出，识者或以比韩愈《谏臣论》。诞仕亦不显。

陈瓘，字莹中，南剑州沙县人。少好读书，不喜为进取学。父母勉以门户事，乃应举，一出中甲科。调湖州掌书记，签书越州判官。守蔡卞察其贤，每事加礼，而瓘测知其心术，常欲远之，屡引疾求归，章不得上。檄摄通判明州。卞素敬道人张怀素，谓非世间人，时且来越，卞留瓘小须之，瓘不肯止，曰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斯近怪矣。州牧既信重，民将从风而靡。不识之，未为不幸也。”后二十年而怀素诛。明州职田之入厚，瓘不取，尽弃于官以归。

章惇入相，瓘从众道谒。惇闻其名，独邀与同载，询当世之务，瓘曰：“请以所乘舟为喻：偏重可行乎？移左置右，其偏一也。明此，则可行矣。天子待公为政，敢问将何先？”惇

曰：“司马光奸邪，所当先辨，势无急于此。”瓘曰：“公误矣。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，果然，将失天下之望。”惇厉色曰：“光不务继述先烈，而大改成绪，误国如此，非奸邪而何？”瓘曰：“不察其心而疑其迹，则不为无罪；若指为奸邪，又复改作，则误国益甚矣。为今之计，唯消朋党，持中道，庶可以救弊。”意虽忤惇，然亦惊异，颇有兼收之语。至都，用为太学博士。会卞与惇合志，正论遂绌。卞党薛昂、林自官学省，议毁《资治通鉴》，瓘因策士题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，昂、自意沮。

迁秘书省校书郎。绍述之说盛，瓘奏哲宗言：“尧、舜、禹皆以‘若稽古’为训。‘若’者，顺而行之；‘稽’者，考其当否，必使合于民情，所以成帝王之治。天子之孝，与士大夫之孝不同。”帝反复究问，意感悦，约瓘再入见。执政闻而憾之，出通判沧州，知卫州。徽宗即位，召为右正言，迁左司谏。瓘论议持平，务存大体，不以细故藉口，未尝及人暧昧之过。尝云：“人主托言者以耳目，诚不当以浅近见闻，惑其聪明。”惟极论蔡卞、章惇、安惇邢恕之罪。

御史龚 击蔡京，朝廷将逐 ，瓘言：“绍圣以来，七年五逐言者，常安民、孙谔、董敦逸、陈次升、邹浩五人者，皆与京异议而去。今又罢 ，将若公道何。”遂草疏论京，未及上，时皇太后已归政，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，使物议籍籍，谓皇太后今犹预政。由是罢监扬州粮料院。瓘出都门，缴四章奏之，并明宣仁诬谤事。帝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，后亦命勿遽去，畀十僧牒为行装，改知无为军。

明年，还为著作郎，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。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将即真，瓘语子正汇曰：“吾与丞相议事多不合，今若此，是欲以官爵相饵也。若受其荐进，复有异同，则公议私

恩，两有愧矣。吾有一书论其过，将投之以决去就，汝其书之。但郊祀不远，彼不相容，则泽不及汝矣，能不介于心乎？”正汇愿得书。旦持入省，布使数人邀相见，甫就席，遽出书，布大怒。争辩移时，至箕踞谗语，瓘色不为动，徐起白曰：“适所论者国事，是非有公议，公未可失待士礼。”布矍然改容。信宿，出知泰州。崇宁中，除名窜袁州、廉州，移郴州，稍复宣德郎。

正汇在杭，告蔡京有动摇东宫迹。杭守疑执送京师，先飞书告京俾为计。事下开封府制狱，并逮瓘。尹李孝称逼使证其妄，瓘曰：“正汇闻京将不利社稷，传于道路，瓘岂得预知？以所不知，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，则情有所不忍；挟私情以符合其说，又义所不为。京之奸邪，必为国祸。瓘固尝论之于谏省，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。”内侍黄经臣莅鞫，闻其辞，失声叹息，谓曰：“主上正欲得实，但如言以对可也。”狱具，正汇犹以所告失实流海上，瓘亦安置通州。

瓘尝著《尊尧集》，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《日录》改修《神宗史》，变乱是非，不可传信；深明诬妄，以正君臣之义。张商英为相，取其书，既上，而商英罢，瓘又徙台州。宰相遍令所过州出兵甲护送；至台，每十日一徙告；且命凶人石慄知州事，执至庭，大陈狱具，将胁以死。瓘揣知其意，大呼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岂被制旨邪！”慄失措，始告之曰：“朝廷令取《尊尧集》尔。”瓘曰：“然则何用许。使君知‘尊尧’所以立名乎？盖以神考为尧，主上为舜，助舜尊尧，何得为罪？时相学术浅短，为人所愚。君所得几何，乃亦不畏公议，干犯名分乎？”慄惭，揖使退。所以窘辱之百端，终不能害。宰相犹以慄为怯而罢之。

在台五年，乃得自便。才复承事郎，帝批进目，以为所拟

未当，令再叙一官，仍与差遣，执政持不行。卜居江州，复有谮之者，至不许辄出城。旋令居南康，才至，又移楚。瓘平生论京、卞，皆披摭其处心，发露其情愆，最所忌恨，故得祸最酷，不使一日少安。宣和六年卒，年六十五。

瓘谦和不与物竞，闲居矜庄自持，语不苟发。通于《易》，数言国家大事，后多验。靖康初，诏赠谏议大夫，召官正汇。绍兴二十六年，高宗谓辅臣曰：“陈瓘昔为谏官，甚有谏议。近览所著《尊尧集》，明君臣之大分，合于《易》天尊地卑及《春秋》尊王之法。王安石号通经术，而其言乃谓‘道隆德骏者，天子当北面而问焉’，其背经悖理甚矣。瓘宜特赐谥以表之。”谥曰忠肃。

任伯雨，字德翁，眉州眉山人。父孜，字遵圣，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，名与苏洵埒，仕至光禄寺丞。其弟伋，字师中，亦知名，尝通判黄州，后知泸州。当时称“大任”、“小任”。

伯雨自幼，已矫然不群，邃经术，文力雄健。中进士第，调施州清江主簿。郡守檄使莅公库，笑曰：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，此职何为至我哉？”拒不受。知雍丘县，御史如束湿，抚民如伤。县枕汴流，漕运不绝，旧苦多盗，然未尝有获者，人莫知其故。伯雨下令网舟无得宿境内，始犹不从，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，趣京师者护以出，自是外户不闭。

使者上其状，召为大宗正丞，甫至，擢左正言。时徽宗初政，纳用谗论，伯雨首击章惇，曰：“惇久窃朝柄，迷国罔上，毒流搢绅，乘先帝变故仓卒，辄逞异意，睥睨万乘，不复有臣子之恭。向使其计得行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！若贷而不诛，则天下大义不明，大法不立矣。臣闻北使言，去年辽主方食，闻中国黜惇，放箸而起，称甚善者再，谓南朝错用此人。北使又问，何为只若是行遣？以此观之，不独孟子所谓‘国人

皆曰可杀’，虽蛮貊之邦，莫不以为可杀也。”章八上，贬惇雷州。继论蔡卞六大罪，语在《卞传》。

建中靖国改元，当国者欲和调元祐、绍圣之人，故以“中”为名。伯雨言：“人才固不当分党与，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。盖君子易退，小人难退，二者并用，终于君子尽去，小人独留。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，建中乃其纪号，不可以不戒。”

时议者欲西北典郡专用武臣，伯雨谓：“李林甫致禄山之乱者，此也。”又论钟傅、王瞻生湟、鄯边事，失与国心，宜弃其地，以安边息民；张耒、黄庭坚、晁补之、欧阳棐、刘唐老等宜在朝廷。上书皇太后，乞暴蔡京之恶，召还陈瓘，以全定策之勋。

时以正月朔旦有赤气之异，诣火星观以禳之，伯雨上疏言：“尝闻修德以弭灾，未有禳祈以消变。《洪范》以五事配五行，说者谓视之不明，则有赤眚、赤祥。乞揽权纲以信赏罚，专威福以殊功罪，使皇明赫赫，事至必断，则乖气异象，转为休祥矣。”又言：“比日内降浸多，或恐矫传制命。汉之鸿都卖爵，唐之墨敕斜封，此近监也。”

王觐除御史中丞，仍兼史官，伯雨谓：“史院宰相监修，今中丞为属，非所以重风宪，远嫌疑。”已而觐除翰林，伯雨复论曰：“学士爵秩位序，皆在中丞上。今觐为之，是谏官论事，非特朝廷不行，适足以为人迁官尔。”

伯雨居谏省半岁，所上一百八疏，大臣畏其多言，俾权给事中，密谕以少默即为真。伯雨不听，抗论愈力，且将劾曾布。布觉之，徙为度支员外郎，寻知虢州。崇宁党事作，削籍编管通州。为蔡卞所陷，与陈瓘、龚、张庭坚等十三人皆南迁，独伯雨徙昌化。奸人犹未甘心，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赴狱，

妻适死于淮，报讐俱至。伯雨处之如平常，曰：“死者已矣，生者有负于朝廷，亦当从此诀。如其不然，天岂杀无辜耶！”申先在狱，锻炼无所傅致，乃得释，居海上三年而归。宣和初，卒，年七十三。

长子象先，登世科，又中词学兼茂举，有司启封，见为党人子，不奏名，调秦州户曹掾。闻父谪，弃官归养。王安中辟燕山宣抚幕，勉应之，道引疾还，终身不复仕。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书舍人。

绍兴初，高宗诏赠伯雨直龙图阁，又加谏议大夫，采其谏章，追贬章惇、蔡卞、邢恕、黄履，明著诬宣仁事以告天下。淳熙中，赐谥忠敏。

论曰：刘安世复文彦博之言，时年尚少，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，而司马光之用心也。邹浩谏立刘后，反复曲折，极人所难言。二人除言官，俱入白其母，母俱勉以尽忠报国，无分毫顾虑后患意。呜呼，贤哉！陈瓘、任伯雨抗迹疏远，立朝寡援，而力发章惇、曾布、蔡京、蔡卞群奸之罪，无少畏忌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！

## 列传第一百五

陈次升 陈师锡 彭汝砺弟汝霖 汝方 吕陶 张庭坚  
龚夬 孙谔 陈轩江公望 陈祐 常安民

陈次升，字当时，兴化仙游人。入太学，时学官始得王安石《字说》，招诸生训之，次升作而曰：“丞相岂秦学邪？美商鞅之能行仁政，而为李斯解事，非秦学而何？”坐屏斥。既而第进士，知安丘县。转运使吴居厚以聚敛进，檄尉罔征税于远郊，得农家败絮，捕送县，次升纵遣之。居厚怒，将被以文法，会御史中丞黄履荐，为监察御史。

哲宗立，使察访江、湖。先是，蹇周辅父子经画江右盐法，为民害，次升举劾之。还言：“额外上供之数未除，异日必有非法之敛，愿从熙宁以来创行封椿名钱悉赐豁免。又役法未定，人情荧惑，乞速定差雇及均数之等，先为之节而审行之。”提点淮南、河东刑狱。

绍圣中，复为御史，转殿中。论章惇、蔡卞植党为奸，乞收还威福之柄。禁中火，彗出西方，次升请修德求言，以弭天变。掖庭鞠厌魅狱，次升言：“事关中宫，宜付外参治。今属于阉寺之手，万一有冤滥，貽后世讥。”济阳郡王宗景请以妾为妻，论其以宗藩废礼，为圣朝累。

初，惇、卞以次升在元祐间外迁，意其不能无怨望，卞又与同乡里，故延置宪府，欲使出力为助，挤排众贤；而一无所附。时方编元祐章疏，毒流搢绅。次升言：“陛下初即位，首

下诏令，导人使谏；亲政以来，又揭敕榜，许其自新。今若考一言之失，致于譴累，则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，后之敕榜适所以诳天下，非所以示大信也。”又论卞客周種贪鄙，郑居中儉佞。由是惇、卞交恶之，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颜致己意，尝以美官。次升曰：“吾知守官而已，君为天子卿士，而为宰相传风旨邪？”惇、卞益不乐，乘间白为河北转运使，帝曰：“漕臣易得耳，次升敢言，不当去。”更进左司谏。

宣仁有追废之议，次升密言：“先太后保佑圣躬，始终无间，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。”帝曰：“卿安所闻？”对曰：“臣职许风闻，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。”吕升卿察访广南，次升言：“陛下无杀流人之意，而遣升卿出使。升卿资性惨刻，喜求人过，今使逞志释憾，则亦何所不至哉？”乃止不遣。

次升累章劾章惇，皆留中。帝尝谓曰：“章惇文字勿令绝。”次升退告王巩，巩曰：“君胡不云：谏臣，耳目也；帝王，心也。心所不知，则耳目为之传达；既知之，何以耳目为？”居数日，复入见，帝申前旨，乃以巩语对。帝曰：“然。顾未有代之者尔。”讫不克去。京师富家乳婢怨其主，坐儿于上而嵩呼者三。逻系狱。次升乞戒有司无得观望。帝问大臣何谓，蔡卞曰：“正谓观望陛下尔。”诬其毁先烈，拟谪监全州酒税，帝以为远，改南安军。

徽宗立，召为侍御史。极论惇、卞、曾布、蔡京之恶，窜惇于雷，居卞于池，出京于江宁。迁右谏议大夫。献体道、稽古、修身、仁民、崇俭、节用六事，言多规切。崇宁初，以宝文阁待制知颖昌府，降集贤殿修撰，继又落修撰，除名徙建昌，编管循州，皆以论京、卞故。政和中，用赦恩复旧职。卒，年七十六。

次升三居言责，建议不苟合，刘安世称其有功于元祐人，

谓能遏吕升卿之行也。它所言曾肇、王觐、张庭坚、贾易、李昭、吕希哲、范纯礼、苏轼等，公议或不谓然。

陈师锡字伯修，建州建阳人。熙宁中，游太学，有俊声。神宗知其材，及廷试，奏名在甲乙间，帝偶阅其文，屡读屡叹赏，顾侍臣曰：“此必陈师锡也。”启封果然，擢为第三。调昭庆军掌书记，郡守苏轼器之，倚以为政。轼得罪，捕诣台狱，亲朋多畏避不相见，师锡独出钱之，又安辑其家。

知临安县，为监察御史。上言：“宋兴，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，莫如仁宗，切考致治之本，不过延直言，御群下，进善退邪而已。明道中，亲览万几，见政事之多辟，辅佐之失职，自吕夷简、张耒、夏竦、陈尧佐、范雍、晏殊等，一日罢去。宝元初，冬雷地震，用谏官韩琦之言，王随、陈尧佐、韩亿、石中立同时见黜。其后，不次擢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，以成庆历、嘉祐之治。愿稽皇祖纳谏、御臣之意，以兴治功。”帝善其言。

时诏进士习律，师锡言：“陛下方大闡学校，用经术训迪士类，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。夫道德，本也；刑名，末也。教之以本，人犹趋末，况教之以末乎？望追寝其制，使得悉意本业。”用事者谓倡为诡说，出知宿迁县。

元祐初，苏轼三上章，荐其学术渊源，行己洁素，议论刚正，器识靖深，德行追踪于古人，文章冠绝于当世。乃入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迁工部员外郎，加秘阁校理，提点开封县镇。建言：“铨法，选人用举者迁升，而岁有定额。今请托者溢数，而寒峻有不足之患，请为之限约。”畿内将官苛惨失士心，方大阅，群卒哗噪，将吏莫知所为。师锡驰至军，推首恶者致诸法，按阅如初，而劾斥其将，县人叹服。枢密院犹以事不先白为罪，罢知解州。历考功员外郎，知宣州、苏州。

徽宗立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元丰之末，中外汹汹矣。宣仁圣后再安天下，委国而治者，司马光、吕公著尔。章惇诬其包藏祸心，至于追贬。天相陛下，发潜继统，而惇犹据高位，光等赠谥未还，墓碑未复。愿早摭宸略，以慰中外之望。”

蔡京为翰林学士，师锡言：“京与弟卞同恶，迷国误朝。而京好大喜功，锐于改作，日夜交结内侍、戚里，以觊大用。若果用之，天下治乱自是而分，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。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，邓洵武内行污恶，搢绅不齿，岂可滓秽史笔？向宗回、宗良亦阴为京助。是皆国之深患，为陛下忧，为宗庙忧，为贤人君子忧。若出之于外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帝曰：“此于东朝有碍，卿为我处之。”对曰：“审尔，臣当具白太后。”遂上封事言：“自昔母后临朝，危乱天下，载在史册，可考而知。至于手书还政，未有如圣母，退抑谦逊，真可为万世法。而蔡京阴通二向，妄言宫禁预政，以诬圣德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诏索秘阁图画，师锡言：“《六经》载道，诸子言理，历代史籍，祖宗图画，天人之蕴，性命之妙，治乱安危之机，善恶邪正之迹在焉。望留意于此，以唐山水图代《无逸》为监。”

俄改考功郎中，师锡抗章言曰：“臣在职数月，所言皆当今急务。若以为非，陛下开纳褒奖；若以为是，则不应遽解言职。如蔡京典刑未正，愿受窜贬。”于是出知颖、庐、滑三州。坐党论，监衡州酒；又削官置郴州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师锡始与陈瓘同论京、卞，时号“二陈”。绍兴中，赠直龙图阁。

彭汝砺，字器资，饶州鄱阳人。治平二年，举进士第一。历保信军推官、武安军掌书记、潭州军事推官。王安石见其《诗义》，补国子直讲，改大理寺丞，擢太子中允，既而恶之。

御史中丞邓綰将举为御史，召之不往；既上章，复以失举自列。神宗怒，逐綰，用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。首陈十事：一

正己，二任人，三守令，四理财，五养民，六振救，七兴事，八变法，九青苗，十盐事。指撻利害，多人所难言者。又论吕嘉问市易聚敛非法，当罢；俞充谄中人王中正，至使妻拜之，不当检正中书五房事。神宗为罢充，诘其语所从，汝砺曰：“如此，非所以广聪明也。”卒不奉诏。及中正与李宪主西师，汝砺言不当以兵付中人，因及汉、唐祸乱之事。神宗不悻，语折之。汝砺拱立不动，伺间复言，神宗为改容，在廷者皆叹服。宗室以女卖婚民间，有司奏罢之。汝砺言：“此虽疏属，皆天家子孙，不可使閭阎之贱得以货取，愿更著婚法。”

元丰初，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，陛辞，复言：“今不患无将顺之臣，患无谏诤之臣；不患无敢为之臣，患无敢言之臣。”神宗嘉其忠荃。代还，提点京西刑狱。

元祐二年，召为起居舍人。时相问新旧之政，对曰：“政无彼此，一于是而已。今所更大者，取土及差役法，行之而士民皆病，未见其可。”逾年，迁中书舍人，赐金紫。词命雅正，有古人风。其论诗体四韵事尤力，大臣有持平者，颇相左右，一时进取者疾之，欲排去其类，未有以发。

会知汉阳军吴处厚得蔡确安州诗上之，傅会解释，以为怨谤。谏官交章请治之，又造为危言，以激怒宣仁后，欲置之法。汝砺谓此罗织之渐也，数以白执政，不能救，遂上疏论列，不听。方居家待罪，得确谪命除目草词，曰：“我不出，谁任其责者。”即入省，封还除目，辨论愈切。谏官指汝砺为朋党，宣仁后曰：“汝砺岂党确者，亦为朝廷论事尔。”及确贬新州，又须汝砺草词，遂落职知徐州。初，汝砺在台时，论吕嘉问事，与确异趣，徙外十年，确为有力。后治嘉问它狱，以不阿执政，坐夺二官。至是，又为确得罪，人以此益贤之。

加集贤殿修撰，入权兵、刑二部侍郎。有狱当贷，执政以

特旨杀之，汝砺持不下。执政怒，罚其属。汝砺言：“制书有不便，许奏论。汝砺属又何罪？”遂自劾请去，章四上。诏免属罚，徙汝砺礼部，真拜吏部侍郎。

哲宗躬听断，修熙宁、元丰政事，人皆争献所闻，汝砺独无建白。或问之，答曰：“在前日则无敢言，于今则人人能言之矣。”进权吏部尚书。言者谓尝附会刘摯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未行，章数上，又降待制、知江州。将行，哲宗问所欲言，对曰：“陛下今所复者，其政不能无是非，其人不能无贤否。政惟其是，则无不善；人惟其贤，则无不得矣。”

至郡数月而病去。其遗表略云：“土地已有余，愿抚以仁；财用非不饶，愿节以礼。佞人初若可悦，而其患在后；忠言初若可恶，而其利甚博。”至于恤河北流移，察江南水旱，凡数百言。朝廷方以枢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，乃以告赐其家。年五十四。

汝砺读书为文，志于大者，言动取舍，必合于义，与人交，必尽诚敬。兄无子，为立后，官之。少时师事桐庐倪天隐，既死，并其母妻葬之，且衣食其女。同年生宋涣死，经理其后，不啻如子。所著《易义》、《诗义》、《诗文》凡五十卷。弟汝霖、汝方。

汝霖字岩老。第进士，以曾布荐，为秘书丞，擢殿中侍御史，由是附布。时绍述之论复兴，都水丞李夷行乞复诗赋，汝霖劾之。韩忠彦议权合祭，汝霖言其非礼。迁侍御史。门下侍郎李清臣与布异，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，将处以谏议大夫，公望弗听。汝霖竟逐清臣，果得谏议。

鞫赵谗反狱，穷其党与。元祐祸再兴，吴材、王能甫排斥不已，汝霖言：“诸人罪状，已经绍圣出削，案籍具在，但可据以行，不必候指名弹击。”于是司马光以下复贬。布失位，

汝霖罢知泰州，又谪濮州团练副使。后以显谟阁待制卒。

汝方字宜老。以汝砺荫为荥阳尉、临城主簿。汝砺卒，弃官归葬。丰稷留守南京，辟司录。宣和初，通判衢州，使者疏其治状，擢知州事。

方腊起睦之青溪，与衢接境。寇至，无兵可御，众望风奔溃。汝方独与其僚段约介守孤城，三日而陷，骂贼以死，年六十六。徽宗褒叹之，超赠龙图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，谥曰忠毅，官其家七人。

吕陶，字元钧，成都人。蒋堂守蜀，延多士入学，亲程其文，尝得陶论，集诸生诵之，曰：“此贾谊之文也。”陶时年十三，一坐皆惊。由是礼诸宾筵。一日，同游僧舍，共读寺碑，酒阑，堂索笔书碑十纸，行断句阙，以示陶曰：“老夫不能尽忆，子为我足之。”陶书以献，不缪一字。

中进士第，调铜梁令。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，弟壮，诉官不得直，贫至庸奴于人。及是又诉。陶一问，三人服罪，弟泣拜，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。陶晓之曰：“三姊皆汝同气，方汝幼时，适为汝主之尔；不然，亦为他人所欺。与其捐半供佛，曷若遗姊，复为兄弟，顾不美乎？”弟又拜听命。

知太原寿阳县。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，暇日促膝晤语，告以立朝事君大节，曰：“君廊庙人也。”以介荐，应熙宁制科。时王安石从政，改新法，陶对策枚数其过，大略谓：“贤良之旨，贵犯不贵隐。臣愚，敢忘斯义？陛下初即位，愿不惑理财之说，不问老成之谋，不兴疆场之事。陛下措意立法，自谓庶几尧、舜，然陛下之心如此，天下之论如彼，独不反而思之乎？”及奏第，神宗顾安石取卷读，读未半，神色颇沮。神宗觉之，使冯京竟读，谓其言有理。司马光、范镇见陶，皆曰：“自安石用事，吾辈言不复效，不意君及此，平生闻望，在兹

一举矣。”

安石既怒孔文仲，科亦随罢，陶虽入等，才通判蜀州。张商英为御史，请废永康军，下旁郡议，陶以为不可。及知彭州，威、茂夷入寇，陶召大姓潜具守备，城门启闭如平时，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，军遂不废。

王中正为将，蜀道畏，事之甚谨，而其所施悉谬戾，陶奏召还之。李杞、蒲宗闵来榷茶，西州骚动。陶言：“川蜀产茶，视东南十不及一，诸路既皆通商，两川独蒙禁榷。茶园本是税地，均出赋租，自来敷卖以供衣食，盖与解盐、晋矾不同。今立法太严，取息太重，遂使良民枉陷刑辟，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。”宗闵怒，劾其沮败新法，责监怀安商税。或往吊之，陶曰：“吾欲假外郡之虚名，救蜀民百万之实祸。幸而言行，所济多矣。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。”起知广安军，召为司门郎中。

元祐初，擢殿中待御史，首献邪正之辨曰：“君子小人之分辨，则王道可成，杂处于朝，则玫体不纯。今蔡确、韩缜、张璪、章惇，在先朝，则与小人表里，为贼民害物之政，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；在今日，则观望反覆，为异时子孙之计。安燾、李清臣又依阿其间，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。昔者负先帝，今日负陛下。愿亟加斥逐，以清朝廷。”于是数人相继罢去。

时议行差役，陶言：“郡县风俗异制，民之贫富不均，当此更法之际，若不预设防禁，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，反有偏颇之害。莫若以新旧二法，裁量厥中。”会陶谒告归，诏于本道定义。陶考究精密，民以为便。还朝，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、蒲宗闵之罪；又奏十事，皆利害切于蜀者。

苏轼策馆职，为朱光庭所论，轼亦乞补郡，争辨不已。陶言：“台谏当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。议者皆谓轼尝

戏薄程颐，光庭乃其门人，故为报怨。夫欲加轼罪，何所不可，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，恐朋党之敝，自此起矣。”由是两置之。

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，傅尧俞、王岩叟攻之，太皇太后不纳，迁陶左谏议，继出为梓州、淮西、成都路转运副使。入拜右司郎中、起居舍人。大臣上殿，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，陶曰：“屏左右已不可，况史官乎？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，是所言私也。”诏定为令。迁中书舍人。奏使契丹归，乞修边备。哲宗喜曰：“臣僚言边事，惟及陕西，不及河北。殊不知河北有警，则十倍陕西矣！卿言甚善。”进给事中。

哲宗始亲政，陶言：“太皇保祐九年，陛下所深知，尊而报之，惟恐不尽。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，不必言而言，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，上惑渊听，谓某人宜复用，某事宜复行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，徙河阳、潞州，例夺职，再贬库部员外郎，分司。徽宗立，复集贤殿修撰、知梓州，致仕。卒年七十七。

张庭坚，字才叔，广安军人。进士高第，调成都观察推官，为太学《春秋》博士。绍圣经废，通判汉州。入为枢密院编修文学，坐折简别邹浩免。徽宗召对，除著作佐郎，擢右正言。帝方锐意图治，进延忠鯁，庭坚与邹浩、龚、江公望、常安民、任伯雨皆在谏列，一时翕然称得人。

庭坚在职逾月，数上封事，其大要言：“世之论孝，必曰绍复神考，然后谓孝。夫前后异宜，法亦随变，而欲纤悉必复，然则将敝于一偏，久必有不便于民而招怨者，如此而谓之孝，可乎？司马光因时变革，以便百姓，人心所归，不为无补于国家；陈瓘执义论谏，将以去小人，士论所推，不为无益于宫禁。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，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。又士大夫多以继志述事劝陛下者，臣恐必有营私之人，欲主其言以自售，谓

复绍先烈非其徒不可，将假名继述，而实自肆焉。今远略之耗于内者，弃不以为守，则兵可息；特旨之重于法者，删不为例，则刑可省。近以青唐反叛，弃鄯守湟。既以鄯为可弃，则区区之湟，亦安足守？臣谓并弃湟州便。”庭坚言论深切，退辄焚稿。

是时，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。庭坚为帝言司马光、吕公著之贤，且曰：“陛下践阼以来，合人心事甚众，惟夫邪正殊未差别。如光、公著甄叙，但用赦恩，初未尝别其无罪也。”又荐苏轼、苏辙可用，颇忤旨。曾布因称其所论不常，帝命徙为郎，俄出为京东转运判官。任伯雨言庭坚立身有本末，不应罢言职。庭坚亦辞新命，改知汝州，又送吏部。伯雨复争之，乞以庭坚章付外，考其所言，毋使言者为三省所胁。李清臣从而挤之，改通判陈州。

初，蔡京守蜀，庭坚在幕府与相好。及京还朝，欲引以为己用，先令乡人谕意，庭坚不肯往。京大恨，后遂列诸党籍。又坐尝谈瑶华非辜事，编管虢州，再徙鼎州、象州。久之，复故官。卒，年五十七。绍兴初，诏赠直徽猷阁。

龚 ，字彦和，瀛州人。清介自守，有重名。进士第三，签书河阳判官。从曾布于瀛。绍圣初，擢监察御史，以亲老，求通判相州，知洺州。

徽宗立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始上殿，即抗疏请辨忠邪，曰：“好恶未明，则人迷所向；忠邪未判，则众必疑。今圣政日新，远近忻悦，进退人材，皆出睿断，此甚盛之举也。然奸党既破，必将早夜熟计，广为身谋。或遽革面以求自文，或申邪说以拒正论，或诡称祸福以动朝廷，或托言祖宗以胁人主。巧事贵戚，阴结左右，变乱是非，奸计百出，幸其既败复用，已去复留。君子直道而行，则必堕其术中。然则天下治忽，未可

知也。故宜洞察忠邪，行之以决。若小不忍，则害大政。臣愿陛下明好恶以示之，使远近知进贤退奸之意，太平之治，不难致也。”又言：“朝廷累下赦令，洗涤元祐愆负被坐之人，至于官职资荫，多未给还。愿申诏有司，亟为施行，以伸先帝宽仁之意。”

时章惇、蔡卞用事，首论其恶，大略以为：“昔日丁谓当国，号为恣睢，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。及至于惇，而故老、元辅、侍从、台省之臣，凡天下之所谓贤者，一日之间，布满岭海，自有宋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当是时，惇之威势震于海内，此陛下所亲见。盖其立造不根之语，文致悖逆之罪，是以人人危惧，莫能自保，俾其朽骨衔冤于地下，子孙禁锢于炎荒，忠臣义士，愤闷而不敢言，海内之人，得以归怨先帝。其罪如此，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？卞事上不忠，怀奸深理，凡惇所为，皆卞发之，为力居多。望采之至公，昭示谴黜。”又论：“蔡京治文及甫狱，本以偿报私仇，始则上诬宣仁，终则归咎先帝，必将族灭无辜，以逞其欲。臣料当时必有案牘章疏，可以见其锻炼附会。如方天若之凶邪，而京收置门下，赖其倾险，以为腹心，立起狂狱，多斥善士，天下冤之，皆京与天若为之也。愿考证其实，以正奸臣之罪。”于是三人者皆去。

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册位号，及元符后不当并立，书报闻。已而元祐后册再废，言者论夬首尾建言，诏削籍，编管房州。继徙象，又徙化。徒步适贬所，持扇乞钱以自给。逢赦令得归，政和元年卒，年五十五。绍兴元年，赠直龙图阁。六年，再赠右谏议大夫，官其后二人。

弟大壮，少有重名，清介自立。从兄官河阳，曾布欲见之，不可得，乃往谒夬，邀之出，从容竟日，题诗壁间，有“得见两龚”之语。夬为御史，大壮劝使早去，夬以为畏友。不幸早

卒。

孙谔，字元忠，睢阳人。父文用，以信厚称乡里，死谥慈静居士。谔少挺特不群，为张方平所器。登进士第，调哲信主簿，选为国子直讲。陷虞蕃狱，免。

元祐初，起为太常博士，迁丞。哲宗卜后，太史惑阴阳拘忌之说，谔上疏太皇太后言：“家人委巷之语，不足以定大计，愿断自圣虑。”出为利、梓路转运判官，召拜礼部员外郎、左正言。

绍圣治元祐党，谔言：“汉、唐朋党之祸，其监不远。”蹇序辰编类章疏，谔又言：“朝廷当示信，以静安天下，请如前诏书，一切勿问。”尝侍对，论星文变咎，愿修省消复，罢幸西池及寝内降除授。帝每患台谏乏人，谔曰：“士岂乏于世，顾陛下不知尔。”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。章惇恶其拂己，出知广德军，徙唐州，提点湖南刑狱。

徽宗立，复为右司谏，首论大臣邪正、政事可废置因革者，帝称其鲠直。议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详定，谔言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是将速忠臣之祸矣，不宜宣泄。”乃止。迁左司谏，俄以疾卒。

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尚，汝砺亡，谔语所知曰：“吾居言责，不愧器资于地下矣。”及再入谏省，不能旬月，时论惜之。

陈轩，字元舆，建州建阳人。进士第二，授平江军节度推官。元祐中，为礼部郎中、徐王翊善，再迁中书舍人。上疏言：“祖宗旧制，诸道帅守、使者辞见之日，并召对便殿，非特可以周知利害，亦可观阅人才。今视朝数刻而退，惟执政大臣得在帝所，或经旬阅月，台谏官乃得觐，余皆无因而前，殆非所谓广览兼听之道。愿诏有司，使如故事。”又言：“所在巡检，招惰游恶少以隶土军，习暴横，为田野患，请使以厢卒代。”

皆从之。高丽入贡，轩馆客，其使求市历代史、《策府元龟》，抄郑、卫曲谱，皆为上闻。礼部尚书苏轼劾其失体，以龙图阁待制知庐州，徙杭州、江宁颖昌府。

徽宗立，为兵部侍郎兼侍读。论监司、守臣数易之弊，如江、淮发运使，十五年间至更三十二人，愿稍久其任。又言：“比更定役法，欲以宽民力，而有司生事，包切苟营赢羨。散青苗以抑兼并，拯难困，不当以散多予赏。”入侍经筵，每劝帝以治贵清净，愿法文、景之恭俭，帝颇听行之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府，不行，改杭州、福州。卒，年八十四。

江公望，字民表，睦州人。举进士。建中靖国元年，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。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用赦恩理逋欠，古多所蠲释，挺之劾古倾天下之财以为私惠。公望以为天子登极大赦，将与天下更始，故一切与民，岂容古行私惠于其间，乃上疏曰：“人君所以知时政之利病、人臣之忠邪，无若谏官、御史之为可信。若饰情肆诬，快私忿以罔上听，不可不察也。臣闻挺之与古论事每不相合，屡见于辞气，怀不平之心，有待而发。俚语有之，‘私事官仇’，比小人之所不为，而挺之安为之，岂忠臣乎？”

又上疏曰：“自哲宗有绍述之意，辅政非其人，以媚于己为同，忠于君为异。一语不合时学，必目为流俗；一谈不俟时事，必指为横议。借威柄以快私隙，必以乱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动人主，使天下骚然，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。元祐人才，皆出于熙宁、元丰培养之余，遭绍圣窜逐之后，存者无几矣。神考与元祐之臣，其先非有射钩斩祛之隙也，先帝信仇人而黜之。陛下若立元祐为名，必有元丰、绍圣为之对，有对则争兴，争兴，则党复立矣。陛下改元诏旨，亦称思建皇极，盖尝端好恶以示人，本中和而立政，皇天后土，实闻斯言。今若欲渝之，

奈皇天后土何？”

内苑稍蓄珍禽奇兽，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。它日入对，帝曰：“已纵遣之矣，唯一白鹇畜之久，终不肯去。”先是，帝以柱杖逐鹇，鹇不去，乃刻公望姓名于杖头，以识其谏。蔡王似府史以语言疑似成狱，公望极言论救，出知淮阳军。未几，召为左司员外郎，以直龙图阁知寿州。蔡京为政，编管南安军。遇赦还家，卒。建炎中，与陈瓘同赠右谏议大夫。

陈祐，字纯益，仙井人。第进士。元符末，以吏部员外郎拜右正言。上疏徽宗曰：“有旨令臣与任伯雨论韩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。按贾易、岑象求、丰稷、张来、黄庭坚、龚原、晁补之、刘唐老、李昭 人才均可用，特迹近嫌疑而已。今若分别党类，天下之人，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，复兴绍圣政事。今绍圣人才比肩于朝，一切不问；元祐之人数十，辄攻击不已，是朝廷之上，公然立党也。”

迁右司谏。言：“林希绍圣初掌书命，草吕大防、刘摯、苏辙、梁燾等制，皆务求合章惇之意。陛下顷用臣言褫其职，自大名移扬州，而希谢表具言皆出于先朝。大抵奸人诋毁善类，事成则摭己所愤，事败则归过于君。至如过失未形而训辞先具，安得为责人之实？历辨诋诬而上侵圣烈，安得为臣子之谊？不一二年，致位枢近，而希尚敢忿躁不平，谢章慢上不敬。此而可忍，孰可不忍！”希再降知舒州。又论章惇、蔡京、蔡卞、郝随、邓洵武，忤旨，通判滁州。卞乞贬伯雨等，祐在数中，编管澧州，徙归州。复承议郎，卒。

常安民，字希古，邛州人。年十四，入太学，有俊名。熙宁以经取士，学者翕然宗王氏，安民独不为变。春试，考第一，主司启封，见其年少，欲下之。判监常秩不可，曰：“糊名较艺，岂容辄易？”具以白王安石。安石称其文，命学者视以为

准，由是名益盛。安石欲见之，不肯往。登六年进士举，神宗爱其策，将使魁多士。执政谓其不熟经学，列之第十。

授应天府军巡判官，选成都府教授。与安惇为同僚，惇深刻奸诈，尝偕谒府帅，辄毁素所厚善者。安民退谓惇曰：“若人不厚于君乎？何诋之深也。”惇曰：“吾心实恶之，姑以为面交尔。”安民曰：“君所谓匿怨而友其人，乃李林甫也。”惇笑曰：“直道还君，富贵输我。”安民应之曰：“处厚贵，天下事可知，我当归山林，岂复与君校是非邪！第恐累阴德尔。”后惇贵，遂陷安民，而惇子坐法诛死，如安民言。秩满寓京师。妻孙氏与蔡确之妻，兄弟也。确时为相，安民恶其人，绝不相闻。确夫人使招其妻，亦不往。调知长洲县，以主信为治，人不忍欺。县故多盗，安民籍尝有犯者，书其衣，揭其门，约能得它盗乃除，盗为之息。追科不下吏，使民自输，先它邑以办。转运使许懋、孙昌龄入境，邑民颂其政，皆称为古良吏。元祐初，李常、孙觉、范百禄、苏轼、鲜于侁连章论荐，擢大理、鸿胪丞。

是时，元丰用事之臣，虽去朝廷，然其党分布中外，起私说以摇时政。安民窃忧之，贻书吕公著曰：“善观天下之势，犹良医之视疾，方安宁无事之时，语人曰：‘其后必将有大忧’，则众必骇笑。惟识微见几之士，然后能逆知其渐。故不忧于可忧，而忧之于无足忧者，至忧也。今日天下之势，可为大忧。虽登进忠良，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，使皆萃于朝，以胜小人，恐端人正士，未得安枕而卧也。故去小人不为难，而胜小人为难。陈蕃、窦武协心同力，选用名贤，天下想望太平，然卒死曹节之手，遂成党锢之祸。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，以谓庆流万世，及武三思一得志，至于窜移沦没。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。今用贤如倚孤栋，拔士如转巨石，虽有奇特瑰卓之

才，不得一行其志，甚可叹也。猛虎负嵎，莫之敢撻，而卒为人所胜者，人众而虎寡也。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，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，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？今怨忿已积，一发其害必大，可不谓大忧乎。”及章惇作相，其言遂验。

历太常博士，转为丞。与少卿朱光庭论不合，出为江西转运判官，不行，改宗正丞。苏辙荐为御史，宰相不乐，除开封府推官。绍圣初，召对，为哲宗言：“今日之患，莫大于士不知耻。愿陛下奖进廉洁有守之士，以厉风俗。元祐进言者，以熙、丰为非，今之进言者反是，皆为偏论。愿公听并观，择其中而归于当。”拜监察御史。论章惇颺国植党，乞收主柄而抑其权，反复曲折，言之不置。惇遣所亲信语之曰：“君本以文学闻于时，奈何以言语自任，与人为怨？少安静，当以左右相处。”安民正色斥之曰：“尔乃为时相游说邪？”惇益怒。

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，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，强毁人居室。诉于朝，诏御史劾治。安民言：“事有情重而法轻者，中官豪横。与侍从官相交结，同为欺罔，此之奸状，恐非法之所能尽。愿重为降责，以肃百官。”狱具，惇主之甚力，止罚金。安民因论京：“奸足以惑众，辨足以饰非，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，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。内结中官，外连朝士，一不附己，则诬以党于元祐；非先帝法，必挤之而后已。今在朝之臣，京党过半，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。他日羽翼成就，悔无及矣。”是时，京之奸始萌芽，人多未测，独安民首发之。

又言：“今大臣为绍述之说，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，朋附之流，遂从而和之。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，谀佞无耻，近乞毁司马光及公著神道碑。周秩为博士，亲定光谥为文正，近乃乞斫棺鞭尸。陛下察此辈之言，果出于公论乎？”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，度终不能回，遂丐外，帝慰勉而已。

大飨明堂，刘贤妃从侍斋宫。安民以为万众观瞻，亏损圣德，语颇切直，帝微怒。曾布始以安民数憾章惇，意其附已，屡称之于朝。其后并论，曾布亦恨，于是与惇比而排之，乃取其所贻吕公著书白于帝。它日，帝谓安民曰：“卿所上宰相书，比朕为汉灵帝，何也？”安民曰：“奸臣指撻臣言，推其世以文致臣尔，虽辨之，何益？”

董敦逸再为御史，欲劾苏轼兄弟，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，恐不当尔。至是，敦逸奏之，诏与知军，惇径拟监滁州酒税。至滁，日亲细务。郡守曾肇约为山林之游，曰：“谪官例不治事。”安民谢曰：“食焉而怠其事，不可。”满三岁，通判温州。

徽宗立，朝论欲起为谏官，曾布沮之，以提点永兴军路刑狱。蔡京用事，入党籍，流落二十年。政和末，卒，年七十。建炎四年，赠右谏议大夫。子同，为御史中丞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次升从容一言，止吕升卿之使岭南，大有功于元祐诸臣。师锡谓蔡京若用，天下治乱自是而分，惜其言不行于当时，而徒有验于其后。汝砺辨救蔡确，以直报怨。陶言榷茶为西南害，毅然触蒲、李之锋。庭坚论绍复未足以尽孝道。谔言世非乏士，患上不知，乃荐可用者二十有二人，号称鲠直，裨益尤多。轩力陈青苗贻害，愿以清净为治。祐击林希，且论惇、京、卞辈，斥死弗悔。公望谓神宗于元祐诸臣非有射钩斩祛之隙，而终不能移奸邪先入之言。击逐章惇、蔡京、蔡卞于外，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愤；然京、卞既仆即起，已去复来，至于阝危不悟也。庸暗之主，可与言哉！安民人虎多少之喻，惴惴焉惧不足以胜小人。不幸而群奸相继用事，在廷忠直之臣，动因事而斥去之，驯致靖康之祸，其所由来远矣。小人之得政，可畏夫！

## 列传第一百六

孙髡 吴时 李昭 吴师礼 王汉之 弟涣之 黄廉  
朱服 张舜民 盛陶章衡 颜复 孙升 韩川 龚鼎臣 郑  
穆 席旦 乔执中

孙髡，字叔静，钱塘人。父直官，徙扬之江都。髡年十五，游太学，苏洵、滕甫称之。用父任，调武平尉，捕获名盗数十，谢赏不受。再调越州司法参军，守赵抃荐其材。知偃师县，蒲中优人诡僧服隐民间，以不语惑众，相传有异法，奔凑其门。髡收按奸状，立伏辜。韩缜镇长安，辟入府；缜去，后来者仍挽之使留，居五年，签书西川判官。或荐于朝，召对，擢提举广东常平。徽宗初，徙两浙。由福建转运判官召为屯田员外。

髡微时与蔡京善，常曰：“蔡子，贵人也；然才不胜德，恐贻天下忧。”至是，京还朝，遇诸涂。既见，京逆谓曰：“我若用于天子，愿助我。”髡曰：“公诚能谨守祖宗之法，以正论辅人主，示节俭以先百吏，而绝口不言兵，天下幸甚。髡何为者。”京默然。既相，出提点江东刑狱。

未几，入为少府少监、户部郎中。县官用度无艺，髡与尚书曾孝广、侍郎许几谋曰：“日增一日，岁增一岁，天下之财岂能给哉？”共疏论之。当国者不乐，孝广、几由是罢，徙髡开封。迁太仆卿、殿中少监。

四辅建，以显谟阁待制知曹州。论经始规画之劳，转太中大夫，徙郓州。邑人子为“草祭”之谣，指切蔡京。髡以闻，

京怒，使言者诬以它谤，提举鸿庆宫。起知单州，遂致仕。靖康二年卒，年八十六。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通靖。

馨笃于行义，在广东时，苏轼谪居惠州，极意与周旋。二子娶晁补之、黄庭坚女，党事起，家人危惧，馨一无所顾。时人称之。

吴时，字伸道，邛州人。初举进士，得学究出身；再试，中甲科。知华州郑县，转运使檄州饷米五万输长安，郑独当三万。时贻书使者曰：“会三万斛之费，以车则千五百乘，以卒则五万夫，县民可役者才二百五十八户耳。古者用师则赢粮以养兵，无事则移兵以就食，诚能移兵于华，则前费可免。华、雍相去百六十里，一旦欲用，朝发而夕至矣。”使者从其言。

陆师闵干秦、蜀茶马，辟为属。章粦欲以御史荐，力辞之，徽宗求言，远臣上章，封识多不能如式，有司悉却之，时建言，乃得达。为睦亲宅教授，提举永兴军路学事。华州诸生有触忌讳者，教授欲上之，曰：“是间言语，皆臣子所不忍闻。”时即火其书，曰：“臣子不忍闻，而令君父闻乎？”

召为工部员外郎，改礼部，兼辟雍司业。大观兴算学，议以黄帝为先师。时言：“今祠祀圣祖，祝板书臣名，而释奠孔子，但列中祀。数学，六艺之一耳，当以何礼事之？”乃止。迁太仆少卿。

张商英罢相，言者指时为党，出知耀州，又降通判鼎州；未赴，提举河东常平。岁饥，发公粟以振民。童贯经略北方，每访以边事，辄不答。还为大晟典乐，擢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内侍何欣谪监衡州酒，犹领节度使，时奏夺之。

又因进对及取燕事，曰：“祖宗盟血未干，渝之必速乱。”蔡攸闻之，以告王黼，黼怒，斥为腐儒。时求去，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，俄提举上请太平宫。西归，遇其里人赵雍，为言：

“取燕必召祸。吾老，得不遭其变，幸矣。”累岁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时敏于为文，未尝属稿，落笔已就，两学目之曰：“立地书厨。”

李昭，字成季，济南人。少与晁补之齐名，为苏轼所知。擢进士第，徐州教授。守孙觉深礼之，每从容讲学及古人行己处世之要，相得欢甚。用李清臣荐，为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，加秘阁校理。

通判潞州，潞民死多不葬，昭斥官地，画兆，具棺衾，作文风晓之，俗为一变。入为秘书丞、开封推官，俄提点永兴、京西、京东路刑狱，坐元府党夺官。

徽宗立，召为右司员外郎，迁太常少卿。韩忠彦欲用为起居舍人，曾布持之，布使山陵，命始下。为陈次升所论，出知沧州。崇宁初，诏以昭尝倾摇先烈，每改元丰敕条，倡从宽之邪说，罢主管鸿庆宫，遂入党籍中。居闲十五年，自号乐静先生。寓意法书、图画，贮于十囊，命曰：“燕游十友”，为之序，以为：“与今之人友，或趋附而陷于祸，吾宁与十者友，久益有味也。”

初，昭校试高密，得侯蒙。蒙执政，思顾旧恩，使人致己意，昭唯求秘阁法帖而已。使陕西时，延安小将车吉者被诬为盗，昭察知无它。吉后立战功，至皇城使，遇昭京师，拜于前曰：“感公生存之恩，愿以名马为献。”笑却之。

晚知歙州，辞不行。靖康初，复以起居舍人召，而已卒。绍兴初，追复直徽猷阁。

吴师礼，字安仲，杭州钱塘人。太学上舍赐第，调泾县主簿，知天长县。召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，预饯邹浩，免。徽宗初，为开封府推官。蔡王似宫吏有不顺语，下之府，师礼主

治。狱成，不使一词及王；吏虽有死者，亦不被以指斥罪。擢右司谏，改右司员外郎。

师礼工翰墨，帝尝访以字学，对曰：“陛下御极之初，当志其大者，臣不敢以末伎对。”闻者奖其得体。以直秘阁知宿州，卒。

师礼游太学时，兄师仁为正，守《春秋》学。它学官有恶之者，条其疑问诸生，师礼悉以兄说对。学官怒，鸣鼓坐堂上，众质之，师礼引据《三传》，意气自如。江公望时在旁，心窃喜。后相遇于泌阳，公望谓曰：“子异日得志，当如何？”曰：“但为人作丰年耳。”遂定交。

师仁字坦求。笃学历志，不事科举。丧亲，庐墓下，日倩旁寺僧造饭一钵以充饥，不复置庖爨及蓄僮仆。郡守陈襄、邓润甫、蒲宗孟皆以遗逸荐于朝。元祐初，召为太学正，迁博士，十年无它除。后为颍川、吴王宫教授，卒。

王汉之，字彦昭，衢州常山人。父介，举制科，以直闻，至秘阁校理。汉之进士甲科，调秀州司户参军，知金华、浣池二县，为鸿胪丞，知真州。时诏诸道经画财用上诸朝，汉之言：“所在无都籍，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。愿令郡县先置籍，总之诸道，则天下如指诸掌矣。”从之。入为开封府推官，历工、吏、礼三部员外郎，太常少卿。

蔡京置讲议司。汉之，其客也，引为参详官。擢礼部侍郎，转户部，以显谟阁待制知瀛州。言：“自何承矩规塘泺之地屯田，东达于海。其后又修保塞五州为堤道，备种所宜木至三百万本，此中国万世之利也。今浸失其道，愿讲行之。”雄州归信、容城灾，两输户请蠲税，吏不听。汉之言：“雄州规小利，失大体，万一契丹蠲之，为朝廷羞。”

徙江宁、河南府，不至，而为苏、潭、洪三州。召拜兵部

侍郎，复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，又不至，连徙五州，入为工部侍郎。奉使契丹，还，言其主不恤民政，而掊克荒淫，亡可跂而待也。徽宗悦，以知定州。久之，徙江宁。

方腊之乱，录奏报御捕功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又进延康殿学士。卒，年七十。弟涣之。

涣之字彦舟。未冠，擢上第，有司疑年未及铨格，特补武胜军节度推官。方新置学官，以为杭州教授，知颖上县。元祐中，为太学博士，校对黄本秘书。通判卫州，入编修《两朝鲁卫信录》。

徽宗立，以日食求言。涣之用大臣交荐召对，因言：“求言非难，听之难；听之非难，察而用之难。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，而下之报上，乃或不然，以指陈阙失为讪上，以阿谀佞谄为尊君，以论议趋时为国是，以可否相济为邪说。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，不复有言，而小人肆为诡譎可骇之论，苟容偷合。愿陛下虚心公听，言无逆逊，唯是之从；事无今昔，唯当为贵；人无同异，唯正是用。则人心说，治道成，天意得矣。”帝欣然延纳，欲任以谏官、御史。辞曰：“臣由大臣荐，不可以居是官。”乃拜吏部员外郎，迁左司员外郎、起居舍人，擢中书舍人。趋省之日，词头三十三，下笔即就。

崇宁初，进给事中、吏部侍郎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。言者论涣之当元祐之末，与陈瓘、龚夬、张庭坚游，既弃于绍圣，而今复之，有害初政。解职知舒州，入党籍。寻知福州，未至，复徙广州。蕃客杀奴，市舶使据旧比，止送其长杖笞，涣之不可，论如法。

召诣阙，言者复拾故语以阻之，罢为洪州。改滁州，历潭、杭、扬三州。张商英相，为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。商英去，亦出守。越八年，知中山府，加宝文阁直学士。朝廷议北伐，涣之

以疾提举明道官。又四年卒，年四十五。

涣之性淡泊，恬于仕进，每云：“乘车常以颠坠处之，乘舟常以覆溺处之，仕宦常以不遇处之，则无事矣。”其归趣如此。

黄廉，字夷仲，洪州分宁人。第进士，历州县。熙宁初，或荐之王安石。安石与之言，问免役事，廉据旧法以对，甚悉。安石曰：“是必能办新法。”白神宗，召访时务，对曰：“陛下意在便民，法非不良也，而吏非其人。朝廷立法之意则一，而四方推奉纷然不同，所以法行而民病，陛下不尽察也。河朔被水，河南、齐、晋旱，淮、浙飞蝗，江南疫疠，陛下不尽知也。”帝即命廉体量振济东道，除司农丞。还报合旨，擢利州路转运判官，复丞司农。

为监察御史里行，建言：“成天下之务，莫急于人才，愿令两制近臣及转运使各得举士。”诏各荐一人。继言：“寒远下僚，既得名闻于上，愿令中书审其能而表用，则急才之诏，不虚行于天下矣。”又言：“比年水旱，民蒙支贷倚阁之恩，今幸岁丰，有司悉当举催。久饥初稔，累给并偿，是使民遇丰年而思歉岁也，请令诸道以渐督取之。”

论俞充结王中正致宰属，并言中正任使太重。帝曰：“人才盖无类，顾驾御之何如耳。”对曰：“虽然，臣虑渐不可长也。”

河决曹村，坏田三十万顷、民庐舍三十八万家。受诏安抚京东，发廩振饥，远不能至者，分遣吏移给，择高地作舍以居民，流民过所毋征算，转行者赋粮，质私牛而与之钱，养男女弃于道者，丁壮则役其力，凡所活二十五万。

相州狱起，邓温伯、上官均论其冤，得谴去，诏廉诘之，竟不能正。未几狱成，始悔之。加集质校理，提点河东刑狱。

辽人求代北地，廉言：“分水画境，失中国险固，启豺狼心。”其后契丹果包取两不耕地，下临雁门，父老以为恨。王中正发西兵，用一而调二，转运使又附益之，廉曰：“民腴剥至骨，斟酌不乏兴，足矣！忍自竭根本邪？”即奏云：“师必无功，盍有以善其后？”既，大军溃归，中正嫁罪于转饷。廉指上党对理，坐贬秩。

元祐元年，召为户部郎中。陆师闵茶法为川、陕害，遣廉使蜀按察，至则奏罢其太甚者。且言：“前所为诚病民，若悉以予之，则边计不集，蜀货不通，园甿将受其敝。请榷熙、秦茶勿罢，而许东路通商；禁南茶毋入陕西，以利蜀货。定博马岁额为万八千匹。”朝廷可其议，使以直秘阁提举。

明年，进为左司郎中，迁起居郎、集贤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。上官均论其往附蔡确为狱，改陕西都转运使。拜给事中，卒，年五十九。

朱服，字行中，湖州乌程人。熙宁进士甲科，以淮南节度推官充修撰、经义局检讨，历国子直讲、秘阁校理。元丰中，擢监察御史里行。参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、周之道见服，道荐引意以市恩，服举劾之。惇补郡，免默、之道官。

受诏治朱明之狱。故事，制狱许上殿，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。服论其非是，罢之。俄知谏院，迁国子司业、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知润州，徙泉、婺、宁、庐、寿五州。庐人饥，守便宜振护，全活十余万口。明年大疫，又课医持善药分拯之，赖以安省甚众。

当元祐时，未尝一日在朝廷，不能无少望。值绍圣初政，因表贺，乃力诋变乱法度之故。召为中书舍人。使辽，未反而母死，诏以其家贫，赐帛二百。丧除，拜礼部侍郎。湖州守马城言其居丧疏几筵而独处它室，谪知莱州。

徽宗即位，加集贤殿修撰，再为庐州；越两月，徙广州。哲宗既祥，服赋诗有“孤臣正泣龙髯草”之语，为部使者所上，黜知袁州。又坐与苏轼游，贬海州团练副使，蕲州安置。改兴国军，卒。

张舜民，字芸叟，邠州人。中进士第，为襄乐令。王安石倡新法，舜民上书言：“便民所以穷民，强内所以弱内，辟国所以蹙国。以堂堂之天下，而与小民争利，可耻也。”时人壮之。元丰中，朝廷讨西夏，陈留县五路出兵，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。王师无功，舜民在灵武诗有“白骨似沙沙似雪”，及官军“斫受降城柳为薪”之句，坐谪监邕州盐米仓；又追赴郾延诏狱，改监郴州酒税。

会赦北还，司马光荐其才气秀异，刚直敢言，以馆阁校勘为监察御史。上疏论西夏强臣争权，不宜加以爵命，当兴师问罪，因及文彦博，左迁监登闻鼓院。台谏交章乞还职，不听。通判虢州，提点秦凤刑狱。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固辞，改金部员外郎。进秘书少监，使辽，加直秘阁、陕西转运使，知陕、潭、青三州。元符中，罢职付东铨，以为坊州、凤翔，皆不赴。

徽宗立，擢右谏议大夫，居职才七日，所上事已六十章。陈陕西之弊曰：“以庸将而御老师，役饥民而争旷土。”极论河朔之困，言多剽峭。徙吏部侍郎，旋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，改同州。坐元祐党，谪楚州团练副使，商州安置。复集贤殿修撰，卒。

舜民慷慨喜论事，善为文，自号浮休居士。其使辽也，见其太孙禧好音乐、美姝、名茶、古画，以为他日必有如唐张义潮挈十三州来归者，不四十年当见之。后如其言。绍兴中，追赠宝文阁直学士。

盛陶，字仲叔，郑州人。第进士。熙宁中，为监察御史。

神宗问河北事，对曰：“朝廷以便民省役，议废郡县，诚便。然沿边地相属，如北平至海不过五百里，其间列城十五，祖宗之意固有所在，愿仍旧贯。”庆州李复圭轻敌败国，程昉开河无功，籍水政以扰州县，皆疏其过。二人实王安石所主，陶不少屈，出签书随州判官。

久之，入为太常博士、考功员外郎、工部右司郎中，至侍御史。陈官冗之敝，谓恩泽举人，宜取嘉祐、治平之制；选人改官，宜准熙宁、元丰之法。谏官刘安世等攻蔡确为谤诗，陶曰：“确以弟硕有罪，但坐罢职，不应怀恨。注释诗语，近于摭摭，不可以长告讦之风。”安世疏言：“陶居风宪地，目睹无礼于君亲之人，而附会观望，纪纲何赖。”出知汝州，徙晋州，召为太常少卿。

议合祭天地，请从先帝北郊之旨；既而合祭，陶即奉行，亦不复辨执也。进权礼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以龙图阁待制知应天府、顺昌府、瀛州。元符中，例夺职，卒，年六十七。

论曰：王氏、章、蔡之当国也，士大夫知拂之必斥，附之必进也，而孙髴正言蔡京，不肯为之助；吴时却童贯，忤王黼，乃幸于罢归；昭 辞侯蒙之延致；朱服发章惇之荐引，舜民诋新法；而盛陶不屈于安石，其大节皆可取。独汉之为京客，黄廉附蔡确狱，有愧髴等多矣。《易》曰：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”故君子贵乎知几。

章衡，字子平，浦城人。嘉祐二年，进士第一。通判湖州，直集贤院，改盐铁判官，同修起居注。物有挂空籍者，奏请蠲之。又言：“三司经费，取领而无多寡，率不预知。急则敛于民，仓卒趣迫，故苦其难供。愿敕三部判官，簿正其数，即有所赋，先期下之，使公私皆济。”三司使忌其能，出知汝州、颍州。

熙宁初，还判太常寺。建言：“自唐开元纂修礼书，以‘国恤’一章为豫凶事，删而去之。故不幸遇事，则据摭坠残，茫无所据。今宜为《厚陵集礼》，以贻万世。”从之。

出知郑州，奏罢原武监，弛牧地四千二百顷以予民。复判太常，知审官西院。使辽，燕射运发破的，辽以为文武兼备，待之异于他使。归复命，言辽境无备，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。不听。

衡患学者不知古今，纂历代帝系，名曰《编年通载》，神宗览而善之，谓可冠冕诸史；且念其尝先多士，进用独后，面赐三品服。判吏部流内铨，尝有员阙，既拟注，而三班院辄用之，反讼吏部。宰相主其说，衡连奏疏与之辨。或曰宰相之势，恐不可深校，衡不为止，至诉于御前。神宗命内侍偕至中书，宰相见之怒，衡曰：“衡为朝廷法耳。”以状上请而视之，相悟曰：“若尔，吏部是矣。”乃罪三班。

未几，知通进银台司、直舍人院，拜宝文阁待制、知澶州。神宗曰：“卿为仁宗朝魁甲，宝文藏御集之处，未始除人，今以之处卿。”衡拜谢。至郡，会官立法禁民贩盐，衡言：“民恃盐以生，生之所在，虽犯法不顾。空令狂狴日繁，请如故便。”徙知成德军，坐事免。

元祐中，历秀、襄、河阳、曹、苏州，加集贤院学士，复以待制知扬、庐、宣、颍州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颜复，字长道，鲁人，颜子四十八世孙也。父太初，以名儒为国子监直讲，出为临晋簿。嘉祐中，诏郡国敦访逸逸，京东以复言。凡试于中书者二十有二人，考官欧阳修奏复第一。赐进士，为校书郎，知永宁县。熙宁中，为国子直讲。王安石更学法，取士率以己意，使常秩等校诸直讲所出题及所考卷，定其优劣，复等五人皆罢。

元祐初，召为太常博士。建言：“士民礼制不立，下无矜式。请令礼官会萃古今典范为五礼书。又请考正祀典，凡干讎纬曲学、污条陋制、道流醮谢、术家厌胜之法，一切芟去。俾大小群祀尽合圣人之经，为后世法。”迁礼部员外郎。孔宗翰请尊奉孔子祠，复因上五议，欲专其祠脩，优其田禄，蠲其庙干，司其法则，训其子孙。朝廷多从之。

兼崇政殿说书，进起居舍人兼侍讲，转起居郎。请择经行之儒，补诸县教官；凡学者考其志业，不由教官荐，不得与贡举、升太学。拜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。言：“太学诸生，有诱进之法，独教官未尝旌别，似非严师劝士之道。”未逾年，以疾改天章阁待制，未拜而卒，年五十七。王岩叟等言复学行超特，宜加优贖，诏赐钱五十万。子岐，建炎中为门下侍郎。

孙升，字君孚，高邮人。第进士，签书泰州判官。哲宗立，为监察御史。朝廷更法度，逐奸邪，升多所建明。尝上疏曰：“自二圣临御，登用正人，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，豪杰俊伟之材，俱收并用，近世得贤之盛，未有如今日者。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，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，在廷济济有成周之风，此首开言路之效也。愿于耳目之臣，论议之际，置党附之疑，杜小人之隙；疑问一开，则言者不安其职矣。言者不安其职，则循默之风炽，而壅蔽之患生，非朝廷之福也。”迁殿中待御史。

梁燾责张问，升从而击之，执政指为附和，出知济州。逾年，提点京西刑狱，召为金部员外郎，复拜殿中待御史，进侍御史。时翰林承旨邓温伯为台臣所攻，升与贾易论之尤力。谓草蔡确制，称其定策功比汉周勃，欺天负国，岂宜亲承密命？不报。由起居郎擢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，以天章阁待制知应天府。董敦逸、黄廷基摭升过，改集贤院学士。

绍圣初，翟思、张商英又劾之，削职，知房州、归州；贬

水部员外郎，分司；又贬果州团练副使，汀州安置。卒，年六十二。

升在元祐初，尝言：“王安石擅名世之学，为一代文宗。及进居大位，出其私智，以盖天下之聪明，遂为大害。今苏轼文章学问，中外所服，然德业器识，有所不足。为翰林学士，已极其任矣；若使辅佐经纶，愿以安石为戒。”世讥其失言。

韩川，字元伯，陕人。进士上第，历开封府推官。元祐初，用刘摯荐，为监察御史。极论市易之害，以为：“虽曰平均物直，而其实不免货交以取利，就使有获，尚不可为，况所获不如所亡，果何事也？愿量留官吏，与之期，使趣罢此法。”从之。

迁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朝廷于人才，常欲推至公以博采，及其弊也，则几于利权势而抑孤寒；常欲收勤绩以赴用，要其终也，则莫不收虚名而废实效。近制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，遇大州阙，则选诸所表；他虽考课上等，皆莫得预。推原旨意，固欲得人。然所谓太中大夫以上，率在京师，诸驰骛请求者，得之为易；至于淹历郡县治状应法者，顾出其下，则是谨身修洁之人，不若营求一章之速化也。”于是诏吏部更立法。

张舜民论西夏事，乞停封册，朝廷以为开边隙，罢其御史。梁焘等为舜民争之。川与吕陶、上官均谓舜民之言，实不可行。焘等去，川亦改太常少卿，不拜，加集贤校理、知颖州。还为侍御史、枢密都承旨，进中书舍人、吏、礼二部侍郎，以龙图阁待制复守颖，徙虢州。与孙升同受责，由坊州、郢州贬屯田员外郎，分司，岷州团练副使，道州安置。徽宗立，得故官，知青、襄二州，卒。

龚鼎臣，字辅之，郓之须城人。父诱衷，武陵令。鼎臣幼孤自立，景祐元年第进士，为平阴主簿，疏泄渚水，得良田数

百千顷。调孟州司法参军，以荐，为泰宁军节度掌书记。

徂徕石介死，谗者谓介北走辽，诏衮州劾状。郡守杜衍会问，掾属莫对，鼎臣独曰：“介宁有是，愿以阖门证其死。”衍探怀出奏稿示之，曰：“吾既保介矣，君年少见义如是，未可量也。”举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莱芜县。大臣荐试馆职，坐与石介善，不召。徙知濠阳县，转秘书丞。丁母忧，服除，知安丘县。以贤良方正召试秘阁，转太常博士，赐五品服，知渠州。渠故僻陋无学者，鼎臣请于朝，建庙学，选邑子为生，日讲说，立课肄法，人大劝，始有登科者。郡人绘像事之。

召入编校史馆书籍，转都官，擢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岁冬旱，将锡春宴，鼎臣曰：“旱暵太甚，非君臣同乐之时，请罢宴以答天戒。”日当食，阴云不见，鼎臣曰：“阳精既亏，四方必见，为异益大，愿精思力行，进贤远佞，以应皇极。”又论内侍都知邓保信罪状，不应出入禁中；苏安静年未五十，不应超押班；妃嫔赠三代，僭后礼；董淑妃赐谥，非是；凡大礼赦，请准太平兴国诏书，前期下禁约，后有犯不原，以杜指赦为奸者，宜著为令；开封三司于法外断狱，朝廷多曲徇其请，愿先付中书审画。仁宗悉从之。

寻兼管勾国子监，判登闻检院，详定宽恤民力奏议。淮南灾，以鼎臣体量安抚，蠲逋振贷，全活甚众。为辽正旦使，鼎臣奏：“景德中，辽犯淄、青，臣祖母、兄、姊皆见略，义不忍往。”许之，仍诏后子孙并免行焉。

俄拜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赐三品服。转吏、礼二部郎中。论宗室宜岁试补外官，请汰滥官冗兵，蓄财用，禁奢靡。连劾薛向奸暴，鬻盐、市马皆罔上。英宗登位，屡乞延访臣下，亲决国事。上疏劝皇太后早还政；及卷帘而御玺未复，又极论。谓昭陵宜俭葬，景灵神御殿不宜增侈，以彰先帝恭德。

鼎臣在言路累岁，阔略细故，至大事，无所顾忌。然其言优游和平，不为峻激，使人主易听，退亦未尝语人，故其事多施行。

改集贤殿修撰、知应天府，徙江宁。召还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。神宗即位，判吏部流内铨、太常寺。选人得官，待班谢辞，率皆留滞。鼎臣奏易为门谢辞，甚便之。明堂议侑帝，或云以真宗，或云以仁宗。鼎臣曰：“严父莫大于配天，未闻以祖也。”乃奉英宗配。王安石侍讲，欲赐坐。事下礼官，鼎臣言不可，安石不悦。求补外，知袁州。

是时，诸道方田使者希功赏，概取税虚额及尝所蠲者，加旧籍以病民。鼎臣独按籍差次为十等，一无所增，袞人德之。改吏部，提举西京崇福宫。复判太常寺，留守南京。陛辞，神宗顾语移晷，喜曰：“人言卿老不任事，精明乃尔，行且用卿矣。”

时河决曹村，流殍满野，鼎臣劳来振拊，归者不胜计。拜谏议大夫、京东东路安抚使、知青州，改太中大夫，请老，提举亳州太清宫。寻以正议大夫致仕，年七十七，元祐元年卒。

郑穆，字闾中，福州侯官人。性醇谨好学，读书至忘栉沐，进退容止必以礼。门人千数，与陈襄、陈烈、周希孟友，号“四先生”。举进士，四冠乡书，遂登第，为寿安主簿。召为国子监直讲，除编校集贤院书籍。岁满，为馆阁校勘，积官太常博士。乞纳一秩，先南郊追封考妣，从之。改集贤校理，求外补，通判汾州。

熙宁三年，召为岐王侍讲。嘉王出阁，改诸王侍讲。府僚阙员，御史陈襄请择人，神宗曰：“如郑穆德行，乃宜左右王者。”凡居馆阁三十年，而在王邸一纪，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。讲说有法，可为劝戒者，必反复撻诵，岐、喜二王咸敬礼焉。

元丰三年，出知越州，加朝散大夫。先是，鉴湖旱干，民

因田其中，延袤百里，官籍而税之。既而连年水溢，民逋官租积万缗，穆奏免之。未满告老，管勾杭州洞霄宫。

元祐初，召拜国子祭酒。每讲益，无问寒暑，虽童子必朝服迎接，以礼送迎。诸生皆尊其经术，服其教训。故人张景晟者死，遣白金五百两，托其孤，穆曰：“恤孤，吾事也，金于何有？”反金而收其子，长之。三年，扬王、荆王请为侍讲，罢祭酒，除直集贤院，复入王府。荆王薨，为扬王翊善。太学生乞为师，复除祭酒，兼徐王翊善。四年，拜给事中兼祭酒；五年，除宝文阁待制，仍祭酒。

六年，请老，提举洞霄宫。敕过门下，给事中范祖禹言：“穆虽年出七十，精力尚强。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，有不得谢，则赐之几杖。祭酒居师资之地，正宜处老成，愿毋轻听其去。”不报。太学之士数千人，以状诣司业，又诣宰相请留，亦不从。于是公卿大夫各为诗赠其行。空学出祖汴东门外，都人观者如堵，叹未尝见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五。子璆，军事推官。

席旦，字晋仲，河南人。七岁能诗，尝登沉黎岭，得句警拔，观者惊异。元丰中，举进士，礼部不奏名。时方求边功，旦诣阙上书言：“战胜易，守胜难，知所以得之，必知所以守之。”神宗嘉纳，令廷试赐第。历齐州司法参军、郑州河阳教授、敕令所删定官。

徽宗召对，擢右正言，迁右司谏。御史中丞钱遯率同列请废元祐皇后而册刘氏为太后，旦面质为不可。遯劾旦阴佐元祐之政，左转吏部员外郎。改太常少卿，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新建殿中省，命为监，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讲。

内侍郝随骄横，旦劾罢之，都人诵其直。帝以其章有“媚惑先帝”之语，嫌为指斥，旋改吏部侍郎，以显谟阁待制知宣州。召为户部侍郎，还吏部。郝随复入侍，乃以显谟阁直学士

知成都府。

自赵谔以狂谋诛后，蜀数有妖言，议者遂言蜀土习乱。或导旦治以峻猛，旦政和平，徙郑州。入见，言：“蜀人性善柔，自古称兵背叛，皆非其土俗，愿勿为虑。”遂言：“蜀用铁钱，以其艰于转移，故权以楮券，而有司冀赢羨，为之益多，使民不敢信。”帝曰：“朕为卿损数百万虚券，而别给缗钱与本业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幸加惠远民，不爱重费以救敝法，此古圣王用心也。”自是钱引稍仍故。

坐进对淹留，黜知滁州。久之，帝思其治蜀功，复知成都。朝廷开西南夷，黎州守诣幕府白事，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，旦引唐南诏为蜀患，拒却之。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，欲诱保、霸二州内附。旦上章劾才叔为奸利敛困诸蕃之状，宰相不悦，代以庞恭孙，而徙旦永兴。恭孙俄罪去，加旦述古殿直学士，复知成都。时鄧永寿、汤延俊纳土，枢密院用以誅旦，旦曰：“吾以为朝廷悔开疆之祸，今犹自若邪？”力辞之。卒于长安，年六十二，赠太中大夫。

旦立朝无所附徇，第为中丞时，蔡王似方以疑就第，旦纠其私出府，请推治官吏，议者哂之。子益，字大光，绍兴初，参知政事。

乔执中，字希圣，高邮人。入太学，补《五经》讲书，五年不谒告。王安石为群牧判官，见而器之，命子弟与之游。擢进士，调须城主簿。时河役大兴，部役者不得人。一夕，噪而溃，因致大狱。执中往代，终帖然。富民赂吏，将创桥所居以罔市利，执中疏其害，使者入吏言使成之，执中曰：“官可去，桥不可创也。”卒不能夺。

王安石为政，引执中编修《熙宁条例》，选提举湖南常平。章惇讨五溪，檄执中取大田、离子二峒。峒路险绝，期迫，执

中但走一校谕其酋，即相率归命。录功当迁秩，辞以及父母。

就徙转运判官，召为司农丞、提点开封县镇。诸县牧地，民耕岁久，议者将取之，当夷丘墓，伐桑柘，万家相聚而泣。执中请于朝，神宗诏复予民。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。时河决广武，埽危甚，相聚莫敢登。执中不顾，立其上，众随之如蚁附，不日埽成。

元祐初，为吏部郎中，请选人由县令、录事参军致仕者，升朝籍，得封其亲。兼徐王府侍讲、翊善，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权给事中。有司以天下讞狱失出入者同坐，执中驳之曰：“先王重入而轻出，恤刑之至也。今一旦均之，恐自是法吏不复肯与生比，非好生治民之意也。”进中书舍人。邢恕遇赦甄复，执中言：“恕深结蔡确，鼓唱扇摇，今复其官，惧疑中外。”迁给事中、刑部侍郎。

绍圣初，上官均摭执中为吕大防所用，以宝文阁待制知郢州。执中宽厚有仁心，屡典刑狱，雪活以百数。明年，梦神人界以骑都尉，诘旦为客言之，少焉，谈笑而逝，年六十三。

论曰：宋之人才，自祖宗涵养，至于中叶，盛矣。颜复、郑穆醇然儒者，宜居师表。龚鼎臣、乔执中始终不渝厥守，岂易得哉。章衡欲复山后八州，为国启衅；孙升以苏轼比王安石为人；韩川诋张舜民之言不可行；席旦以蔡王见疑，因而挤之。然瑕不掩瑜，它善盖亦有可称者。古称“才难不其然”者，其斯之谓欤？

## 列传第一百七

傅楫 沈畸 萧服附 徐勣 张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  
张克公附 毛注洪彦升 钟傅 陶节夫毛渐 王祖道 张庄  
赵适

傅楫，字元通，兴化军仙游人。少自刻厉，从孙觉、陈襄学。第进士，调扬州司户参军，摄天长令，发擿隐伏，奸猾屏迹。转福清丞，知龙泉县。孙觉为御史中丞，语之曰：“朝廷欲用君，盍少留？”楫曰：“仕宦所以乐居中者，免外台督责耳，今俯首权门，觝外台奚择？且外官，己所当得也。”遂去不顾。

道除太学博士，居四年，未尝一迹大臣门。既满，径赴铨曹。楫丞福清时，受知郡守曾巩，巩弟布方执政，由是荐为太常博士。徽宗以端王就资善堂学，择师傅为说书，升楫记室参军，进侍讲、翊善，中人輒事于府者，多与宫僚狎，楫独漠然不可亲，一府严惮之。五年不迁。邹浩得罪贬，楫以赆行免官。

徽宗即位，召为司封员外郎，历监察御史、国子司业、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。时曾布当国，自以于楫有汲引恩，冀为之用。楫略无所倾下，凡命令有不当，用人有未厌，悉极论之，虽屡却不为夺，布大失望。帝以旧学故，多所延访，楫每以遵祖宗法度、安静自然为言。他日，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，帝曰：“近臣中唯傅楫尝道此。”

楫在朝岁余，见时事浸异，窃叹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！”闻

者甚之，楫笑曰：“后当信吾言。”遂上疏丐去，以龙图待制知亳州。卒，年六十一。帝念其蕃邸旧臣，赐绢三百匹。

沈畸，字德侔，湖州德清人。第进士，历官州、县。崇宁中，为尚书议礼编修官，召对，擢监察御史。畸至台，欲有所论建，而六察无言事法，乃诣匭上十事，言花石扰民，土木弊国，冗费多，恩泽滥，议论异同，下情睽隔。其论当十、夹锡钱最为剗当，略曰：“小钱之便于民，久矣。古者军兴用之，或以一当百，至于当千，此权时之术，非可行于无事之世。今当十之议，固足纾目前，然使游手鼓铸，无故有倍称之息，何惮而不为？虽日加断斩，势不可止。恐未能期岁，东南小钱轻，钱轻则物重，物重则民愈困，此盗贼所由起也。陕西旧无铜钱，故以夹锡为贵，一切改铸，则犹前日铁钱耳。今东南方私铸，又将使西北效之，是导民犯法也。”

进殿中侍御史。尝经国子监门，有小内侍从数骑绝道突过，骑卒追问不为止，台檄诸司捕之不获。畸曰：“风宪之地，可但已乎？”入言之，徽宗下内省迹治，竟抵罪。

蔡京兴苏州钱狱，欲陷章縉兄弟，遣开封尹李孝寿、御史张茂直鞠之。株逮至千百，强抑使承盗铸罪，死者甚众，京犹以为缓。帝独意其非辜，遣畸及御史萧服往代。京将啖以显仕，白为左正言，及擢侍御史。畸至苏，即日决释无左证者七百人，叹曰：“为天子耳目司，而可傅会权要，杀人以苟富贵乎？”遂阅实平反以闻。京大怒，削畸三秩，贬监信州酒税，未几，卒。既而狱事竟，复羁管明州。使者持敕至家，将发棺验实，畸子浚泣诉，乃止。建炎初，赠龙图阁直学士。浚官至右正言。

萧服，字昭甫，庐陵人。第进士，调望江令，治以教化为本。访古迹，得王祥卧冰池、孟宗泣笋台，皆为筑亭。又刻唐县令鞠信陵文于石，俾民知所向。已而邑人朱氏女割股愈母疾，

人颂传之，以为治化所致。知高安县，尉获凶盗，狱具矣，服审其辞，疑之，且视其刀室不与刃合，顷之而杀人者得，囚盖平民也。徙知康州，未行，改亲贤宅教授。提举淮西常平，召为将作少监。

以使事得入对，论人主听言之要，以谓唐、虞盛世，犹畏巧言而聖谗说。纚纚数百言，徽宗谓有争臣风，擢监察御史。奉诏作《崇宁备官记》，帝称善，诏辅臣曰：“服文辞劲丽，宜居翰苑。朕爱其鯁谔，顾台谏中何可阙此人？”俄偕沈畸使鞫狱，坐羁管处州，逾岁得归。张商英当国，引为吏部员外郎。送辽使，得疾于道，遂致仕。既愈，还旧职，以父老，得请知蕲州。卒，年五十六。

徐勣，字元初，宣州南陵人。举进士，调吴江尉，选桂州教授。王师讨交趾，转运使檄勣从军。饷路瘴险，民当役者多避匿，捕得千余人，使者使勣杖之，勣曰：“是固有罪，然皆饥羸病乏，不足胜杖，姑涅臂以戒，亦可已。”使者怒，欲并劾勣，勣力争不变，使者不能夺。郭逵宿留不进，勣谓副使赵离曰：“师出淹时，而主帅无讨贼意，何由成功？”因具蛮人情状疏于朝，谓断者人主之利器，今诸将首鼠不进，惟断自上意而已。既而逵、离果皆以无功贬。

舒亶闻其名，将以御史荐，勣恶亶为人，辞不答。求知建平县，入为诸王宫教授，通判通州。濒海有捍堤，废不治，岁苦漂溺。勣躬督防卒护筑之，堤成，民赖其利。复教授广陵、申王院，改诸王府记室参军。哲宗见其文，谕奖之，欲俟满岁以为左右史，未及用。

徽宗立，擢宝文阁待制兼侍讲，迁中书舍人，修《神宗史》。时绍圣党与尚在朝，人怀异意，以沮新政。帝谓勣曰：“朕每听臣僚进对，非诈则谏；惟卿鯁直，朕所倚赖。”因论择相之

难，云已召范纯仁、韩忠彦。勳顿首贺曰：“得人矣！”诏与蔡京同校《五朝宝训》。勳不肯与京联职，固辞，奏京之恶，引卢杞为喻。迁给事中、翰林学士。上疏陈六事：曰时要，曰任贤，曰求谏，曰选用，曰破朋党，曰明功罪。

国史久不成，勳言：“《神宗正史》，今更五闰矣，未能成书。盖由元祐、绍圣史臣好恶不同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，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《日录》，各为之说，故论议纷然。当时辅相之家，家藏记录，何得无之？臣谓宜尽取用，参讨是非，勒成大典。”帝然之，命勳草诏戒史官，俾尽心去取，毋使失实。

帝之初政，锐欲损革新法之害民，曾布始以为然，已乃密陈绍述之说。帝不能决，以问勳，勳曰：“圣意得非欲两存乎？今是非未定，政事未一，若不考其实，姑务两存，臣未见其可也。”又因论弃湟州，请“自今勿妄兴边事，无边事则朝廷之福，有边事则臣下之利。自古失于轻举以贻后悔，皆此类也。”

勳与何执中偕事帝于王邸，蔡京以宫僚之旧，每曲意事二人，勳不少降节。谒归视亲病，或言翰林学士未有出外者，帝曰：“勳谒告归尔，非去朝廷也，奈何轻欲夺之！”俄而遭忧。京入辅，执中亦预政，撻勳行章惇词，以为诋先烈。服阕，以主管灵仙观，入党籍中。起知江宁府，言者复论为元祐奸朋，必不能推行学政，罢归。

大观三年，知太平州。召入觐，极论茶盐法为民病，帝曰：“以用度不足故也。”对曰：“生财有道，理财有义，用财有法。今国用不足，在陛下明诏有司，推讲而力行之耳。”帝曰：“不见卿久，今日乃闻嘉言。”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留守南京。

蔡京自钱塘召还，过宋见勳，微言撼之曰：“元功遭遇在

伯通右，伯通既相矣。”

勳笑曰：“人各有志，吾岂以利禄易之哉？”京惭不能对，勳亦终不复用。以疾，除显谟阁学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九。赠资政殿学士、正奉大夫。勳挺挺持正，尤为帝所礼重，而不至大用，时议惜之。

张汝明，字舜文，世为庐陵人，徙居真州。兄侍御史汝贤，元丰中以论尚书左丞王安礼，与之俱罢。未几，卒。汝明少嗜学，刻意属文，下笔辄千百言。入太学，有声一时。国子司业黄隐将以子妻之，汝明约无饰华侈，协力承亲欢，然后受室。

登进士第，历卫真、江阴、宜黄、华阴四县主簿，杭州司理参军，亳州鹿邑丞。母病疽，更数医不效，汝明刺血调药，傅之而愈。江阴尉贫且病，市物不时予直，部使者欲绳以法，汝明为鬻囊中装，代偿之。华阴修岳庙，费钜财窘，令以属汝明。汝明严与为期，民德其不扰，相与出力佐役，如期而成。他庙非典祀、妖巫凭以惑众者，则毁而惩其人。滞州县二十年，未尝出一语干进，故无荐者。

大观中，或言其名，召置学制局，预考贡士，去取皆有题品。值不悦者诬以背王氏学，诏究其事，得所谓《去取录》，徽宗览之曰：“考校尽心，宁复有此？”特改宣教郎。

擢监察御史。尝摄殿中侍御史，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权，以蔡京为首。帝奖其介直。京颇惮之，徙司门员外郎，犹虞其复用，力排之，出通判宁化军。地界辽，文移数往来，汝明名触其讳，辽以檄暴于朝。安抚使问故，众欲委罪于吏，汝明曰：“诡辞欺君，吾不为也。”坐责监寿州麻步场。遇赦，签书汉阳判官。田法行，受牒按境内。时主者多不亲行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，而躬临以阅实，虽雨雪不渝，以故吏不得通贿赂，而税均于一路最。晚知岳州，属邑得古编钟，求上献。

汝明曰：“天子命我以千里，惧不能仰承德意，敢越职以幸赏乎？”卒于官，年五十四。

汝明事亲孝，执丧，水浆不入口三日，日饭脱粟，饮水，无醯盐草木之滋。浸病羸，行辄踣。梦父授以服天南星法，用之，验，人以为孝感。汝明学精微，研象数，贯穿经史百家，所著书不蹈袭前人语，有《易索书》、《张子卮言》、《大究经》传于世。

黄葆光，字元晖，徽州黟人。应举不第，以从使高丽得官，试吏部铨第一，赐进士出身。由徐州司理参军为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校书郎，擢监察御史、左司谏。始莅职，即言：“三省吏猥多，如迁补、升转、奉入、赏劳之类，非元丰旧制者，其大弊有十，愿一切革去。”徽宗即命厘正之，一时士论翕然。而蔡京怒其异己，密白帝，请降御笔云：“当丰亨豫大之时，为衰乱减损之计。”徙葆光符宝郎。省吏醵钱入宝篆宫，作十道斋报上恩，帝思其忠，明年，复拜侍御史。

辽人李良嗣来归，上《平夷书》规进用，擢秘书丞。葆光论其五不可，大概言“良嗣凶黠忿鸷，犯不赦之罪于邻国，逃命遁死，妄作《平夷》等书，万一露泄，为患不细。中秘书之府，岂宜以罪人为之？宜厚其禄赐，置诸畿甸之外。”又言：“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。刚健者君之德，而其道不可屈；柔顺者臣之常，而其分不可亢。苟致屈以求合，则是伤仁，非所以馭下也；苟矫亢以求伸，则是犯分，非所以尊君也。”帝感悟，命近臣读其奏于殿中。

自崇宁后，增朝士，兼局多，葆光以为言。乃命蔡京裁定，京阳请一切废罢，以激怒士大夫。葆光言：“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、检讨官至十六员，制造局至三十余员，岂不能省去一二，上副明天子之意？”时皆壮之。

政和末，岁旱，帝以为念。葆光上疏曰：“陛下德足以动天，恩足以感人，检身治事，常若不及，而不能感召和气，臣所以不能无疑也。盖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，而人臣无归美报上之意者，能致阴阳之变；人君有慈惠恻怛之心，而人臣无将顺奉承之意者，能致阴阳之变。陛下恭俭敦朴以先天下，而太师蔡京侈大过制，非所以明君臣之分；陛下以绍述为心，而京所行乃背元丰之法，强悍自专，不肯上承德意。太宰郑居中、少宰余深依违畏避，不能任天下之责。此天气下而地不应，大臣不能尚德以应陛下之所求者如此。”疏入不报。且欲再上章，京权势震赫，举朝结舌，葆光独出力攻之。京惧，中以它事，贬知昭州立山县。又使言官论其附会交结，泄漏密语，诏以章揭示朝堂，安置昭州。京致仕，召为职方员外郎，改知处州。州当方腊残乱之后，尽心收养，民列上其状。加直秘阁，再任，卒，年五十八，州人祠之。

葆光善论事，会文切理，不为横议所移，时颇推重。本出郑居中门，故极论蔡京无所顾，然其他不能不迎时好，方作神霄万寿宫，温州郭敦实、泗州叶点皆坐是得罪。葆光遂疏建昌军陈并、秀州蔡壘、岳州傅惟肖、祁门令葛长卿不即奉行制书，存留僧寺形胜、佛像，及决罚道流，乞第行窜黜，遂悉坐停废，议者尤之。

石公弼，字国佐，越州新昌人。登进士第，调卫州司法参军。淇水监牧马逸，食人稻，为田主所伤。圉者讼至密，郡守韩宗哲欲坐以重辟。公弼谓此人无罪，宗哲曰：“人伤官马，奈何无罪？”公弼曰：“禽兽食人食，主者安得不御，御之岂能无伤？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。可无杀乎？今但当惩圉者，民不可罪。”宗哲委，以属吏。既而使者来虑囚，如公弼议。获嘉民甲与乙斗，伤指；病小愈，复与丙斗，病指流血死。郡吏

具狱，两人以他物伤人，当死。公弼以为疑，驳而鞫之，乃甲指血流伤，因而丙发，指脱痍中风死，非由击伤也。两人皆得免。

章惇求太学官，或荐公弼，使往见。谢曰：“丞相素侮人，见者阿意苟容，所不忍也。”再调涟水丞。供奉高公备纲舟行淮，以溺告。公弼曰：“数日无风，安有是？”使尉核其所载，钱失百万。呼舟人物色之，乃公备与寓客妻通，杀其夫，畏事觉，所至窃官钱赂其下，故诡为此说。即收捕穷治，皆服辜。

知广德县，召为宗正寺主簿。入见，言：“朝廷比日所为，直词罕闻，颂声交至，未有为陛下廷争可否者。愿崇忠正以销谀佞，通谏争以除壅蔽。”徽宗善之。擢监察御史，进殿中侍御史。三舍法行，士子计等第，颇事告讦。公弼言：“设学校者，将以仁义渐摩，欲人有士君子之行。顾使之相告讦，非所以建学本意也。”又言：“删定敕令官、寺监丞簿等，皆以执政近臣子弟为之，未有资考，不习政事。请一切汰遣，以开寒峻之路。”从之。

由右正言改左司谏。论东南军政之敝，以为“有兵之籍，无兵之技。以太半之赋，养无用之兵，异日惧有未然之患。”其后睦盗起，如其言。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，而内侍失察者皆不坐。公弼言：“是皆矫称诏旨，安得勿论？请自今中旨虽不当覆者，亦令有司审奏。”

迁侍御史。苏杭造作局工盛，公弼陈扰民之害，请革技巧之靡丽者，稍罢进奉，帝纳之。蔡京始与公弼有连，故因得进用，至是，意浸异，京恚焉。徙太常少卿，迁起居郎，兼定王、嘉王记室。故事，初至宫，例得金缯之赐二百万，公弼辞不受。

大观二年，拜御史中丞。执政言：“国朝未有由左史为中执法者。”帝曰：“公弼尝为侍御史矣。”时斥卖元丰库缣帛，

贱估其直，许朝士分售，皆有定数，从官至二千匹。公弼得券，上还原之。宰相有已取万匹者，即日反其故。

水官赵霆建开直河议，谓自此无水忧，已而决坏钜鹿，法当斩。霆善交结，但削一官，犹为太仆少卿。公弼论为失刑，霆坐贬。京西转运使张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、襄、邓三州税，公弼以为“方田之制，奠天下之地征，正欲均其赋耳，而徽言掎克重敛，民何以堪？”诏罢之。遂劾蔡京罪恶，章数十上，京始罢。又言吏员猥冗，戾元丰旧制。于是堂选归吏部者数千员，罢宫庙者千员、都水知埽六十员，县非大郡悉省丞，在京茶事归之户部，诸道市舶归之转运司，仕涂为清。

京虽上相印，犹提举修《实录》。公弼复言：“京盘旋京师无去志，其余威震于群臣。愿持必断之决，以消后悔。”又因星变言之，竟出京杭州。及刘逵主国柄，公弼复论其废绍述良法，启用元祐邪党学术，人以是知其非一意于正者。进兵部尚书兼侍读。上疏言：“崇宁以来，臣下专务生事，开边兴利，营缮徭役，蹙民根本，因之饥馑。汴西挽运花石，农桑废业，徒弊所有，以事无用。宜使之休息，以承天意。”

张商英入相，欲引为执政，何执中、吴居厚交沮之。以枢密直学士知扬州。群不逞为侠于闾里，自号“亡命社”。公弼取其魁桀痛治，社遂破散。江贼巢穴菰芦中，白昼出剽，吏畏不敢问。公弼严赏罚督捕，尽除之。改述古殿直学士、知襄州。蔡京再辅政，罗致其罪，责秀州团练副使，台州安置。逾年，遇赦归。卒，年五十五。后三岁，复其官。

公弼初名公辅，徽宗以与杨公辅同名，改为公弼云。

张克公，字介仲，颖昌阳翟人。起进士。大观中，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蔡京再相，克公与中丞石公弼论其罪，京罢，克公徙起居舍人。逾月，进中书舍人，改右谏议大夫。

京犹留京师，会星文变，克公复论之，中其隐慝，语在京传。京致仕，张商英为相，与郑居中不合。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，治堂吏讼，归曲商英，且疏其罪十。商英罢，京复召，衔克公弗置。徽宗知之，为徙吏部尚书。京欲以铨综稽违中克公，既又擿其知贡举事，帝以为所取得人，不问也。居吏部六年，卒，赠资政殿学士。

毛注，字圣可，衢州西安人。举进士，知南陵、高苑、富阳三县，皆以治办称。大观中，御史中丞吴执中荐为御史，诏赐对，未及而执中罢，注辞焉。徽宗固命之，既见，谓曰：“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，而卿独知义命，故特召卿。”即以为主客员外郎，俄擢殿中侍御史。

蔡京免相留京师，注疏其擅持威福，动摇中外，以叶梦得为腹心，交植党与。帝为逐梦得，而迁注侍御史。遂极论京“受孟翊妖奸之书，与逆人张怀素游处，引凶朋林摠置政府，用所亲宋乔年尹京。其门人播传，咸谓陛下恩眷不衰，行且复用。”于是论者相继，京遂致仕。

四年，彗再见，注又言：“臣累论蔡京罪积恶大，天人交谴，虽罢相致政，犹怙恩恃宠，偃居赐第，以致上天威怒。推原其咎，实在于京。考京之罪，盖不可以缕数：陛下去《党碑》以开自新之路，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禁；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，京恶其议己而重致于法；以严刑峻罚胁持海内，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，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，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。声焰所震，中外愤疾，宜早令去国，消弭灾咎。”奏上，京始出居钱塘。

注复采当世之急务，曰省边事，足财用，收士心，禁技巧。大概谓：“近年以来，边民侥幸苟得：昔所入贡者，今必城为郡县；昔所羁縻者，今尽纳其土疆。以内地金帛，而事穷荒不

可计之费。今黔南已有处分，如夔、渝新边，宜在裁省。运盐昔主于漕计，今移于它司；常平昔积于外州，今输于都下。经费安得不匮，财货何以转移？愿诏有司，悉讲复元丰旧制。汤之遭旱，以士失职为辞。今学校养士，盖有常额，额外之人，不复可预教养，岁贡之余，略无可进之地。愿留贡籍三分，暂存科举，以待学外之士，使无失职。东南造作奇玩、花石纲舟，与后苑工徒、京城营缮，并宜暂罢，以抑末敦本。凡此，皆圣政之所当先，人心悦则天意解矣。”注所论切于世务类此。

迁左谏议大夫。张商英为相，言者攻之力，注亦言其无大臣体，然讫以与之交通，罢提举洞霄宫，居家数岁，卒。建炎末，追复谏议大夫。

洪彦升，字仲达，饶州乐平人。登第，调常熟尉。奉母之官，既至，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规荐，而中分奉入。彦升处僧舍，却奉不纳，如约，始交印。历郴州判官，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。

彦升尝辟广西经略府，或称其才，擢提举常平。御史中丞石公弼荐新提举广西学事幸义可御史，及陞辞，适与同日，徽宗两留之，遂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彦升孤立，任言责阅五年，论：“蔡京再居元宰，假绍述之名，一切更张，败坏先朝法度，朋奸误国，公私困弊。既已上印，而偃蹇都城，上凭眷顾之恩，中怀跋扈之志。愿早赐英断，遣之出京。”“何执中缘潜邸之旧，德薄位尊，当轴处中，殊不事事，见利忘义，唯货殖是图。愿解其机政，以全晚节。”“吕惠卿与张怀素厚善，序其所注《般若心经》云‘我遇公为黄石之师。’且张良师黄石之策，为汉祖定天下，惠卿安得辄以为比？”他如邓洵仁、蔡薏、刘拯、李孝称、许光凝、许几、盛章、李諲、任熙明之流，皆条摭其过，一不为回隐。

右仆射张商英与给事中刘嗣明争曲直，事下御史。彦升蔽

罪商英，商英去。又累疏言郭天信以谈命进用，交结宦斥；因请禁士大夫毋语命术，毋习释教。

先是，诏诸道监司具法令未备，若未便于民者，久而弗上。彦升言：“吏徇于势，随时俯仰，不能上承德音，因缘为奸者众。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宁保伍之法，因身丁而故摇崇宁学校之政，省事原情，当有劝沮。宜遣官编汇，辨其邪正，以行赏罚。”皆从之。迁给事中。尝谒告一日，而张商英复官之旨经门下，言者以为顾避封驳，出知滁州。寻加右文殿修撰，进徽猷阁待制，知吉州。久之，知潭州，未行，卒，年六十三。赠太中大夫。

论曰：蔡京用事，炎焰炽然，其势莫敢遏。此数子者，乃力数其罪而连攻之，似矣。然葆光、克公主郑居中，公弼、注朋张商英，皆非端直士也。若楫先见、畸、服不阿，汝明不欺，彦升孤立，其贤乎！唯勳官邸旧学，人望攸属，而不使躋政地；至京则暂罢亟起，始终倚任焉。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，徽宗以之，此齐桓公所以嗤于郭亡也。

钟傅，字弱翁，饶州乐平人。本书生，用李宪荐，为兰州推官。坐对狱不实，羁管郴州。绍圣中，章惇兴边事，奏还其官。得入对，为哲宗言：“兵贵智而不贵力，夏众夥而勇，难以一举灭。但当择城险要，以正不朝削地之法，坐待其毙。”帝然之，命干当熙河、泾原、秦凤三路公事。

夏人陷金明，渭帅毛渐出兵攻其没烟砦，傅合击破之，又与熙州王文郁进筑安西城，论功加秘阁校理。章榘帅渭，命傅所置将苗履统众会泾原之灵平，夏人悉力来拒，傅步骑二万，出不意造河梁以济师，遂作金城关，又献白草原捷，连进集贤殿修撰、知熙州。傅自始仕至此，仅再岁。遂擅帅熙、秦骑四万出塞，无功而还。惇方主其议，不加罪。

初，傅请合三路兵从青南讷心或颠耳关筑天都城，以包浅井、 啰、和市。工既集，复言水源不壮，不可兴役。朝论以所奏乖异，将罢傅，曾布为言，但褫职。俄而白草原诈增首虏事觉，责监永州税，再贬连州别驾。崇宁中，复起知河中府，历郓、瀛、渭三州，擢显谟阁待制。建言：“河南要地，灵武为根本。其西十五州，六为王土。其东由清远距罗山走灵州不及百里，夏以五监军统焉。若选将简师先击之，以趋韦州，可断其右臂。徐当拊纳离畔，渐规进取，讫城萧关，可断其左臂。”乃条上十四事，未报。

诏诸道进讨，傅遣将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，至灵州川，有功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。会别将高永年没于西，而可适遇雨失道，为虏所乘，乃班师。傅以稽违逗挠，黜知汝州，夺学士。未几，复为杭州、真定、永兴、太原、延安府，以故职卒。赠端明殿学士。傅从布衣致通显，所行事大氏欺妄，故屡起屡债云。

陶节夫字子礼，饶州鄱阳人，晋大司马侃之裔也。第进士，起家为广州录事参军。杨元寇暴山谷间，捕系狱，屡越以逸，且不承为盗，既累年。节夫诘以数语，元即吐服，将适市，与诸囚诀曰：“陶公长者，虽死可无憾。”知新会县，广守章榘重其材。榘帅泾原，辟入府。

崇宁初，为讲议司检讨官，进虞部员外郎，迁陕西转运副使，徙知延安府。以招降羌有功，加集贤殿修撰。筑石堡等四城。石堡以天涧为隍，可趋者唯一路，夏人窖粟其间，以千数。既为宋有，其酋惊曰：“汉家取我金窟塌！”亟发铁骑来争。节夫分部将士遮御之，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。夏人度不可得，敛兵退。连擢显谟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。

方议城银州，谍告夏人已东。节夫料必西趋泾原，官属不肯从，节夫曰：“吾计之熟矣。”乃遣裨将耿端彦疾驱至银州，

五日城成，夏人果从泾原至，则城备已固，遂遁去。进枢密直学士。

节夫在延安日久，蔡京、张康国从中助之，故唯京意是徇。夏人欲款塞，拒弗纳。放牧者执杀之，夏人怨怒，大入镇戎军，杀鹵数万口。节夫寻领经制环庆、泾原、河东山事，言：“今既得石堡，又城银州，西夏洪、宥皆在吾顾盼中。横山之地，十有七八，兴州巢穴浅露，直可以计取。”遂陈取兴、灵之策。加龙图阁学士。会朝廷罢经制司，且弃所城地，节夫乃求内郡。徙洪州，改江宁府，历青、秦二州、太原府。

群盗李勉起辽州、北平之间，河东、河北骚动，两路帅臣、宪臣皆罪去，至出台郎督捕之。节夫请悉罢所遣兵，卒以计获勉。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，降为待制、知永兴军，数月，卒。追复龙图阁学士。

毛渐，字正仲，衢州江山人。第进士，知宁乡县。熙宁经理五溪，渐条利害以上察访使，使者诱以区画，遂建新化、安化二县。渐用是得著作佐郎、知安化县，召为司农丞，提举京西南路常平。

元祐初，知高邮军，迁广东转运判官。渠阳蛮扰边，近臣言渐习知蛮事，徙荆湖北路转运判官。时朝廷议弃地，渐曰：“蛮徭畔服不常，非稍威以兵，未易怀德。今一犯边即弃地，非计也。”不报。渠阳既弃，蛮复大入钞略，覆官军，荆土为大扰。

渐历提点江西刑狱、江东、两浙转运副使。浙部水溢，诏赐缗钱二百万以振之。渐言：“数州被害即捐二百万，儗仍岁如之，将何以继？”乃案钱氏有国时故事，起长安堰至盐官，彻清水浦入于海；开无锡莲蓉河，武进庙堂港，常熟疏泾、梅里入大江；又开昆山七耳、茜泾、下张诸浦，东北道吴江，开

大盈、顾汇、柘湖，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。自是水不为患。

加集贤校理，入为吏部右司郎中。以秘阁校理为陕西转运使。摄渭、秦、熙三州。未几，复摄帅泾原。日夜治兵，乘夏人犯边，遣将捣其虚，遂破没烟砦。进直龙图阁、知渭州，命下，卒，年五十九。优赠龙图阁待制。

王祖道，字若愚，福州人。第进士，又举制科，会罢，调韩城尉，知松阳、白马二县。为司农丞、监察御史。数言事，以论枢密承旨张诚一补吏挟私、延州吕惠卿遣禁卒馈徐禧公使物非是，改司封员外郎、知汀、泉、福三州。历使诸路，入为户部、吏部员外郎，左司谏。言陕西兵未可减，徽宗谓其论事无足行，依阿苟容，出知海州。拜秘书少监，再为福州。加直龙图阁、知桂州。

蔡京开边，祖道欲乘时徼富贵，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土，夸大其辞，言：“向慕者百三十峒、五千九百家、十余万口，其旁通江洞之众，尚未论也。王江在诸江合流之地，山川形势，据诸峒要会，幅员二千里。宜开建城邑，控制百蛮，以武臣为守，置溪峒司主之。”诏以为怀远军，且颁诸司使至殿侍军将告命，使第补其首领。置二砦，为立学。

又言：“黎人为患六十年，道路不通。今愿为王民，得地千五百里。”遂以安口隘为允州，中古州地为格州，增提举溪峒官三员。又言羈縻知地州罗文诚、文州罗更晏、兰州韦晏闹、那州罗更从皆内附，请于黎母山心立镇州，为下都督府，赐军额曰静海，知州领海南安抚都监，徙万安军于水口。南丹州莫公佞独拒命，发兵讨擒之，遂筑怀远军为平州，格州为从州，南丹为观州，并允、地、文、兰、那五州置黔南路。擢祖道显谟阁待制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
召为兵部尚书，未行，与融州张庄谋，使庄奏言海南一千

二十峒皆已团结，所未得者百七十峒，今黎人款化，则未得者才十之一耳。于是徭、黎渠帅不胜忿，蜂起侵剽，围新万安军及观州，杀官吏。初，祖道徙城时，言黎人伐木助役。及是诏问，不能对。京苾之，犹除端明殿学士、知福州，复以刑部尚书召。大观二年，卒，赠宣奉大夫。

祖道在桂四年，厚以官爵金帛挑诸夷，建城邑，调兵镇戍，辇输内地钱布、盐粟，无复齐限。地瘠疠，戍者岁亡什五六，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。蔡京既自以为功，至谓：“混中原风气之殊，当天下舆图之半。”祖道用是超取显美。张商英为相，治其诞罔，追贬昭信军节度副使。京再辅政，复还之。然其所创名州县，不旋踵皆罢。是后庞恭孙、张庄、赵遯、程邻皆以拓地受上赏，大抵皆规模祖道。祖道起冗散，骤取美官，而朝廷受其敝云。

张庄，应天府人也。元丰三年，擢进士第。历提举司、讲议司检讨官，出提举荆湖、夔州等路香盐事。改提举荆湖北路常平、本路提点刑狱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广南西路转运副使。

王祖道既请立朱崖诸州县，徙万安军，诏庄按覆相度，实与祖道相表里。祖道召为兵部尚书，授庄集贤殿修撰、知桂州。祖道既留，以庄知融州。已而祖道徙福州，庄复知桂州。奏：“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，及恩广监洞蒙光明、落安知洞程大法、都丹团黄光明等纳土，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，二十六万二千余人，幅员九千余里。”寻又奏：“宽乐州、安沙州、谱州、四州、七源等州纳土，计二万人，一十六州、三十三县、五十余峒，幅员万里。”蔡京帅百官表贺，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、知靖州。

王子武者，惠恭皇后族子也。靖州界接平、允、从三州，子武欲通之，因请复元祐所弃渠阳军。渠阳既城，乃上言：

“湖北至广西，繇湖南则迂若弓背，自渠阳而往，犹弓弦耳。”因以利啖诸蛮使纳土，立里堠。庄忌之，且欲蛮之多属广西为己功，因诱复水蛮石盛唐毁其烽表、桥梁。渠阳蛮酋杨惟聪请讨之，子武以闻。朝议谓其生事，罢子武。

未几，安化蛮纳土，庄遣黄忱往筑州城。忱，蛮将也，知蛮情伪，力言不可。庄怒，遣忱护筑溪州，别遣胡超、侖昌等筑安化城，果为蛮所掩，超等没者几千人。中书舍人宇文粹中言：“祖道及庄擅兴师旅，启衅邀功，妄言诸蛮效顺，纳款得地。当时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。奏贺行赏，张皇其事。自昔欺君，无大于此。”朝廷既追贬祖道，庄责舒州团练副使，永州安置，再贬连州，移和州。

起知荆南府，徙江宁。复进徽猷阁直学士，历知渭、毫、襄州、镇江东平府。宣和六年，坐缮治东平城不加功辄复摧圯，降两官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卒，赠宣奉大夫。

赵遹，开封人。大观初，以发运司勾当公事为梓州路转运司判官。泸、戎诸夷纳土，命遹相置，以建立纯州县、砦劳，加直秘阁。升转运副使，俄授龙图阁直学士，为正使。

政和五年，晏州夷酋卜漏反，陷梅岭堡，知砦高公老遁。公老之妻，宗女也，常出金玉，器饮卜漏等酒漏心艳之。会泸帅贾宗谅以斂竹木扰夷部，且诬致其酋斗个旁等罪，夷人咸怨。漏遂相结，因上元张灯袭破砦，虏公老妻及其器物，四出剽掠。遹行部昌州，闻之。倍道趣泸州。贼分攻乐共城、长宁军、武宁县，宗谅皆遣将拒却之。已而乐共城监押潘虎诱杀罗始党族首领五十人，其族蛮愤怒，合漏等复攻乐共城。遹并劾之，诏斩虎，罢宗谅，代以康延鲁，而听遹节制。遹阴有专讨意，兵端益大矣。于是诏发陕西军、义军、土军、保甲三万人，以遹为泸南招讨使。遹与别将马觉、张思正分道出，期会于晏州。

思峨州近而固，遼遣王育先破之，村围诸落相继而克，因其积谷食士卒。

既抵晏州，觉、思正各以兵来会。漏据轮缚大囤，其山崛起数百仞，林箐深密，夷奔溃者悉赴之，乃垒石为城，外树木栅，当道穿阨阱，仆巨枿，布渠答，夹以守障，俯瞰官军。矢石所中皆靡碎，遼军不能进。间从巡检种友直、田祐恭按视，其旁山崖壁特峭绝，贼恃之无守备。遼欲袭取，命友直、祐恭军其下，而身当贼冲，番军迭攻之。未旦，鼓而进，迨夕则止，贼并力拒战，不得息。友直所部多思、黔土丁，习山险，而山多生獠，遼遣土丁捕之。伐去蒙密，缘崩石挽藤葛而上，得獠数十头，束麻作炬，灌以膏蜡，缚于獠背。暮夜，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颠，乃缒梯引下，人人衔枚，挈獠蚁附而上。比鸡鸣，友直、祐恭与其众悉登，拥刀斧穿箐入。及贼栅，出火然炬，獠热狂跳，贼庐舍皆茅竹，獠窜其上，火辄发，贼号呼奔扑，獠益惊，火益炽。官军鼓噪破栅，遼望见火，麾军蹶云梯攻其前。两军相应，贼扰乱，不复能抗，赴火堕崖死者不可计，俘斩数千人。卜漏突围走，至轮多囤，追获之。晏州平，诸夷落皆降，拓地环二千里。遼为建城砦，画疆亩，募人耕种，且习战守，号曰“胜兵”。诏置沿边安抚司，以转运副使孙羲叟为安抚使。高公老妻不辱而死，诏赠节义族姬。

加遼龙图阁直学士、熙河兰湟经略安抚使。遼以疾请祠，不许。既入对，赐上舍出身，拜兵部尚书。遼与童贯有隙，力请去，以提举醴泉观兼详定一司敕令。六年，出知成德军，拜延康殿学士，赐其子永裔上舍出身、秘书省校书郎。

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，因聚众为贼，攻败城邑，辽人不能制。中山帅府阴与才通，诱使来归，才寻为辽所破，遂上书请取全燕以自效。王黼、童贯大喜，将许之，遼言不可。客或以

沮朝廷密谋止遼，遼曰：“帅臣所部，封境虽异，事无异也。且论思献纳，侍从之职，遼今以侍从备帅臣，而真定、中山边接，隙苟一开，吾境得无事乎？”疏奏，上然之，乃斥还才书。才穷蹙，转入河东。诏以问遼，遼复具疏极论其害。洎遼徙熙州，黼等卒纳才，又虑遼过阙入见有所陈，趣使便道赴镇。诸蕃闻遼至，相贺曰：“吾父来，朝廷真欲无事矣！”争出锄耨，牛价为顿高。

时议更陕西大铁钱，价与铜钱轻重等。遼上言曰：“铜重铁轻，自然之理，今反其理，民谁信之？以人夺天，虽厉其禁，终不可行也。”居数月，以疾乞致仕，命提举嵩山崇福宫。起知中山、顺昌、应昌府。金人举兵，召遼赴阙，寻卒。

永裔历知眉州。言者论遼欺罔朝廷以军功，永裔遂放罢。

论曰：夏人时蹈窾，逐之使出则已。章惇、蔡京故挠之用兵，涂边人肝脑于地，以幸己功，不亦颠乎？诸蛮溪峒，茅瘴非人域，鸠虺与居，况无敢闯吾圉。京乃使祖道、张庄之徒凿空为功，举中国重赏，弃诸不毛，而文饰奸慝，铺张表贺，徽宗亦偃然受其欺，好大黷武之心一侈，而燕朔之谋作矣。《诗》曰：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频；泉之竭矣，不云自中。”徽之耗内贪外，驯召祸败，迹所从来，此其本也。呜呼，可不戒哉！

## 列传第一百八

郝质 贾逵 窦舜卿 刘昌祚 卢政 燕达 姚兕弟麟  
子雄 古 杨燧刘舜卿 宋守约 子球

郝质，字景纯，汾州介休人。少从军，挽强为第一。充殿前行门，换供奉官，为府州驻泊都监，主管麟府军马，与田朮将兵护军须馈麟州，道遇西夏数千骑寇钞，质先驱力战，斩首、获马数百。又与朮行边，至柏谷，敌堑道以阻官军，质御之于寒岭下，转斗逐北，遂修复宁远诸栅，以扼贼冲。宣抚使杜衍、安抚使明镐连荐之，且条上前后功状，超迁内殿承制、并代路都监。大名贾昌朝又荐为路钤辖。

使讨贝州，文彦博至，命部城西。回河上有亭甚壮，彦博虑为贼焚，遣小校藺千守，而质使千往他营度战具，千辞，质曰：“亭焚，吾任其责。”千去而亭焚。彦博将斩千，质趋至帐下曰：“千之去，质实使之，罪乃在质，愿代千死。”彦博壮其义，两释之。质自此益知名。

贼平，迁六宅使，历高阳关、定州、并代钤辖，驻泊副都部署，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，马军殿前都虞候，加领贺州刺史、英州团练、眉州防御使。奉诏城丰州，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宿州观察使。召还宿卫，改马军。英宗立，迁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加安德军节度使，为殿前副指挥使。神宗立，易节安武军，为都指挥使。元丰元年，卒，帝亲临其丧，赠侍中，谥曰武庄。

质御军有纪律，犯者不贷，而享犒丰渥，公钱不足，出己奉助之。平居自奉简俭，食不重肉，笃于信义。田拙不振而死，为表揭前功，官其一孙。在并州，与朝士董熙善，约为婚姻。熙死，家贫无依，质已为节度使，竟以女归董氏。自为官，不上伐阅，从微至贵，皆以功次迁云。

贾逵，真定藁城人。隶拱圣为卒，至殿前班副都知，换西染院副使。从狄青征侬智高，战于归仁驿。既陈，青誓众曰：“不待令而举者斩！”时左将孙节战死，逵为右将军先锋将，私念所部兵数困易衄，兵法先据高者胜，苟复待命而贼乘胜先登，吾事去矣。即日引军趋山。既定，贼至，逵麾众驰下，仗剑大呼，断贼为二。贼首尾不相救，遂溃。逵诣青请罪，青拊其背劳谢之。邕州城空，青使逵入括公私遗坠，固辞。是时，将校多以搜城故匿窃金宝，独逵无所犯。迁西染院使、嘉州刺史、秦凤路钤辖。

初，逵少孤，厚赂继父，得其母奉以归。至是，以母老辞，不许，而赐母冠帔。秦山多巨木，与夏人错壤，逵引轻兵往采伐。羌酋驰至，画地立表约决胜负。逵引弓连三中的，酋下马拜伏，从逵取盈而归。徙并代路，专主管麟府军马。熟户散处边关，苦于寇略，逵差度远近，聚为二十七堡，次第相望，自是害乃息。画铁为的，激种豪使射，久皆成劲兵。一夕，烽火屡发，左右白当起，逵卧不应。旦而谓人曰：“此必妄也。脱有警，可夜出乎？”徐问之，果边人烛遗物也。复徙秦凤，去之十日，而代者郭恩败。朝廷以逵为能，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马步殿前都虞候，历泾原、高阳关、鄜延路副都总管，以利州观察使入为步军副都指挥使。

都城西南水暴溢，注安上门，都水监以急变闻。英宗遣逵督护，亟囊土塞门，水乃止。议者欲穴堤以泄其势，逵请观水

所行，谕居民徙高避水，然后决之。军校营城外者，每常朝，即未晓启门钥，或辍朝失报，启钥如平时。逵言：“禁城当谨启闭，不宜凭报者。”乃冶铁铸“常朝”字，俾持以示信。

迁马军副都指挥使，复总鄜延兵。延州旧有夹河两城，始，元昊入寇据险，城几不能守。逵相伏龙山、九州台之间可容窥覘，请于其地筑保障，与城相望，延人以为便。转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逵言：“种谔处绥州降人于东偏，初云万三千户，今乃千一百户耳，逋逃之余，所存才八百。蕃汉两下杀伤，皆不啻万计。自延州运粟至怀宁，率以四百钱致一石。而缘边居人，壮者但日给一升，罔冒何至大半。谔徒欲妄兴边事以自以为功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元丰初，拜建武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。请不俟郊赦赐三世官，神宗曰：“逵武人，能有念亲之志，其特许之。”数月而卒，年六十九。赠侍中，谥曰武恪。

窦舜卿，字希元，相州安阳人。以荫为三班奉职，监平乡县酒税。有僧欲授以化汞为白金之术，谢曰：“吾禄足养亲，不愿学也。”辟府州兵马监押。夏人犯塞，舜卿欲袭击，举烽求援于大将王凯，凯弗应。舜卿度事急，提州兵出战，胜之。明日，经略使问状，凯惧，要以同出为报。舜卿欢然相许，不自以为功。为青淄路都监。海盗行劫，执博昌镇官吏，肆剽掠，舜卿募士三百，悉擒之。使契丹，主客马祐言：“昔先公客省善射，君当传家法。”置酒请射，舜卿发辄中。祐使奴持二弓示之，一挽皆折。

湖北蛮徭彭仕羲叛，徙为钤辖，兼知辰州。建请筑州城，不扰而办。帅师取富州，蛮将万年州据石狗崖。舜卿选壮卒奋击，蛮矢石交下，卒蒙盾直前，发强弩射，万年州毙于崖下，遂拔之。左右欲尽剿其众，舜卿不许，曰：“仕羲愿内附，特为此辈所胁，今死矣，何以多杀为？”引兵入北江，仕羲降。

擢康州刺史，加龙神卫、捧日天武四厢指挥使、马军殿前都虞候，三迁邕州观察使，历邠宁环庆路副都总管。熙宁中，十上章求退，且丐易文阶。改刑部侍郎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以光禄大夫致仕，再转金紫光禄大夫，卒，年八十八。谥曰康敏。

刘昌祚，字子京，真定人。父贺，战没于定川。录为右班殿直，主秦州威远砦。青唐聚兵井盐，经年不散。昌祚奉帅命往诘之，诸酋曰：“闻汉家欲取吾盐井。”昌祚曰：“国家富有四海，何至与汝争此邪？”与酋俱来，犒赆之，欢然帅众去。迁西路都巡检。使辽还，神宗临试驰射，授通事舍人。夏人寇刘沟堡，昌祚领骑二千出援。虏伏万骑于黑山而伪遁，卒遇之，战不解。薄暮，大酋突而前，昌祚抽矢，一发殪之，余众悉遁。帅李师中上其功曰：“西事以来，以寡抗众，未有如昌祚者。”知阶州，讨平毋家等族，又平叠州。转作坊使，为熙河路都监。

从王中正入蜀，破筰筧羌。加皇城使、荣州刺史、秦凤路钤辖，又加西上阁门使、果州团练使，知河州。元丰四年，为泾原副都总管。王师西征，诏与总管姚麟率蕃汉兵五万，受环庆高遵裕节制。今两路合军以出，既入境，而庆兵不至。昌祚出胡卢川，次磨齐隘，夏众十万扼险不可前。昌祚挟两盾先登，夏人小却，师乘之，斩首千七百级。进次鸣沙川，取其窖粟，遂薄灵州。城未及阖，先锋夺门几入，遵裕驰遣使止之，昌祚曰：“城不足下，脱朝廷谓我争功，奈何？”命按甲勿攻。是夕，庆兵始距城三十里而军，遇敌接战，昌祚遣数千骑赴之。迟明，贼已退，遂谒遵裕，遵裕讶应援之缓，有诛昌祚意。既见，问下城如何，昌祚曰：“比欲攻城，以幕府在后未敢。前日磨齐之战，夏众退保东关，若乘锐破之，城必自下。”遵裕弗内，曰：“吾夜以万人负土囊傅垒，至旦入矣。”怒未解，

欲夺其兵付姚麟，麟不敢受，乃已。明日，遣昌祚巡营，凡所得马粮，悉为庆兵所取，泾师忿噪。遵裕围城十八日，不能下，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，军遂溃。即南还，复命泾师为殿。昌祚手剑水上，待众济然后行，为虜所及，战退之。至渭州，粮尽，士争入，无复行伍，坐贬永兴军钤辖。

明年，复徙泾原，加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知延州。时永乐方陷，士气不振，昌祚先修马政，令军中校技击，优者乃给焉。自义合至德靖砦，绵互七百里，堡垒疏密不齐，烽燧不相应。昌祚度屯戍险易、地望远近、事力强弱，立为定式，上诸朝。夏人寇塞门、安远砦，拒破之，杀其统军叶悖麻、咩吡埋二人，盖始谋攻永乐者。图其形以献。帝喜，遣近侍劳军。

哲宗立，进步军都虞候、雄州团练使、知渭州，历马军殿前都虞候。渭地宜牧养，故时弓箭手人授田二顷，有马者复增给之，谓之“马口分地”。其后马死不补，而据地自若。昌祚按举其法，不二年，耗为复初。又括陇山间田得万顷，募士卒五千，别置将统之，劲悍出诸军右。朝廷归夏人四砦，昌祚以为不可。再迁殿前副都指挥使、冀州观察使、武康军节度使。卒，年六十八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毅肃。

昌祚气貌雄伟，最善骑射，箭出百步之外。夏人得箭以为神，持归事之。所著《射法》行于世。

卢政，太原文水人。以神卫都头从刘平与夏人战延州。虜薄西南隅，兵不得成列，政引数骑挑战，发伏弩二百射却之。日且暮，政说平曰：“今处山间，又逼污泽，宜速退保后山，须明决斗；不然，彼夜出，乘高蹙我，何以御之？”平不听，遂败。政脱身归，黄德和诬平降贼，仁宗引政问状，政言：“平被执，非降也。”因自陈失主将当死。帝义其言，赦之，以为供奉官、德州兵马监押。预讨贝州，率勇敢数百人，飞缋絙

堞而登，守者莫能亢，大军乘之以入。迁内殿承制。南征侂智高，亦有功。

历秦凤、高阳关都钤辖。治平、熙宁中，为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三卫都虞候、副都指挥使，泾原、定州、并代、真定四路副都总管，累转祁州团练、昌州防御、黔州观察使。拜武泰军节度使，政时年七十三，气貌不衰，侍立殿下，虽久无惰容，能上马踊跃，观者壮之。早朝暴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燕达，字逢辰，开封人。为儿时，与侪辈戏，辄为军陈行列状，长老异之。既长，容体魁梧，善骑射。以材武隶禁籍，授内殿崇班，为延州巡检，戍怀宁砦。夏人三万骑薄城，战竟日不决，达所部止五百人，跃马奋击，所向披靡。擢鄜延都监，数帅兵深入敌境，九战皆以胜归。啰兀之弃走，遣达援取戍卒輜重，为贼所邀，且战且南，失亡颇多。神宗以达孤军遇敌，所全亦不为少，累迁西上阁门使、领英州刺史，为秦凤副都总管。讨破河州羌，遂降木征。迁东上阁门使、副都总管，真拜忠州刺史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郭逵招讨安南，为行营马步军副都总管。入辞，神宗谕之曰：“卿名位已重，不必亲矢石，第激勉将士可也。”达顿首谢曰：“臣得凭威灵灭贼，虽死何惮！”初度岭，闻前锋遇敌苦战，欲往援，偏校有言当先为家计然后进者，达曰：“彼战已危，讵忍为自全计。”下令敢言安营者斩。乃卷甲趋之，士皆自奋，传呼太尉来，蛮惊溃，即定广源。师次富良江，蛮舣斗船于南岸，欲战不得，达默计曰：“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，吾示之以虚，彼必来战。”已而蛮果来，击之，大败，乃请降。师还，拜荣州防御使。以主帅得罪而独蒙赏，乞同责，不听。

元丰中，迁金州观察使，加步军都虞候，改马军，超授副都指挥使。以训阅精整，除一子阁门祗候。数被诏奖，进殿前

副都指挥使、武康军节度使。哲宗立，迁为使，徙节武信。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毅敏。

达起行伍，喜读书，神宗以其忠实可任，每燕见，未尝不从容。尝问：“用兵当何先？”对曰：“莫如爱。”帝曰：“威克厥爱可乎？”达曰：“威非不用，要以爱为先耳。”帝善之。

姚兕，字武之，五原人。父宝，战死定川，兕补右班殿直，为环庆巡检。与夏人战，一矢毙其酋，众溃，因乘之，遂破兰浪。敌大举寇边，诸砦皆受围。兕时驻荔原堡，先羌未至，据险张疑兵，伺便辄出。有悍酋临阵甚武，兕前射中其目，斩首还，一军欢呼。明日，来攻益急，兕手射数百人，裂指流血。又遣子雄引壮骑驰掩其后，所向必克。敌度不可破，乃退攻大顺城。兕复往救，转斗三日，凡斩级数千，卒全二城。庆军叛，兕以亲兵守西关，盗众不得入而奔。兕追及，下马与语，皆感泣罗拜，誓无复为乱。

神宗闻其名，召入觐，试以骑射，屡中的，赐银枪、袍带。迁为路都监，徙鄜延、泾原。从攻河州，飞矢贯耳，战益力。河州既得，又为鬼章所围，兕曰：“解围之法，当攻其所必救。”乃往击陇宗，围遂解。累迁皇城使，进钤辖。从攻交趾有功，领雅州刺史。破乞弟，领忠州团练使，进副总管，迁东上阁门使，徙熙河。与种谊合兵讨鬼章于洮州，破六逋宗城，夜断浮桥，援兵不得度，遂擒鬼章。真拜通州团练使。卒于鄜延总管，赠忠州防御使。

兕幼失父，事母孝，凡图画器用，皆刻“仇讎未报”字。力学兵法，老不废书，尤喜颜真卿翰墨，曰：“吾慕其人耳。”弟麟，亦有威名，关中号“二姚”。子雄、古。

麟字君瑞，兕攻河州时，俱在兵间。中矢透骨，镞留不

去，以强弩出之，笑语自若。积功至皇城使，为秦凤副总管。从李宪讨生羌，擒冷鸡朴。再转东上阁门使、英州刺史。元丰西讨，以泾原副总管从刘昌祚出战，胜于磨移隘。转战向鸣沙，趋灵州，而高遵裕败还，降为皇城使、永兴军路钤辖，复为泾原副总管。夏人修贡，且乞兰会壤土，麟言：“夏人囚其主，王师是征。今秉常不废，即为顺命，可因以息兵矣。独兰会不可与。愿戒将帅饬边备，示进讨之形，以绝其望。”从之。督诸将讨堪哥平，经略使卢秉上其功状，赐金帛六百。

元祐初，擢成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历步军殿前都虞候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绍圣三年，以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出知渭州。安燾请留之，曾布曰：“臣尝访麟御边之策及熙河疆域，俱不能知。愿加敕傲，使之尽力。”韩忠彦曰：“奏对语言，非所以责此辈。”哲宗乃留麟不遣。寻拜武康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王瞻取青唐，麟以为朝廷讨伐方息肩，奈何复生此大患。已而瞻果败。徽宗立，进都指挥使，节度建雄、定武军，检校司徒。卒，帝诣其第临奠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麟为将沈毅持重，不少纵舍。宿卫士尝犯法，诏释之，麟杖之于庭而后请拒诏之罪，故所至肃然。

雄字毅夫，少勇鸷有谋，年十八即佐父征伐。从讨金汤，以百骑先登夺隘，又成荔原之功。韩绛荐其材，阅试延和殿。安南、泸川之役，皆在军行。历泾原、秦凤将，驻甘谷城，知通远镇戎军、岷州，官累左骠骞使。绍圣中，渭帅章榘城平夏，雄部熙河兵策援，夏人倾国来，与之鏖斗，流矢注肩，战深厉，贼引却，追蹙大破之，斩首三千级，俘虏数万。先五日，折可适败于没烟，士气方沮，雄贾勇得隼，诸道始得并力。城成，擢东上阁门使、秦州刺史。

明年，虜攻平夏，勢銳甚，城几不守。雄与弟古合兵却之。徙知会州，领熙河钤辖。王瞻略地青唐，羌人攻湟、鄯，诏雄与苗履援之。邈川方急，雄适至，羌望见尘起，惊而溃。围既解，遂趋鄯州，履后期乃至，瞻言兰溪宗有遗寇，宜悉荡平之。履即往，雄谏不听，戒所部严备以待。俄而履师退，贼追及，雄整众迎击，破之，献馘二千。哲宗遣中使持诏劳问，徙河州。种朴战没，王瞻军陷敌中，雄自鄯至湟，四战皆捷，拔出之。遂筑安乡关，夹河立堡，以护浮梁，通湟水漕运，商旅负贩入湟者，始络绎于道。加复州防御使。

建中靖国初，议弃湟州，诏访雄利害。雄以为可弃，遂以赐赵怀德，徙雄知熙州，进华州观察使。蔡京用王厚复河湟，治弃地罪，停雄官，光州居住。三年，得自便。后论为责轻，复窜金州。明年，乃听归。高永年死，西宁诸戍阻绝，起雄权经略熙河、安辑复新边使。知沧州，加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复为熙州，迁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、步军副都指挥使，拜武康军节度使。召诣阙，为中太一宫使。引疾纳节钺，改左金吾卫上将军，又以武康节知熙州。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，唯雄三至，凡六年。未几，以检校司空、奉宁军节度使致仕。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武宪。

古亦以边功，官累熙河经略。靖康元年，金兵逼京城，古与秦凤经略种师中及折彦质、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。时朝命种师道为京畿、河北路制置使，趣召之，师道与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卫。钦宗拜师道同知枢密院、宣抚京畿、河北、河东，平仲为都统制。上方倚师道等却敌，而种氏、姚氏素为山西巨室，两家子弟各不相下。平仲恐功独归种氏，忌之，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，欲夜劫斡离不营。谋泄，反为所败。

既而议和，金兵退，诏古与种师中、折彦质、范琼等领兵

十余万护送之。粘罕陷隆德府，以古为河东制置，种师中副之。古总兵援太原，师中援中山、河间诸郡。粘罕围太原，内外不相通。古进兵复隆德府、威胜军，厄南北关，与金人战，互有胜负。太原围不解，诏古与师中犄角，师中进次平定军，乘胜复寿阳、榆次等县。朝廷数遣使趣战，师中约古及张灏两军齐进，而二人失期不至。师中回趋榆次，兵败而死。金人进兵迎古，遇于盘陀，古兵溃，退保隆德。诏以解潜代之。古之屯威胜军也，帐下统制官焦安节妄传寇至以动军情，既又劝古遁去，故两郡皆溃。李纲召安节，斩于琼林苑。中丞陈过庭奏古罪不可恕，诏安置广州。

杨燧，开封人。善骑射，应募隶军籍，从征贝州，穴城以入。贼平，功第一，补神卫指挥使。又从征侬智高，接战，手杀数十人，众乘之而捷。擢万胜都指挥使，迁荣州团练使、京城左厢巡检。救濮宫火，英宗识其面，及即位，以为邓州防御使、步军都虞候。历环庆、泾原、邠延三路副都总管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，由容州观察使拜宁远军节度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卒，赠侍中，谥曰庄敏。

燧初穴贝州城时，为叛兵所伤，同行卒刘顺救之得免。及贵，顺已死，访恤其家甚至。故人妻子贫不能活者，一切收养之。人推其义。

刘舜卿。字希元，开封人。父钧，监镇戎兵马，庆历中，与子尧卿战死于好水。舜卿年十岁，录为供奉官，历昌州驻泊都监。谕降泸水蛮八百人，诛其桀黠者。知水洛城。

神宗经略西边，近臣荐其能，召问状，对曰：“自元昊称臣，秦中不复戒严。今宜先自治。”帝善之，命训京东将兵。一年，入闕于内殿，帝叹曰：“坐作有度，其可用也。尔无忘世讎，勉思忠孝，期以尽敌。”舜卿泣谢，即日加通事舍人。

环庆有警，诏帅长安兵赴之，乃单骑驰往庆州，至则难已解。知原州，改秦凤钤辖。袭击西市城，先登有功，迁皇城副使。久之，知代州，加客省副使。辽遣谍盗西关锁，舜卿密易旧钥鑄而大之。数日，虏以锁来归，舜卿曰：“吾未尝亡锁也。”引视，纳之不能受，遂惭去，诛谍者。

转西上阁门使、知雄州。始视事，或告契丹游骑大集，请甲以俟，舜卿不为动，乃妄也。契丹系州民，檄索之，不听。会有使者至，因捕取其一以相当，必得释乃遣。在雄六年，恩信周浹。

元祐初，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高州刺史、知熙州。夏人聚兵天都，连西羌鬼章青宜结，先城洮州，将大举入寇，舜卿欲乘其未集击之，会诸将议方略。使姚兕部洮西，领武胜兵合河州熟羌捣讲珠城，遣人间道焚河桥以绝西援；种谊部洮东，由哥龙谷宵济邦金川，黎明，至临洮城下，一鼓克之，俘鬼章并首领九人，斩馘数千计。迁马军都虞候，再迁徐州观察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知渭州。召还宿卫，未上道，卒，赠奉国军节度使，谥曰毅敏。

舜卿知书，晓吏事，谨文法，善料敌，著名北州。

宋守约，开封酸枣人。以父任为左班殿直，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，选知恩州。仁宗谕以乱后抚御之意，对曰：“恩与他郡等耳，而为守者犹以反侧待之，故人心不自安。臣愿尽力。”徙益州路钤辖，累迁文州刺史、康州团练使、知雄州，历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，马步殿前都虞候。

入宿卫，迁洋州观察使。卫兵以给粟陈哗噪，执政将付有司治，守约曰：“御军安用文法！”遣一牙校语之曰：“天子太仓粟，不请何为？我不贷汝。”众惧而听命。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威武军留后。神宗以禁旅骄惰，为简练之法，屯营可并

者并之。守约率先推行，约束严峻，士始怨终服。或言其持军太急，帝密戒之，对曰：“臣为陛下明纪律，不忍使恩出于臣，而怨归陛下。”帝善之，欲擢置枢府，宰相难之，乃止。故事，当郊之岁，先期籍士卒之凶悍者，配下军以警众，当受粮而倩人代负者罚，久而浸弛，守约悉举行之。所居肃然无人声，至蝉噪于庭亦击去，人以为过。莅职十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赠安武军节度使，谥曰勤毅。

子球，以荫干当礼宾院。条秦、川券马四弊，群牧使用其议，马商便之。再使高丽，密访山川形势、风俗好尚，使还，图纪上之，神宗称善，进通事舍人。帝崩，告哀契丹，至，则使易吉服，球曰：“通和岁久，忧患是同，大国安则为之。”契丹不能夺。积迁西上阁门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。为人谨密，朝日所闻上语，虽家人不以告。卒于官。

论曰：自郝质至宋守约，皆恂直忠笃，为一时名将。遭世承平，边疆少警，拥节旄，立殿陛，高爵重禄，以寿考终，宜也。姚氏世用武奋，兕与弟麟并有威名，关中号“二姚”。兕之子雄，亦以战功至节度使，而古竟以败贬，其才否可见已。

## 列传第一百九

苗授 子履 王君万 子瞻 张守约 王文郁 周永清  
刘绍能 王光祖李浩 和斌 子诜刘仲武 曲珍 刘闾  
郭成 贾岩 张整 张蕴 王恩 杨应询 赵隆

苗授，字授之，潞州人。父京，庆历中，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。少从胡翼之学，补国子生，以荫至供备库副使。

王韶取镇洮，授为先锋，破香子城，拔河府。羌虽败，气尚锐，辄围香子以迎归师。韶遣将田琼救之，琼死，乃简骑五百属授，授奋击败之。休士二日，羌复要于架麻平，注矢如雨，众惧，授令曰：“第进毋恐！毡牌数百且至。”行前者传呼，羌惊乱。力战数十，斩首四千级。又破之于牛精谷，取珂诺城，尽得河湟地。

知德顺军，三迁西上阁门使。鬼章寇河州，诏授往，一战克撒宗，论功第一，遂知州事。加四方馆使、荣州刺史。从燕达取银川，降木征，献之京师，加引进使、果州团练使、泾原都钤辖。

召使契丹，神宗劳之曰：“曩香子之役，非汝以寡击众，几败吾事。”以为秦凤副总管，徙熙河，复知河州。副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，斩首万级，获其大酋冷鸡朴，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，威震洮西。拜昌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徙知雄州、熙州。

元丰西讨，授出古渭取定西，荡禹臧花麻诸族，降户五万。

城兰州，遇贼数万于女遮谷，登山逆战，败退伏垒中，半夜遁去。授逾天都山，焚南牟，屯没烟，凡师行百日，转斗千里，始入塞。

授遇事持议不苟合。初在德顺，或议城箠南，授曰：“地阻大河，粮道不济，非万全计也。”役即止。师征灵武，诏令援高遵裕，即条上进退利害甚切。历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元祐三年，迁武泰军节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逾岁，以保康节度知潞州，提举上清太平宫，复使殿前，薨，年六十七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庄敏。子履。

履束发从戎。授之降木征也，履护送至京，得阁门祗候。历熙、延、渭、秦四路钤辖，知镇戎军。及其父时，已官四方馆使、吉州防御使矣，以事窜房州，起为西上阁门副使、熙河都监。又责右清道率府率，监峡州酒税。元符初，悉还其官，以熙河兰会都钤辖知兰州。

诏同王瞻取青唐，与姚雄合兵讨峽羌箠罗结。瞻将李忠战败，罗结大集众，宣言欲围青唐。履、雄将至，羌列阵以待，势甚盛。履叱军士纳弓于鞬，拔刀而入。羌怙巢穴殊死斗，泉将陈迪、王亨辈皆反走，履独驻马不动。有酋青袍白马突而前，手剑击履，帐下王拱以弓格之，仅免。复绕出履背，欲断军为二，别将高永年率所部力战数十合，羌退，乘胜围兰宗堡，弗能拔。日暮，收兵入营，羌宵溃。明日，纵兵四掠，焚其族帐而还。

既而阿章叛，诏履与种朴过河讨荡，辞以兵少，朴遂陷。录履前功，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成州团练使，知庆州，徙渭州，进捧日、天武都指挥使。是后史失其传。子傅，在《叛臣传》。

王君万，秦州宁远人。以殿侍为秦凤指挥使。王韶开边，

青唐大酋俞龙珂归国，独别羌新罗结不从。经略使韩缜期诸将一月取之。君万诈为猎者，逐禽至其居，稍相亲狎，与同猎，乘间挝之，坠马，斩首驰归以献。甫及一月，积功得阁门祗候。

王师定武胜，首领药厮逋邀劫于阆贡物，帅师讨焉。君万出南山，履险略地。羌潜伏山谷间，忽一骑跃出，横矛将及，君万亟侧身避之，回首奋击，斩以徇。其众惊号，相率听命，所斩乃药厮逋也。复破北关、南市，功最多，擢熙河路钤辖，进领英州刺史、达州团练使，赐绢五百。

洮西羌叛，围河州，君万请于王韶，以为南撒宗城小而坚，强勇所聚，若并兵破之，围当自解。韶用其计，围果解。累官客省使，为副总管。坐贷结余钱数万缗，为转运使孙迥所纠，贬秩一等。讨西山、铁城有功，复故官职。君万怨孙迥，使番官木丹讼之，鞫于秦、陇，又贬为凤翔钤辖，籍家赀偿逋，遂以愤卒。子瞻。

瞻始因李宪以进。立战功，积官至皇城使，领开州团练使。元符中，知河州。熙帅钟傅以冒白草原赏，狱治于秦，诏转运使张询谕诸将得自首。瞻具伏诈增首级，因说询云：“青唐人有叛瞎征意，可取也。”询信之，即具奏言已令瞻结约起兵。誓宗与辅臣罪其狂妄专辄，亟罢询，而命孙迥究实。狱上，夺瞻十一官，犹令领州。

瞻欲以功赎过，乃密画取青唐之策，遣客诣章惇言状。惇下其事于孙路，路以为可取。瞻遂引兵趣邈川。路知瞻狡狴难制，使总管王愨统军，而以瞻副。瞻为前锋度河，先下陇朱黑城。忌愨分其功，给之曰：“晨食毕乃发。”愨信之。夜半，瞻忽传发。平明，入邈川，据府库，径上捷书，不以白军府。愨过午始至，以事诉于路，路亦怒，颀以兵柄付愨，而留瞻屯邈川。

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，贍遣裨将王咏享五千骑赴之。既入，而诸羌变，咏驰书告急，王厚使高永年救之，乃免。贍与愍交讼，又诉路指画相违。悖主贍而不直路，曰：“首谋者贍也，路欲掩其功，故抑贍。”乃徙路河南，罢愍统制，以胡宗回为帅。

时瞎征已来降，青唐戍将惟心牟钦毡父子百余人在。贍不即取，二羌遂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。始，孙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诸城，然后进师。贍怨路，因言青唐不烦大兵可下，而路逗遛失机会。暨宗回至，乃云夏人谋攻邈川，当为守备，青唐未可取。宗回责其反覆，日夜督出师，遣使威以军法，且声言欲使王愍代将。贍惧，急进攻陇拶及心牟等，皆出降。贍入据其城。诏建为鄯州，进贍四方馆使、荣州防御使、知州事。黄履谓赏薄，乃拜维州团练使，为路钤辖。

贍纵所部剽馘，羌众携贰，心牟等结诸族帐谋复青唐，其在山南者先发。贍遣将李宾领二千骑掩袭心牟以下，自守西城与羌斗。宾逾南山入保敦谷讨荡，羌战败奔北，四山皆空。贍戮心牟等九人，悉捕斩城中羌，积级如山。

初，贍讽诸酋籍胜兵者涅其臂，无应者。钱罗结请归帅本路为唱，贍听之去，遂啸集外叛，以数千人围邈川，夏众十万助之，城中危甚。苗履、姚雄来援，围始解。已而王吉、魏钊、种朴相继败没，将士夺气。书闻，帝震骇，于是转运使李譔、秦希甫劾贍盗取二城财物，因此致变；又杀心牟钦毡以灭口。曾布言贍创造事端以生边害，万死不塞责。诏贬右千牛将军，房州安置。言者论之不已，熙河又奏青唐诸族怨贍入骨髓，日图报复，枢密院乞斩贍以谢一方。诏配昌化军，行至穰县而缢。

崇宁初，蔡京入相，钱遹讼贍功；及王厚平鄯、廓，于是追赠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，除其子瑀通事舍人。

张守约，字希参，濮州人。以荫主原州截原砦，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万一千帐。为广南走马承受公事，当侂寇之后，二年四诣阙，陈南方利害，皆见纳用，欧阳修荐其有智略、知边事，擢知融州。峒将吴侂恃险为边患，捕诛之。修复荐守约可任将帅，为定州路驻泊都监，徙秦凤。居职六年，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，筑砦石堡、甘谷城，第功最多。

夏人万骑来寇，守约适巡边，与之遇，不解鞍，简兵五百逆战，众寡不侔，势小却。夏人张两翼来，守约挺身立阵前，自节金鼓，发强弩殪其酋，敌遂退。

神宗开拓熙河，召问曰：“王韶能办事否？”对曰：“以天威临之，当无不济；但董毡忠勤效顺，恐不宜侵逼。”因请名古渭为军，以根本陇右。帝从之，建为通远军。加通事舍人、熙河钤辖，仍统秦凤羌兵驻通远。

河州羌率众三万屯于敦波，欲复旧地，守约度洮水击破之，取窖粟食军。羌老弱畜产走南山，左右欲邀之，云可获万万。守约曰：“彼非敢迎战，逃死耳，辄出者斩！”鬼章围岷州，守约提敢死士鸣鼓张帜高山上，贼惊顾而遁，遂知岷州，降其首领千七百人。迁西上阁门使、知镇戎军，徙环州。

慕家族颉很难制，摇动种落，勒兵讨擒之，余遁入夏国。守约驻师境上，檄取不置，居数日，械以来，斩于市。

从征灵武，至清远军，言于高遵裕曰：“此去灵州不三百里，用以前军先出，直捣其城。今夏人以一方之力，应五路之师，横山无人，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。若裹十日粮，疾驰三日可至，军无事矣。”又劝高遵裕令士众护粮饷，以防抄掠，不听，果以败还。守约有捍海南咸平之功，亦不录。

进为环庆都钤辖、知邠州，徙泾原、鄜延、秦凤副总管，领康州刺史。夏人十万屯南牟，畏其名，引去。知泾州，泾水

善暴城，每春必增治堤堰，费不赀。适岁饥，罢其役。或曰：“如水害何？”守约曰：“歉岁劳民，甚于河患，吾且徐图之。”河神祠故在南壩，禱而迁诸北，以杀河怒。一夕雷雨，明日，河徙而南，其北遂为沙碛。以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召还，道卒，年七十五。

守约典七州，皆有惠爱可纪。神宗尝谓武臣可任者，以燕达、刘昌祚、姚麟、王崇极、刘舜卿等对，其后皆为名将，时称知人。

王文郁，字周卿，麟州新秦人。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。韩琦荐其材，加阁门祗候、麟府驻泊都监。

熙宁讨夏国，文郁败之吐浑河。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，欲举众降，许之。旦而至，与偕行，众情忽变，噪以出。文郁击之，追奔二十里。据险大战，矢下如雨，文郁徐引度河，谓吏士曰：“前追强敌，后背天险，韩信驱市人且破赵，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？”士感奋进击，夏人大溃，降其众二千。迁通事舍人。夏人逾屈野河，掠塞上，文郁追至长城坂，尽夺所掠而还。

神宗召见，问曰：“向者招纳香崖，群议不一，其为朕言之。”对曰：“此乃致敌上策，恨未能，多尔。并边生羌善驰突，识乡导，傥能抚柔之，所谓以外夷而攻外夷也。”帝于是决意招纳，多获其用。知文郁善左射，并招其子弟阅肄殿庭，文郁九发八中，诏官其二子。

知镇戎、德顺军，预定洮、河，迁左骥骥副使、知麟州。夏众践稼，袭败之，部使者劾为生事，夺郡印。

未几，为熙河将。李宪讨灵武，文郁得羌户万余，迁路钤辖。夏人围兰州，已夺两关门，文郁募死士夜缒而下，持短兵突贼，即扫营去。擢东上阁门使、知兰州。谍知夏人将大入，

清野以俟，果举国趋皋兰，文郁乘城御之，杀伤如积，围九日而解，收其尸为京观，加荣州团练使，以捧日、天武都指挥使为副都总管，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。筑安西城、金城关，进秦州防御、冀州观察使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周永清字肃之。世家灵州，州陷，祖美归京师。永清以荫从仕，宰相宠籍言其忠勇，加阁门祗候。押时服赐夏国，至宥州，夏人受赐不跪，诘之，恐而跪。迁通事舍人、渭州钤辖。渭兵劲而陈伍不讲，永清训以李靖法。帅蔡挺嘉其整，图上之，诏推于诸道。

知德顺军，夏众入寇，击擒其酋吕效忠。又募勇士夜驰百里，捣贼巢穴，斩首三百级，俘数千人，获橐驼、甲马万计。城中无知者。并砦禁地三百里，盗耕不可禁，永清拓籍数千顷，置射士二千，声闻敌廷。降者引入帐下，待之不疑。多得其死力。

徙秦凤钤辖、河北沿边安抚副使、知代州。契丹无名求地，朝廷命韩缜分画，永清贰焉，入对言：“疆境不可轻与人，臣职守土，不愿行。”固遣之，复上章陈利害，竟以母病辞。历高阳关、定州、泾原路钤辖，知泾州、保州，又为定州路副总管，终东上阁门使。

刘绍能字及之，保安军人。世为诸族巡检，父怀忠，官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元昊叛，厚以金币及王爵招之，怀忠毁印斩使，泊入寇，力战以死。录绍能右班殿直，赐以名，为军北巡检。击破夏右枢密院党移赏粮数万众于顺宁。夏人围大顺城，绍能为军锋，毁其栅，至奈王川，邀击于长城岭，熙宁中，又败夏人于破啰川，皆策功最。累迁洛苑使、英州刺史、鄜延兵马都监。旧制，内属者不与汉官齿，至是，悉如之，仍以其子袭故职。

元丰西讨，召诣阙，神宗访以计，对曰：“师旅远征，储峙不继为大患。若俟西成后，因粮深入，乃可以得志。”帝以为然，命统两军进讨。绍能世世边将，为敌所忌，每设疑以间之。帝独明其不然，手诏云：“绍能战功最多，忠勇第一，此必夏人畏忌，为间害之计耳。”绍能捧诏感泣。尝坐谗逮对，按验卒无实。守边圉四十七年，大小五十战，以皇城使、简州团练使卒。

王光祖，字君俞，开封人。父珪，为泾原勇将，号“王铁鞭”，战死好水川。录光祖为供奉官、阁门祇候。

熙宁中，同提点河北刑狱，改沿边安抚都监，进副使。界河巡检赵用扰北边，契丹以兵数万压境，造浮桥，如欲度者。光祖在舟中，对其众尽彻户牖。或谓：“契丹方阵，而以单舟临之，如不测何？”光祖曰：“彼所顾者，信誓也；其来，欲得赵用耳。避之则势张，吾死不足塞责。”已而契丹欲相与言，光祖即命子襄往。兵刃四合，然语唯在用，襄随机折塞之。其将萧禧遽挥兵去，且邀襄食，付所戴青罗泥金笠以为信，即上之。时已有诏罢光祖矣。吴充曰：“向非光祖以身对垒，又使子冒白刃取从约，则事未可知。宜赏而黜，何以示惩劝？”乃除真定钤辖。

徙梓夔。渝獠叛，诏熊本安抚，而命内藏库使杨万、成都钤辖贾昌言、梓夔都监王宣与光祖同致讨，皆受本节度。本疑光祖不为用，分三道进师，使光祖将后军，出黄沙坎。比发，日已暮，士以杖索涂，相挽而前，夜半，抵绝顶。质明，獠望见，大骇，一鼓而溃。万等困于松谿，又亟往援。出石门，斂其险，促黔兵先登袭贼，贼舍去。光祖夜泊松岭上，旦始遇万等，与俱还。本愧谢，上其功第一。

吐蕃围茂州，光祖领兵三千，会王中正破鸡宗关，贼据石

鼓村，扼其半道。中正召诸将问计，光祖独请行。既抵石鼓，择锐兵分袭吐蕃背，出其不意，皆惊遁，遂会中正于茂。

泸夷乞弟杀王宣，诏从韩存宝讨之，军于梅岭。夷数万众出驻落个栈，欲老我师。霖雨不止，光祖劝存宝早决战。不听。林广至，复从征，荡其巢窟。积功至四方馆使、知泸州。置泸南安抚使，俾兼领，边事听颛决。迁客省使、嘉州刺史。历泾原、河东、定州路副总管，卒。

李浩，字直夫，家本绥州，徙西河。浩务学，通兵法，以父定荫，从军破侬智高。韩绛城啰兀，领兵战赏堡岭川，杀大首领讹革多移，斩首千三百余级。积官供备库副使、广西都监。

哀西北疆事著《安边策》，谒王安石。安石言之神宗，召对，改管干麟府兵马。未行，又从章惇于南江，引兵由三路屯镇江，入遂州，讨舒光贵，破盈口栅，下天府，会于涪州，入懿州。蛮酋田元猛、元哲合狝狝拒官军，浩分兵击之，杀狝狝，降元猛、元哲，遂城懿州。进讨黔江蛮，复城黔江。惇上其功，谓不当与他将比，擢引进副使、熙河钤辖。

李宪讨山后羌，浩将右军至合龙岭会战，遣降羌乞噶轻骑突敌帐，俘其酋冷鸡朴、李密撒，馘三千。迁东上阁门使，为副总管、知河州、安抚洮西。五路大举，浩将前军，复兰州。迁引进使、陇州防御使、知兰州兼熙河、泾原安抚副使。坐西关失守及报上不实，再贬秩。旋以战吃啰、瓦井连立功，复之。

哲宗即位，拜忠州防御使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、马军都虞候，进黔州观察使，历鄜延、太原、永兴、环庆路副都总管，再知兰州。卒，赠安化军留后。

和斌，字胜之，濮州鄄城人。选隶散直，为德顺军指挥使，凡五年，数捍敌，被重创十余。知军事刘兼济以兄平败没，执送京师，并逮其家。斌慰安调护，为寓金帛他所，密告兼济勿

以家为恤。平冤既伸，兼济获免，家赖以全。定川之役，将曹侯丧所乘马，斌辍骑与之，且战且行，与俱免。

狄青南征，使部骑兵为前锋。青驻宾州十日以怠寇，既乃倍道兼行。斌以兵疲于险，利在速战，即日度关。麋贼归仁驿，孙节死，斌引骑血战，绕出贼后，遂败之。师还，张破贼陈形于殿廷，仁宗拊劳，擢文思副使、权广西钤辖。改秦凤，广西以蛮事乞留，秦州亦请之，诏留广西。

累岁，徙泾原。召对，议者谓交州可取，斌盛言有害无益，愿戒边臣无妄动。神宗叹曰：“卿质直如此，乃知两路争卿，为不诬矣。”进带御器械。渭部饥，帅王广渊命吏赈给，斌曰：“救之无术，是杀之耳。”广渊以委斌，斌择地营居，养视有法，所活以万数。

安南入寇，复徙广西。累迁皇城使、昭州刺史。抚水蛮罗世念犯宜州，守将战死。斌提步骑三千进讨，方暑，昼夜趣兵，至怀远寨，曰：“此要害之地，得之则生。”或曰：“奈何背龙江邪？”笑曰：“是所以生也。”因示弱骄之，蛮果大至，斌选将迎敌，戒以遇之则走，诱至平坂，列八阵以待之。张疑兵左右山上，蛮登岭望见，始大惊。斌分骑翼其旁，自被甲步出，为众士先，殊死战。蛮大败，世念率酋党四千八百内附。遂以荣州团练使知宜州，迁西上阁门使、知邕州，以老请还，除高阳关副总管，历永兴军路。召拜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，至步军都虞候，卒，年八十。赠宁州防御使。

斌老于为将，以恩信得边人心，岭南珍货，一无所蓄。边吏欲希功造事，皆惮不敢发；或巧为谍报启衅，亦必折其奸谋。故所至无事，士大夫称之。

子诜，以荫为河北副将，累官至右武大夫、威州刺史、知雄州。上制胜强远弓式，能破坚于三百步外，边人号为“凤凰

弓。”进相州观察使。在雄十年，颇能侦敌。童贯攻燕，召诜计事，悦之。分麾下兵俾以副统制，从种师道军于白沟，旬有二日而退。追兵至，北风，大雨雹，师不能视。契丹以背盟譙责，薄暮，始得还。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，劾诜覘候不实，贬濠州团练副使，筠州安置。

诜始兴取燕之谋，见事势浸异，则又以为不宜取，故平燕肆赦，独不得还。后复官，卒。

刘仲武，字子文，秦州成纪人。熙宁中，试射殿庭异等，补官。数从军，累转礼宾使，为泾原将。夏人谋犯天圣砦，渭帅檄诸将会兵，约曰：“过某日贼不至，即去。”仲武谋得的期，乞缓分屯。帅不乐，但留一将及仲武军，如期而敌至，力战却之。迁皇城使、熙河都监。复湟州，进东上阁门使、知河州。

吐蕃赵怀德、狼阿章众数万叛命，仲武相持数日，潜遣二将领千骑扣其营，戒曰：“彼出，勿与战，亟还，伏兵道左。”二将还，羌果追之，遇伏大败，斩首三千级，复西宁州。未几，怀德、阿章降。累进客省使、荣州防御使。

副高永年西征。仲武欲持重固垒，永年易贼轻战，遂大败。仲武引咎自劾，坐流岭南。命未下，与夏人战，伤足。朝廷闵之，贷其罚，以为西宁都护。

童贯招诱羌王子臧征仆哥，收积石军，邀仲武计事。仲武曰：“王师入，羌必降；或退伏巢穴，可乘其便。但河桥功力大，非仓卒可成，缓急要预办耳。若禀命待报，虑失事机。”贯许以便宜。仆哥果约降，而索一子为质。仲武即遣子锡往，河桥亦成。仲武帅师渡河，挈与归。贯掩其功，仲武亦不自言。徽宗遣使持钱至边，赐获王者。访得仲武，召对，帝劳之曰：“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，仆哥之降，河南绥定，卿力也。”

问几子，曰：“九人。”悉命以官，锡阁门祗候。

仲武知西宁州，徙渭州，召为龙、神卫都指挥使，复出熙州、秦州，迁步军副都指挥使。熙帅刘法死，又以熙、渭都统制摄之。历拜徐州观察使、保静军承宣使、泸川军节度使。以老，提举明道宫，再起为熙州。卒于官，年七三。赠检校少保，谥曰威肃。子筠，别有传。

曲珍，字君玉，陇干人，世为著姓。宝元、康定间，夏人数入寇，珍诸父纠集族党御之，敌不敢犯。于是曲氏以材武长雄边关。

珍好驰马试剑，尝与叔父出塞游猎，猝遇夏人，陷其围中。驰击大呼，众披靡，得出，顾叔不至，复持短兵还决斗，遂俱脱。秦凤都钤辖刘温润奇其材，一日，出宝剑令曰：“能射一钱于百步外者，与之。”诸少年百发不能中，珍后至，一矢破之。从温润城古渭，与羌战，先登陷陈。为绥德城监押，提孤军拒寇，斩其大酋，加阁门祗候。有功洮西，迁内殿崇班。

郭逵、赵离南征，为第一将。进自右江，抚接广源三州十二县，降伪守已下百六十人，老稚三万六千口。是行也，功最诸将，迁西染院使。得疾，舆还京师，神宗遣使临问，少间，令入对。珍念二帅不和睦，上问必及之，言之必形曲直，将何以对，乃以余疾未平为解。帝复使奖劳，赐之弓箭、鞍勒，命有司蠲其乡徭赋，擢鄜延钤辖，进副总管。

从种谔攻金汤、永平川，斩二千级。累迁客省使，拜怀州防御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徐禧城永乐，珍以兵从。版筑方兴，羌数十骑济无定河觐役，珍将追杀之，禧不许。谍言夏人聚兵甚急，珍请禧还米脂而自居守。明日果至，禧复来，珍曰：“敌兵众甚，公宜退处内栅，檄诸将促战。”禧笑曰：“曲侯老将，何怯邪？”夏兵且济，珍欲乘其未集击之，又不许。

及攻城急，又劝禧曰：“城中井深泉竭，士卒渴甚，恐不能支。宜乘兵气未衰，溃围而出，使人自求生。”禧曰：“此城据要地，奈何弃之？且为将而奔，众心摇矣。”珍曰：“非敢自爱，但敕使、谋臣同没于此，惧辱国耳。”数日城陷，珍縋而免，子弟死者六人。亦坐贬皇城使。帝察其无罪，谕使自安养，以图后效。

元祐初，为环庆副总管。夏人寇泾原，号四十万，珍捣虚驰三百里，破之曲律山，俘斩千八百人，解其围。进东上阁门使、忠州防御使。卒，年五十九。珍善抚士卒，得其死力。虽不知书，而忠朴好义，本于天性。

刘闳，字静叔，青州北海人。以拳力为军校，从延州军出塞遇敌，矢贯左耳，战不顾，众服其勇。从文彦博讨贝州，次城下，攀垒欲登，贼以曲戟钩其甲，闳裂之而坠。议者欲穿地道入，闳曰：“穴地积土，贼且知之。城濒河，若昼囊土而夜投诸河，宜无知者。”彦博以为然。穴成，闳持短兵先入，众始从，遂登陴，引绳而上，迟明，师毕入。贝州平，功第一，擢虎翼指挥使。累迁宣武神卫都指挥使、昭州刺史、辰州团练使。

韩绛宣抚陕西，诏闳自河东为犄角。至铁冶沟，夏人大集。众惧，闳自殿后，率锐骁搏战，飞矢蔽体不为却，敌解去。

为冀州驻泊总管。河水涨，堤防垫急，闳请郡守开青杨道口以杀水怒，莫敢任其责。闳躬往浚决，水退，冀人赖之。以左金吾大将军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五。

郭成，字信之，德顺中安堡人也。从军，得供奉官。王师趋灵武，成将泾原兵击破夏人于漫移隘。至城下，有羌乘白马驰突阵前，大将刘昌祚曰：“谁能取此者？”成跃马梟其首以献，进秩四等。

朝廷筑平夏城，置将戍之，又环以五砦。渭帅章燾问可守者于诸将，皆曰：“非郭成不可。”遂使往守。夏人恚失地，空国入争，谋曰：“平夏视诸垒最大，郭成最知兵。”遂自没烟峡连营百里，飞石激火，昼夜不息。成与折可适议乘胜深入，以万骑异道并进，遂俘阿埋、都逋二大酋。捷闻，进雄州防御使、泾原钤辖。徽宗诏诸军并力筑绥戎、怀戎二堡，成独当合流之役，暴露雪中，感疾卒。帝悼之甚，赠以金帛，官其子婿。

成轻财好施，名震西鄙。既没，廉访使者王孝谒白于朝，帝手书报曰：“郭成尽忠报国，有功于民，宜载祀典。”榜其庙曰“仁勇”云。子浩，绍兴中为西边大将，至节度使。

贾岩，字民瞻，开封人。少时，善骑射，喟然叹曰：“大丈夫生世，要当自奋，扬名显亲可也。”遂起家从戎。神宗选材武，以为内殿承制、庆州荔原堡都监。

林广讨泸夷，辟将前锋。又为河东将，败西夏兵于明堂川。累功转庄宅副使。迁路监。绍圣中，夏兵数万围麟州神堂砦甚急，岩以数百骑往援，令其下曰：“国家无事时，不惜厚禄养汝辈，正以待一旦之用耳。今力虽不敌，吾誓以死报！”众感厉，即循屈野河行，且五里，据北拦坡岭上，一矢殪其酋，众骇溃。哲宗嘉叹，赐以袍带。知皇城使、威州刺史，迁路钤辖。

岩在兵间二十年，在智略，能拊御士卒，所乡辄胜。时以良将入对，留擢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迁步军都虞候、濠州团练使。卒，年五十二，赠雄州防御使。

张整，字成伯，亳州赞卅阳人。初隶皇城司御龙籍，补供奉官，为利、文州都巡检使。边夷岁钞省地，吏习不与校，至反遗之物，留久乃去。整恶其贪暴无已，密募死士，时其来，掩击几尽。有司劾生事，神宗壮之，不问。

调荆湖将领，拓溪蛮地，筑九城，董兵镇守。又破蛮于大

田，岁中三迁。吉玘万众乘舟屯托口，迫黔江城，时守兵才五百，人情大恐。整伏其半于托口旁，戒曰：“须吾旦度金斗崖，举帜，则噪而前。”及旦，率其半，缚艨艟，建旗鼓，溯流急趋。贼望见大笑。帜举伏发，前后合击，人人殊死斗，蛮腾践投江中，杀获不可计。为广西钤辖，坐杀降徭，责监江州酒税。复为泾原、真定、京东、环庆钤辖。

整莅军严明，哲宗尝访于辅臣，召之对，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管干马军司。卒，官至威州刺史。

张蕴，字积之，开封将家子也。从军为小校，隶刘昌祚。至灵州，遇敌中矢，拔镞复战，以功赐金带。从征安南，次富良江，诸将犹豫未进，蕴裹裳先济，众随之。蛮遁走，使巫被发登崖为厌胜，蕴射之，应弦而毙，一军欢噪。

历京西、泾原将，知绥德、怀宁、顺宁军等六城，储粟至三十万斛。将兵取宥州，破夏人于大吴神流堆。宥州监军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，蕴谍知之，顿兵长城岭以待，戒诸部曰：“贼远来气盛，少休必困，困而击之，必捷。”果以胜归。夏人寇顺宁，蕴置伏狭中，约闻呼则起，俘斩数百人，获马、械甚众。累迁皇城使、荣州刺史、成州团练使、通州防御使，开德、河阳马步军副总管。

显肃皇后母自郑氏再适蕴，徽宗屡欲以恩进其官，辄力辞不敢受，人以为贤。卒，年七十三，赠感德军节度使，谥曰荣毅。

王恩，字泽之，开封人。以善射入羽林，神宗阅卫士，挽强中的，且伟其貌，补供备库副使。为河州巡检，夏羌寇兰州，恩搏战城下，中两矢，拔去复斗，意气弥厉。迁泾原将。尝整军出万惠岭。士饥欲食，恩倍道兼行，众汹汹。已而遇敌数万，引兵先入壁，井灶皆具，诸将始服。羌扣壁愿见，恩单骑径出，

遥与语，一夕，羌引去。

哲宗召见，语左右曰：“先帝时宿卫人，皆杰异如此。”留为龙、神卫都指挥使，迁马军都虞候。契丹使来，诏陪射，使者问：“闻泾原有王骑将，得无是乎？”应曰：“然。”射三发皆中，使以下相视皆叹息。

出为泾原副都总管，并护秦、渭、延、熙四路兵，城西安，筑临羌、天都十余垒。羌围平夏，诸校欲出战，恩曰：“贼倾国远寇，难以争锋，宜以全制其敝。彼野无所掠，必携，携而遇伏，必败。”乃先行万人设伏，羌既退师，果大获。

徽宗立，以卫州防御使徙熙河，改知渭州。括隐地二万三千顷，分弓箭士耕屯，为三十一部，以省馈饷。边臣献车战议，帝以访恩，恩曰：“古有之，偏箱、鹿角，今相去益远，人非所习，恐缓急难用。夫操不习之器，与敌周旋，先自败耳。”帝善其对。迁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、武信军节度使。

尝汰禁卒数十人，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，恩言：“朝廷选三帅，付以军政，今去数十冗卒而不足信，即其他无可为者。”帝立为罢之。眷顾甚宠，赐居宅，又赐城西地为园囿。属疾，以检校司徒致仕。薨，年六十二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杨应询。字仲谋，章惠皇后族孙也。历知信安保定军、霸州。塘泺之间地沮洳，水潦易集，居人浮板以济。应询增堤防为长衢，浚其旁以泄流，民利赖之。为河北沿边安抚使。徽宗以归信、容城两县弓手为契丹所惮，欲增为千人，或恐生事，应询曰：“吾欲备他盗，彼安能禁我？”卒增之。

知雄州，朝廷多取西夏地，契丹以姻娅为言，遣使乞还之，不得，拥兵并塞，中外恟疑。应询曰：“是特为虚声吓我耳。愿治兵积粟示有备，彼将闻风自戢。”明年，果还兵。复遣其相臣萧保先、牛温舒来请，诏应询逆于境。既至，帝遣问所以

来，应询对：“愿固守前议。”寻兼高阳关路钤辖。

边人捕得北盗吕忼儿，契丹谓略执平民，有诏使纵释。应询言：“吾知执盗耳，因其求而遂与之，是示以怯也。”不与。遂质我民，固索之。应询以违诏贬秩，再迁洋州观察使。入提举万寿观。馆契丹使，当赐柑而贡未至，有司代以他物，使不受，庆询以言折之，乃下拜。复为定州、真定、大名副都总管。卒，年六十三，赠昭化军节度使，谥曰康理。

赵隆，字子渐，秦州成纪人。以勇敢应募，从王韶取熙河。大将姚麟出战，被重创，谓曰：“吾渴欲死，得水尚可活。”时已暮，有泉近贼营，隆独身潜往，渍衣泉中。贼觉，隆且斗且行，得归，持衣裂水以饮麟，麟乃苏。又从李宪破西市。师讨鬼章，外河诸羌皆以兵应之。隆率众先至，斧其桥，鬼章失援，乃成擒。

为泾原将，战平夏川，功最多。崇宁中，钤辖熙河兵，将前军出邈川，预复鄯、廓。夏人寇泾原，诏熙河深入分其兵，无令专乡东方。师至铁山，隆先登，士皆殊死战，夏人解去。召诣阙，徽宗慰劳之曰：“铁山之战，卿力也。”

童贯与论燕云事，隆极言不可。贯曰：“君能共此，当有殊拜。”隆曰：“隆武夫，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？异时起衅，万死不足谢责。”贯知不可夺，白以知西宁州，充陇右都护。羌豪信服，十二种户三万六千，愿屯内地。

帅刘法西讨，隆以奇兵袭羌，羌溃，城震武。迁温州防御使，龙神卫、捧日天武都指挥使，仍为本道马步副都总管。卒，赠镇潼军节度使，命词臣制碑，帝篆额曰“旌忠”。

论曰：有国家者不可忘武备，故高祖以马上得天下，而犹有“安得猛士守四方”之叹。然所贵为将领者，非取其武勇而已也，必忠以为主，智以为本，勇以为用，及其成功，虽有小

大之殊，俱足以尊主庇民也。苗授策箴南之不可城，履不肯讨阿章，永清不以地与敌，文郁抚纳香崖，绍能之忠勇，珍之忠朴好义，光祖、应询明于料敌，守约及整御众严明，斌、浩之善战，岩、恩之善射，阆之出则先登，入则殿后，其材虽殊，其可以任奔走御侮之责于四境则一也。成以捍卫边陲，服勤致死，明诏褒饬，庙食一方，宜哉。君万挟诬报怨，瞻狡譎喜功，国有常罚，父子谪死，亦宜也。洗首取燕，终变其说，既黜旋复，为失刑矣。至若仲武败则引咎责己，胜则不自言功，隆不敢启衅干赏，蕴甘分而辞荣，有士君子之行焉，尤武士之所难能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

赵挺之 张商英 兄唐英 刘正夫 何执中 郑居中  
张康国 朱谔 刘逵林 管师仁 侯蒙

赵挺之，字正夫，密州诸城人。进士上第。熙宁建学，选教授登、棣二州，通判德州。哲宗即位，赐士卒缗钱，郡守贪毫不时给，卒怒噪，持白挺突入府。守趋避，左右尽走。挺之坐堂上，呼问状，立发库钱，而治其为首者，众即定。魏境河屡决，议者欲徙宗城县。转运使檄挺之往视，挺之云：“县距高原千岁矣，水未尝犯。今所迁不如旧，必为民害。”使者卒徙之，财二年，河果坏新城，漂居民略尽。

召试馆职，为秘阁校理，迁监察御史。初，挺之在德州，希意行市易法。黄庭坚监德安镇，谓镇小民贫，不堪诛求。及召试，苏轼曰：“挺之聚敛小人，学行无取，岂堪此选。”至是，劾奏轼草麻有云“民亦劳止”，以为诽谤先帝。既而坐不论蔡确，通判徐州，俄知楚州。

入为国子司业，历太常少卿，权吏部侍郎，除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使辽，辽主尝有疾，不亲宴，使近臣即馆享客。比岁享乃在客省，与诸国等，挺之始争正其礼。

徽宗立，为礼部侍郎。哲宗祔庙，议迁宣祖，挺之言：“上于哲宗兄弟，同一世；宣祖未当迁。”从之。拜御史中丞，为钦圣后陵仪仗使。曾布以使事联职，知禁中密指，谕使建议绍述，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。由吏部尚书拜右丞，进

左丞、中书门下侍郎。时蔡京独相，帝谋置右辅，京力荐挺之，遂拜尚书右仆射。

既相，与京争雄，屡陈其奸恶，且请去位避之。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一宫使留京师。乞归青州，将入辞，会彗星见，帝默思咎徵，尽除京诸蠹法，罢京，召见挺之曰：“京所为，一如卿言。”加挺之特进，仍为右仆射。京在崇宁初，首兴边事，用兵连年不息。帝临朝，语大臣曰：“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，隙一开，祸拿不解，兵民肝脑涂地，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！”挺之退谓同列曰：“上志在息兵，吾曹所宜将顺。”已而京复相，挺之仍以大学士使佑神观。未几卒，年六十八。赠司徒，谥曰清宪。

张商英，字天觉，蜀州新津人。长身伟然，姿采如峙玉。负气倜傥，豪视一世。调通川主簿。渝州蛮叛，说降其酋。辟知南川县。章惇经制夔夷，狎侮郡县吏，无敢与共语。部使者念独商英足抗之，檄至夔。惇询人才，使者以商英告，即呼入同食。商英著道士服，长揖就坐。惇肆意大言，商英随机折之，落落出其上。惇大喜，延为上客。归，荐诸王安石，因召对，以检正中书礼房擢监察御史。

台狱失出劫盗，枢密检详官刘奉世驳之，诏纠察司劾治。商英奏：“此出大臣私忿，愿收还主柄，使耳目之官无为近臣所胁。”神宗为置不治。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，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，语侵枢臣，于是文彦博等上印求去。诏责商英监荆南税，更十年，乃得馆阁校勘、检正刑房。商英尝荐舒亶可用，至是，亶知谏院，商英以婿王洙之所业示之，亶缴奏，以为事涉干请，责监赤岸盐税。

哲宗初，为开封府推官，屡诣执政求进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利于民者，商英上书言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

‘今先帝陵土未干，即议变更，得为孝乎？’且移书苏轼求入台，其廋词有“老僧欲住乌寺，呵佛骂祖”之语。吕公著闻之，不悦。出提点河东刑狱，连使河北、江西、淮南。

哲宗亲政，召为右正言、左司谏。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，极力攻之，上疏曰：“先帝盛德大业，跨绝今古，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刘摯、吕大防援引朋俦，敢行讥议。凡详定局之所建明，中书之所勘当，户部之所行遣，百官之所论列，词臣之所作命，无非指撻抉扬，鄙薄嗤笑，翦除陛下羽翼于内，击逐股肱于外，天下之势，岌岌殆矣。今天青日明，诛赏未正，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，付臣等看详，签揭以上，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。”遂论内侍陈衍以摇宣仁，至比之吕、武；乞追夺光、公著赠谥，仆碑毁冢；言文彦博背负国恩，及苏轼、范祖禹、孙升、韩川诸人，皆相继受谴。又言：“愿陛下无忘元祐时，章惇无忘汝州时，安燾无忘许昌时，李清臣、曾布无忘河阳时。”其观望捭阖，以险语激怒当世，概类此。

惇、燾交恶，商英欲助惇，求所以倾燾者。阳翟民盖氏养子渐，先为祖母所逐，以家资属其女，经元丰诉理不得直。商英论其冤，导渐使遮执政，及诣御史府讦燾姻家与盖女为道地。哲宗不直商英，徙左司员外郎。既，与渐交关事皆露，责监江宁酒。起知洪州，为江、淮发运副使，入权工部侍郎，迁中书舍人。谢表历诋元祐诸贤，众益畏其口。徽宗出为河北都转运使，降知随州。

崇宁初，为吏部、刑部侍郎，翰林学士。蔡京拜相，商英雅与之善，适当制，过为褒美。寻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复与京议政不合，数诋京“身为辅相，志在逢君。”御史以为非所宜言，且取商英所作《元祐嘉禾颂》及《司马光祭文》，斥其反覆。罢知亳州，入元祐党籍。

京罢相，削籍知鄂州。京复相，以散官安置归、峡两州。大观四年，京再逐，起知杭州。过阙赐对，奏曰：“神宗修建法度，务以去大害、兴大利，今诚一一举行，则尽绍述之美。法若有弊，不可不变，但不失其意足矣。”留为资政殿学士、中太一宫使。顷之，除中书侍郎，遂拜尚书右仆射。京久盗国柄，中外怨疾，见商英能立同异，更称为贤，徽宗因人望相之。时久旱，彗星中天，是夕，彗不见，明日，雨。徽宗喜，大书“商霖”二字赐之。

商英为政持平，谓京虽明绍述，但借以劫制人主，禁锢士大夫尔。于是大革弊事，改当十钱以平泉货，复转般仓以罢直达，行钞法以通商旅，蠲横敛以宽民力。劝徽宗节华侈，息土木，抑侥幸。帝颇严惮之，尝葺升平楼，戒主者遇张丞相导骑至，必匿匠楼下，过则如初。杨戩除节度使，商英曰：“祖宗之法，内侍无至团练使。有勋劳当陟，则别立昭宣、宣政诸使以宠之，未闻建旌钺也。”讫持不下，论者益称之。

然意广才疏，凡所当为，先于公坐诵言，故不便者得预为计。何执中、郑居中日夜酿织其短，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客唐庚，窜之惠州。有郭天信者，以方技隶太史，徽宗潜邸时，尝言当履天位，自是稍眷宠之。商英因僧德洪、客彭几与语言往来，事觉，鞫于开封府。御史中丞张克公疏击之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，旋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衡州安置。天信亦斥死。京遂复用。

未几，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冤，京惧，乃乞令自便。继复还故官职。宣和三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少保。

商英作相，适承蔡京之后，小变其政，譬饥者易为食，故蒙忠直之名。靖康褒表司马光、范仲淹，而商英亦赠太保。绍兴中，又赐谥文忠，天下皆不谓然。兄唐英。

唐英字次功。少攻苦读书，至经岁不知肉味。及进士第，翰林学士孙抃得其《正议》五十篇，以为马周、魏元忠不足多。荐试贤良方正，不就。调谷城令。县圃岁畦姜，贷种与民，还其陈，复配卖取息，铨曹指为富县。唐英至，空其圃，植千株柳，作柳亭其中，闻者咨羨。

英宗继大统，唐英上《谨始书》云：“为人后者为子，惧他日必有引汉定陶故事以惑宸听者，愿杜其渐。”既而濮议果起。帝不豫，皇太后垂帘，又上书请立颍王为皇太子。神宗即位，知其人，擢殿中侍御史。入对，帝问何尚衣绿，对曰：“前者固得之，回授臣父。”帝嘉其孝，赐五品服。

帝方厉精图治，急于用人，唐英言：“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，宜在陛下左右。”又论宗室禄多费钜，宜以服为差杀；天下苦差役不均，盍思所以宽民力、代民劳者。其后略施行。帝方欲用之，以父忧去，未几卒。

唐英有史材，尝著《仁宗政要》、《宋名臣传》、《蜀橈机》，行于世。

刘正夫，字德初，衢州西安人。未冠入太学，有声，与范致虚、吴材、江屿号“四俊”。元丰八年，南省奏名在优选，而犯高鲁王讳，凡五人皆当黜。宣仁后曰：“外家私讳颁未久，不可以妨寒士。”命置末级。久之，为太学录、太常博士。母服阕，御史中丞石豫荐之，召赴阙，道除左司谏。

时方究蔡邠狱，正夫入对，徽宗语及之，徐引淮南“尺布、斗粟”之谣以对。帝感动，解散其狱，待蔡王如初。他日，谓正夫曰：“兄弟之间，人所难言，卿独能及此，后必为公辅。”又言：“元祐、绍圣所修《神宗史》，互有得失，当折中其说，传信万世。”遂诏刊定，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。不阅月，迁中书舍人，进给事中、礼部侍郎。

蔡京据相位，正夫欲附翼之，奏言：“近命官纂录绍述先志及施行政事，愿得陈力其间。”诏俾阅详焉。京罢，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。京憾刘逵次骨，而逵善正夫，京虽赖其助，亦恶之。因章縉铸钱狱辞及正夫，时使辽还，京讽有司追逮之。帝知其情，第贬两秩。京又出之成都，入辞，留为翰林学士。京愈不能平，谋中以事。作春宴乐语，有“紫宸朝罢袞衣闲”之句，京党张康国密白帝曰：“袞衣岂可闲？”竟改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河南府。

召为工部尚书，拜右丞，进中书侍郎。太学诸生习乐成，京欲官之。正夫曰：“朝廷长育人材，规为时用，而使与伶官齿，策名以是，得无为士子羞乎？”东封仪物已具，正夫请问，力陈不可，帝皆为之止，益喜其不与京同。

政和六年，擢拜特进、少宰。才半岁，属疾，三上章告老，除安化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致仕。病小愈，丐东归，诏肩舆至内殿，长子皂民掖入坐。从容及燕云事，曰：“臣起书生，军旅之事未之学，然两朝信誓之久，四海生灵之众，愿深留圣思。”明日，徙节安静军，起充中太一宫使，封康国公。将行，赐之诗及砚笔、图画、药饵、香茶之属甚厚。正夫献诗谢，帝又属和以荣其归。至盱眙，病亟，命子弟作遗牋，自书“留神根本，深戒持盈”八字，遂卒，年五十六。赠太保，谥文宪，再赠太傅。

正夫由博士入都，驯致宰相，能迎时上下，持禄养权。性吝啬，惟恐不足于财。晚年，筑第杭州万松岭，以建阁奉御书为名，悉取其旁军营民舍，议者讥之。帝眷念不衰，以阜民为兵部侍郎；少子阜民，徽猷阁待制。

何执中，字伯通，处州龙泉人。进士高第，调台、毫二州判官。毫数易守，政不治。曾巩至，颇欲振起之，顾诸僚无可

仗信者，执中一见合意，事无纤钜，悉委以割决。有妖狱久不竟，株连浸寝多。执中讯诸囚，听其相与语，谓牛羊之角皆曰：“股”，扣其故，闭不肯言，而相视色变。执中曰：“是必为师张角讳耳。”即扣头引伏。蒋之奇使淮甸，号强明，官吏望风震慑，见执中喜曰：“一州六邑，赖有君尔。”知海盐县，为政识后先，邑人纪其十异。

入为太学博士，以母忧去，寓苏州。比邻夜半火，执中方索居，遑遑不能去，拊枢号恸，誓与俱焚。观者悲其孝而危其难，有顷火却，枢得存。绍圣中，五王就傅，选为记室，转侍讲。端王即位，是为徽宗，超拜宝文阁待制，迁中书舍人、兵部侍郎、工部、吏部尚书兼侍读。四选案籍，吏多藏于家，以舞文取贿。执中请置库架阁，命官莅之，是后六曹皆仿其法。

蔡京籍上书人为邪等，初无朝觐及入都之禁，执中申言之，且请任在京秩者皆罢遣。辟雍成，执中请开学殿，使都人士女纵观，大为士论所贬。

崇宁四年，拜尚书右丞。大观初，进中书、门下侍郎，积官金紫光禄大夫。一意谨事京，三年，遂代为尚书左丞，加特进。制下，太学诸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：“陛下知蔡京奸，解其相印，天下之人鼓舞，有若更生。及相执中，中外默然失望。执中虽不敢肆为非法若京之蠹国害民，然碌碌庸质，初无过人。天下败坏至此，如人一身，脏腑受沴已深，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？执中夤缘攀附，致位二府，亦已大幸，遽俾之经体赞元，是犹以蚊负山，多见其不胜任也。”疏奏不省，而眷注益异。初，赐第信陵坊，以为浅隘，更徙金顺坊甲第。建嘉会成功阁，帝亲书钜额以示宠。

执中与蔡京并相，凡营立皆预议，略无所建明。及张商英任事，执中恶其出己上，与郑居中合挤之。陈瓘在台州，执中

起迁人石慊知州事，使胁取《尊尧集》，谋必死瓘，瓘不死，执中怒罢慊。

政和二年，大长公主丧，罢上元端门观灯，执中言：“不宜以长主故阂众情，愿特为徙日，以昭与民同乐之意。”帝重逆其请，为申五日期。用提举修《哲宗史记》恩，加少保。入宴太清楼，锡白玉带。会正宰相官名，转少傅，为太宰；又迁少师，封荣国公。

执中辅政一纪，年益高。五年，卧疾甚，赐宽告。他日造朝，命止赴六参起居，退治省事。明年，乃以太傅就第，许朝朔望，仪物廩稍，一切如居位时。入见，帝曰：“自相位致为臣，数十年无此矣。”对曰：“昔张士逊亦以旧学际遇，用太傅致仕，与臣适同。”帝曰：“当时恩礼，恐未必尔。”执中顿首谢。其在政府，尝戒边吏勿生事，重改作，惜人材，宽民力。虽居富贵，未尝忘贫贱时。斥缗钱万置义庄，以贍宗族。性复谨畏，至于迎顺主意，赞饰太平，则始终一致，不能自克。

卒，年七十四。帝即幸其家，以不及视其病为恨，辍视朝三日，赠太师，追封清源郡王，谥曰正献。

郑居中，字达夫，开封人。登进士第。崇宁中，为都官礼部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至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初，居中自言为贵妃从兄弟，妃从蕃邸进，家世微，亦倚居中为重，由是连进擢。会妃父绅客祝安中者，上书涉谤讪，言者并及居中，罢知和州，徙颍州。明年，归故官，迁给事中、翰林学士。大观元年，同知枢密院。时妃宠冠后宫，于居中无所赖，乃用宦官黄经臣策，以外戚秉政辞。改资政学士、中太一宫使兼侍读。

蔡京以星文变免，赵挺之相，与刘逵谋尽改京所为政。未几，徽宗颇悔更张之暴，外莫有知者。居中往来绅所，知之，即入见言：“陛下建学校、兴礼乐，以藻饰太平；置居养、安

济院，以周拯穷困，何所逆天而致威谴乎？”帝大悟。居中退语礼部侍郎刘正夫，正夫继请对，语同。帝意乃复向京。京再得政，两人之助为多。

居中厚责报，京为言枢密本兵之地，与三省殊，无嫌于用亲。经臣方恃权，力抗前说，京言不效。居中疑不己援，始怨之，乃与张康国比而间京。都水使者赵霖得龟两首于黄河，献以为瑞。京曰：“此齐小白所谓‘象罔’，见之而霸者也。”居中曰：“首岂宜有二？人皆骇异，而京独主之，殆不可测。”帝命弃龟金明池，谓“居中爱我”，遂申前命，进知院事。四年，京又罢。居中自许必得相，而帝觉之，不用。妃正位中宫，复以嫌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。

政和中，再知枢密院，官累特进。时京总治三省，益变乱法度。居中每为帝言，帝亦恶京专，寻拜居中少保、太宰，使伺察之。居中存纪纲，守格令，抑侥幸，振淹滞，士论翕然望治。丁母忧，旋诏起复。逾年，加少傅，得请终丧。服除，以威武军节度使使佑神观。还领枢密院，加少师。连封崇、宿、燕三国公。

朝廷遣使与金约夹攻契丹，复燕云，蔡京、童贯主之。居中力陈不可，谓京曰：“公为大臣。国之元老，不能守两国盟约，辄造事端，诚非妙算。”京曰：“上厌岁币五十万，故尔。”居中曰：“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？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，公实为之。”由是议稍寝。其后金人数攻，契丹日蹙，王黼、童贯复议举兵，居中又言：“不宜幸灾而动，待其自毙可也。”不听。燕山平，进位太保，自陈无功，不拜。

入朝，暴遇疾归舍，数日卒，年六十五。赠太师、华原郡王，谥文正。帝亲表其隧曰：“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郑居中之墓。”

居中始仕，蔡京即荐其有廊庙器。既不合，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状，追治王珪。居中，珪婿也，故借是撼之，然卒不能害。

子修年、亿年，皆至侍从。亿年遭靖康之难，没入于金。后遣事刘豫，晚得南归，秦桧以妇氏亲擢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位视执正。桧死，亦鞅死抚州。

时又有安尧臣者，亦尝上书论燕云之事，其言曰：

宦寺专命，倡为大谋，燕云之役兴，则边衅遂开；宦寺之权重，则皇纲不振。

昔秦始皇筑长城，汉武帝通西域，隋炀帝辽左之师，唐明皇幽蓟之寇，其失如彼。周宣王伐玁狁，汉文帝备北边，元帝纳贾捐之之议，光武斥臧宫、马武之谋，其得如此。艺祖拨乱反正，躬擐甲冑，当时将相大臣，皆所与取天下者，岂勇略智力，不能下幽燕哉？盖以区区之地，契丹所必争，忍使吾民重困锋镝！章圣澶渊之役，与之战而胜，乃听其和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。

今童贯深结蔡京，同纳赵良嗣以为谋主，故建平燕之议。臣恐异时唇亡齿寒，边境有可乘之衅，狼子蓄锐，伺隙以逞其欲，此臣所以日夜寒心。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，鉴历代君臣之得失，杜塞边隙，务守旧好，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，上以安宗庙，下以慰生灵。

徽宗然之，命尧臣以官；后竟为奸谋所夺。尧臣尝举进士不第，盖惇之族子也。

论曰：君子小人，犹冰炭不可一日而处者也。赵挺之为小官，薄有才具，熙宁新法之行，迎合用事，元祐更化，宜为诸贤鄙弃。至于绍圣，首倡绍述之谋，牴排正人，靡所不至。其论蔡京，不过为攘夺权宠之计而已，所谓“楚固为失，齐亦未

为得”也。徽宗知京不可颀任，乃以张商英、郑居中辈敢与京为异者参而用之。殊不知二人者，向背离合，视利所在，亦何有于公议哉？商英以倾诡之行，窃忠直之名，没齿犹见褒称，其欺世如此！何执中夤缘旧学，致位两府，无所建明，惟务媚嫉，至用石怵胁陈瓘取《尊尧集》，欲因以杀瓘，何为者耶？宣、政命相，得若而人，尚望治乎？刘正夫生平所为，睠睠出没正邪之间，商英之徒也。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，独荐王安石为可咎；然安石未相，正人端士孰不与之，又何责乎唐英！

张康国，字宾老，扬州人。第进士，知雍丘县。绍圣中，户部尚书蔡京整治役法，荐以参详利害，使提举两浙常平推行之，豪猾望风敛服。发仓救荒，江南就食者活数万口。徙福建转运判官。崇宁元年，入为吏部、左司员外郎，起居郎。二年，为中书舍人。徽宗知其能词章，不试而命。迁翰林学士。三年，进承旨，拜尚书左丞，而以其兄康伯代为学士。寻知枢密院事。康国自外官为郎，不三岁至此。

始因蔡京进，京定元祐党籍，看详讲议司，编汇章牒，皆预密议，故汲汲引援之，帝亦器重焉。及得志，浸为崖异。帝恶京专愎，阴令沮其奸，尝许以相。是时，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，以力不以才。康国曰：“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，奈何欲私所善乎？”乃随阙选用，定为格。

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康国，康国先知之。旦奏事，留白帝曰：“执中今日入对，必为京论臣，臣愿辟位。”既而执中对，果陈其事，帝叱去之。他日，康国因朝退，趋殿庐，暴得疾，仰天吐舌，舁至待漏院卒，或疑中毒云。年五十四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文简。康伯，仕终吏部尚书。

朱谔，字圣与，秀州华亭人，初名纁。进士第二，调忠正军推官。崇宁初，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，迁侍御史、给事中。

以同党籍人姓名，故改名。进御史中丞，入谢，徽宗曰：“今朝廷肃清，上下无事，宜审重以称朕意。”对曰：“前此中执法类不知职守，言事多妄，至过天津桥，见汴堤一角垫陷，乞修葺。如许细故，何足论哉？”帝曰：“然。比石豫、许敦仁妄发，皆如是。”谔遂奏：“愿如神宗故事，听政之余，开内阁，延群臣，从容论道。”

又言：“陛下诏屡下，恻怛愿治。然吏奉行多安于苟简，或怀二三，柅置不行，使德音善教，无由下达。愿分命使者刺举诸道，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尽者，论如古留令、亏令之罪，则令出而朝廷尊矣。元祐纷更，凡得罪于熙宁、元丰者，不问是否，辄陈冤诉，自归无过之地，彰先朝之失刑，希合奸臣，规求进用。门下侍郎许将顷下御史狱，抗章云：‘丝毫自知其无事，父子相系而为囚，追属吏十有六人，系病者百有三日，终无可坐之罪，遂加不实之刑。’夫以追属吏如是之多，系病者如是之久，卒之于无可坐，则先帝所用之刑为何哉？将于哲庙表，泛为平词；至宣仁太后之前，则衔冤负痛。其辞如此，于陛下绍述成功，得无少损乎？”诏出将河南。

六察官弹治稽违，近岁察事多者辄推赏，有饶求之敝。谔乞罢赏，使各安职分，从之。俄兼侍读，徙兵、礼、吏三部尚书。大观元年，拜右丞。居三月卒，年四十。赠光禄大夫，谥忠靖。

谔出蔡京门，善附合，不能有所建白。既死，京为志其墓。

刘逵，字公路，随州随县人。进士高第，调越州观察判官。入为太学、太常博士，礼部、考功员外郎，国子司业。崇宁中，连擢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户部侍郎，使高丽，迁尚书。繇兵部同知枢密院，拜中书侍郎。

逵无他才能，初以附蔡京故躐进。京以彗星见去相，而逵

貳中书，首劝徽宗碎《元祐党碑》，宽上书邪籍之禁；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，稍稍澄正。逵与赵挺之同心；然挺之多智，虑后患，每建白，务开其端，而使逵终其说。逵欲自以为功，直情不顾。未几，帝疑逵擅政，而郑居中、刘正夫之策售矣。

帝意既移，于是御史余深、石公弼论逵专恣反覆，乘间抵讟，尽废绍述良法；愚视丞相，陵蔑同列；凡所启用，多取为邪党学术者及邪籍中子弟；庇其妇兄章絰，使之盗铸。罢知亳州。

京复相，再责镇江节度副使，安州居住。京再以星变去，稍起知杭州，加资政殿学士。以醴泉观使召，及都而卒，年五十。赠光禄大夫。

林摅，字彦振，福州人，徙苏。父邵，显谟阁直学士。摅用荫至敕令检讨官。蔡京讲明熙宁、元丰故事，引以为属，迁屯田、右司员外郎。

时遣朝士察诸道，摅使河北。入辞，言大府宜择帅，边州宜择守，西山木不宜采伐，保甲有艺者宜贡诸朝，骄兵宜使更戍，钱货、文书阑出疆外者宜遏绝。徽宗喜曰：“卿所陈，已尽河朔利害，毋庸行。”赐进士第，擢起居舍人，进中书舍人。俄直学士院，禁林官不乏，帝特命，遂为翰林学士。

初，朝廷数取西夏地，夏求援于辽，辽为请命。摅报聘，京密使激怒之以启衅。入境，盛气以待迓者，小不如意，辄辨诘。及见辽主，始跪授书，即抗言数夏人之罪，谓北朝不能加责而反为之请。礼出不意，辽之君臣不知所答。及辞，辽使摅附奏，求还进筑夏人城栅。摅答语复不巽，辽人大怒，空客馆水浆，绝烟火，至舍外积潦亦污以矢溲，使饥渴无所得。如是三日，乃遣还，凡饗饩、祖犒皆废。归复命，议者以为怒邻生事，犹除礼部尚书。既而辽人以失礼言，出知颍州。

寻召为开封尹。大狙负贾钱久不偿，一日，尽犂当十钱来，贾疑不纳，狙讼之。摠驰诣蔡京，问曰：“钱法变乎？”京色动曰：“方议之，未决也。”摠曰：“令未布而贾人先知，必有与为表里者。”退鞫之，得省吏主名，置于法。

张怀素妖事觉，摠与御史中丞余深及内侍杂治，得民士交关书疏数百，摠请悉焚荡，以安反侧，众称为长者，而京与怀素游最密，摠实为京地也。京深德之，用鞫狱明允，加秩二等。改兵部尚书，进同知枢密院、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自大观元年春至二年五月，繇朝散大夫九迁至右光禄大夫。

集英胪唱贡士，摠当传姓名。不识“甄盎”字，帝笑曰：“卿误邪？”摠不谢，而语诋同列。御史论其寡学，倨傲不恭，失人臣礼，黜知滁州。言者不厌，罢，提举洞霄宫。起为越州、永兴军，皆以亲年高辞。拜端明殿学士，久之，知扬州，政以察察闻，锄大侠，绳污吏，下不敢欺。有行商寓逆旅，晨出不反，馆人以告，摠曰：“此当不远，或利其货杀之耳。”指踪物色，得尸沟中，果城民张所为也。

徙大名府。道过阙，为帝言：“顷使辽，见其国中携贰，若兼而有之，势无可。”摠盖以曩辱，故修怨焉。其后北伐，盖兆于此。加观文殿学士，拜庆远军节度使。言者复论罢之。还姑苏，痲生于首而卒，年五十九。帝念其奉使之勤，申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子伟直秘阁，数月伟死，嗣遂绝。靖康元年，以京死党，追贬节度副使。

管师仁，字元善，处州龙泉人。中进士第，为广亲、睦亲宅教授。通判澧州，知建昌军，有善政。擢右正言、左司谏。论苏轼、苏辙深毁熙宁之政，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，逐去之。河北滨、棣诸州岁被水患，民流未复，租赋故在，师仁请悉蠲减，以缓之来之，一方赖其赐。迁起居郎、

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工部侍郎。选曹吏多挠法为过，师仁暂摄领，发其奸，抵数人于罪，士论称之。改吏部，进刑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知邓州，未行，改扬州，又徙定州。

时承平百余年，边备不整，而辽横使再至，为西人请侵疆。朝廷诏师仁设备，至则下令增陴浚隍，缮葺甲冑。僚吏惧，不知所裁。师仁预为计度，一日而举众十万，转盼迄成，外间无知者。于是日与宾客燕集，以示闲暇，使敌不疑。帝手书诏奖激。召为吏部尚书，俄同知枢密院。才两月，病。拜资政殿学士、佑神观使。卒，年六十五。赠正奉大夫。

侯蒙，字元功，密州高密人。未冠，有俊声，急义好施，或一日挥千金。进士及第，调宝鸡尉，知柏乡县。民讼皆决于庭，受罚者不怨。转运使黄湜闻其名，将推毂之，召诣行台白事，蒙以越境不肯往。湜怒，他日行县，阅理文书，欲翻致其罪；既而无一疵可指，始以宾礼见，曰：“君真能吏也。”率诸使者合荐之。徙知襄邑县，擢监察御史，进殿中侍御史。

崇宁星变求言，蒙疏十事，曰去冗官，容谏臣，明嫡庶，别贤否，绝幸冀，戒滥恩，宽疲民，节妄费，戚里毋预事，阉寺毋假权。徽宗听纳，有大用意。迁侍御史。

西将高永年死于羌，帝怒，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，敕蒙往秦州逮治。既行，拜给事中。至秦，仲武等囚服听命，蒙晓之曰：“君辈皆侯伯，无庸以狱吏辱君，第以实对。”案未上，又拜御史中丞。蒙奏言：“汉武帝杀王恢，不如秦繆公赦孟明；子玉缢而晋侯喜，孔明亡而蜀国轻。今羌杀吾一都护，而使十八将繇之而死，是自艾其支体也。欲身不病，得乎？”帝悟，释不问。

迁刑部尚书，改户部。比岁郊祭先期告办，尚书辄执政。至是，帝密谕之。对曰：“以财利要君而进，非臣所敢。”母

丧，服除，归故官，遂同知枢密院。进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先是，御史中丞蔡薿诋张商英私事甚力，有旨令廷辨。蒙曰：“商英虽有罪，宰相也；蔡薿虽言官，从臣也。使之廷辨，岂不伤国体乎？”帝以为然。一日，帝从容问：“蔡京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使京能正其心术，虽古贤相何以加。”帝颌首，且使密伺京所为。京闻而衔之。

大钱法敝，朝廷议改十为三，主藏吏来告曰：“诸府悉鞏大钱市物于肆，皆疑法当变。”蒙曰：“吾府之积若干？”曰：“八千缗。”蒙叱曰：“安有更革而吾不知！”明日，制下。又尝有几事蒙独受旨，京不知也；京侦得之，白于帝，帝曰：“侯蒙亦如是邪？”罢知亳州。旋加资政殿学士。

宋江寇京东，蒙上书言：“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、魏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，其才必过人。今青溪盗起，不若赦江，使讨方腊以自赎。”帝曰：“蒙居外不忘君，忠臣也。”命知东平府，未赴而卒，年六十八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文穆。

论曰：崇宁、宣和之间，政在蔡京，罢不旋踵辄起，奸党日蕃。一时贪得患失之小人，度徽宗终不能去之，莫不趋走其门。若张康国、朱谔、刘逵、林摅者，皆是也。康国、逵中虽异京，然其材智皆非京敌，卒为京党所击。摅奉京奸谋，激怒邻国，渝约启衅，罪莫大焉。《易》曰：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其谓是欤！管师仁执政仅两月，引疾求去，斯可尚已。侯蒙逮治五路将帅，力为申理，十八人者繇之而免，其仁人利溥之言乎？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

唐恪 李邦彦 余深 薛昂 吴敏 王安中 王襄 赵野 曹辅 耿南仲王宇附

唐恪，字钦叟，杭州钱塘人。四岁而孤，闻人言其父，辄悲泣。以荫登第，调郴尉。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，吏执其邻人，抑使自诬，令以为信。恪争之，令曰：“否将为君累。”恪曰：“吾为尉而盗不能捕，更俾亡辜死乎？”躬出访求，夕，若有告者，旦而得尸，遂获盗。知榆次，县豪子雄于乡，萃逋庇奸，不输公赋，前后莫敢诘。恪以理善晓之，悟而自悔，折节为长者。最闻，擢提举河东常平、江东转运判官。

大观中，牂牁内附，召为屯田员外郎，持节招纳夷人。夷始恟疑，衷甲以逆，恪尽去兵卫，从数十卒单行。夷望见欢呼，投兵听命。以奉使称职，迁右司员外郎、起居舍人。迎辽使还，言河北边备弛废，宜及今无事，以时治之。徽宗壮之，曰：“非卿谁宜为者。”命为都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。中贵人称诏有所市，恪不答，愤而归，中以他事，降直龙图阁、知梓州。

历五年，徙沧州。河决，水犯城下，恪乘城救理。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，恪报水势方恶，船当以备缓急；沧为极边，兵非有旨不敢遣。昌龄怒，劾之，恪不为动，益治水。水去，城得全，诏书嘉奖。乃上疏请暂免保甲、保马呈阅及复诸县租，等第振贷，以宽被水之民。未报，悉便宜罢行之，民大悦。

进龙图阁待制、知扬州，召拜户部侍郎。京师暴水至，汴

且溢，付恪治之。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，恪曰：“水涨堤坏，此亡可奈何，今决而浸之，是鱼鳖吾民也。”亟乘小舟，相水源委，求所以利导之，乃决金堤注之河。浹旬水平，入对，帝劳之曰：“宗庙社稷获安，卿之力也。”恪再拜，因上疏言：“水，阴类也，至犯京阙，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？愿垂意时事，益谨天戒。”

宣和初，迁尚书，帝许以二府。为宰相王黼所陷，罢知滁州。言者论其治第历阳，扰民逾制，提举鸿庆宫。五年，起知青州；未行，召为吏部尚书，徙户部。复请外，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，请往钱塘扫墓，然后之官，遂改杭州，

靖康初，金兵入汴，李邦彦荐之，拜同知枢密院事，至则为中书侍郎。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，恪言于钦宗曰：“革弊当以渐，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。而言者不顾大体，至毛举前事，以快一时之愤，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。京、攸、黼、贯之徒既从窜斥，姑可已矣，他日边事既定，然后白道君，请下一诏，与天下共弃之，谁曰不可。”帝曰：“卿论甚善，为朕作诏书，以此意布告在位。因赐东宫旧书万卷，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阁，力辞之。”

八月，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，帝注礼之甚渥。然恪为相，无济时大略。金骑再来，邀割三镇，恪集廷臣议，以为当与者十九，恪从之。使者既行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，辄谕止令勿前，皆反旆而去。泊金兵薄城下，始悔之，密言于帝曰：“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，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。今宜举景德故事，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，连据秦、雍，领天下亲征，以图兴复。”帝将从其议，而开封尹何栗入见，引苏轼所论，谓周之失计，未有如东迁之甚者。帝幡然而改，以足顿地曰：“今当以死守社稷。”擢栗门下侍郎，恪计不用。

从帝巡城，为都人遮击，策马得脱，遂卧家求去。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，谓“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，但长于交结内侍，今国势日蹙，诚不可以备位。”乃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罢，栗代为相。

京城不守，车驾至金帅营，恪曰：“计失矣。一入，将不得还。”既而还宫，恪迎拜道左，请入觐，栗不可。二年正月，复幸，恪曰：“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”及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，令吴开、莫俦入城取推戴状，恪既书名，仰药而死。

李邦彦，字士美，怀州人。父浦，银工也。邦彦喜从进士游，河东举人入京者，必道怀访邦彦。有所营置，浦亦罢工与为之，且复资给其行，由是邦彦声誉弈弈。入补太学生，大观二年，上舍及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试符宝郎。

邦彦俊爽，美风姿，为文敏而工。然生长闾阎，习猥鄙事，应对便捷；善讴谑，能蹴鞠，每辍街市俚语为词曲，人争传之，自号李浪子。言者劾其游纵无检，罢符宝郎，复为校书郎。俄以吏部员外郎领议礼局，出知河阳，召为起居郎。邦彦善事中人，争荐誉之，累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承旨。

宣和三年，拜尚书右丞；五年，转左丞。浦死，赠龙图阁直学士，谥曰宣简。邦彦起复，与王黼不协，乃阴结蔡攸、梁师成等，谗黼罢之。明年，拜少宰，无所建明，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，都人目为“浪子宰相”。

徽宗内禅，命为龙德宫使，升太宰。知众议不与，外患日逼，抗疏丐宫祠。金人既薄都城，李纲、种师道罢，邦彦坚主割地之议。太学生陈东数百人伏宣德门上书，言邦彦及白时中、张邦昌、赵野、王孝迪、蔡懋、李义之徒为社稷之贼，请斥之。邦彦退朝，群指而大诟，且欲殴之，邦彦疾驱得免。乃以特进、观文殿大学士充太一宫使。不旬日，吴敏为请，复起为太宰。

人皆骇愕，言者交论之。出知邓州，遂请持余服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建炎初，以主和误国，责建武军节度副使，浚州安置。

方蔡京、王黼用事，附丽者多援引入政府，若余深、薛昂、吴敏、王安中、赵野，史皆逸其事，因附著于此云。

余深，福州人。元丰五年，进士及第。崇宁元年，为太常博士、著作佐郎，改司封员外郎，拜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试辟雍司业。

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读。治张怀素狱，事连蔡京，与开封尹林摠曲为掩覆，狱辞有及京者辄焚之。京遂力引深与摠骤至执政。大观二年，以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。三年，转中书侍郎；四年，转门下侍郎。京既致仕，深不自安，累疏请罢，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。

政和二年，京复赴都堂治事，于是深复入为门下侍郎。七年，拜少宰。宣和元年，为太宰，进拜少保，封丰国公。再封卫国，加少傅。时福建以取花果扰民，深为言之，徽宗不悦。遂请罢，出为镇江军节度使、知福州。靖康初，加恩特进、观文殿大学士。故事，凡仆射、使相、宣徽使皆判州府，深以少傅、节度知福州，有司失之也。

深谄附蔡京，结为死党。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，深为首，摠次之。言者累章劾深，深益惧，丐致仕。建炎二年，降中大夫，临江军居住。寻以渡江赦恩，还乡里，卒。子日章，亦以言者罢徽猷阁待制。

薛昂，杭州人，登元丰八年进士第。崇宁初，历太学博士、校书郎、著作佐郎，为殿中侍御史，试起居郎，改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升给事中兼大司成。昂寡学术，士子有用《史记》、《西汉》语，辄黜之。在哲宗时，常请罢史学，哲宗斥为俗佞。拜翰林学士，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，转兵部。大观三年，拜尚书

左丞。明年，请补外，出知江宁，徙河南。久之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

政和三年，蔡京复用事，昂复自尚书右丞为左丞，迁门下侍郎。寻请罢，授彰化军节度使、佑神观使，改特进，充资政殿大学士、知应天府。昂与余深、林摅始终附会蔡京，至举家为京讳。或误及之。辄加笞责，昂尝误及，即自批其口。靖康初，言者斥其罪，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。杭州军乱，昂不请命领州事，责徽州居住。昂主王氏学，尝在安石坐，围棋赌诗，局败，昂不能作，安石代之，时人以为笑云。

吴敏，字元中，真州人。大观二年，辟雍私试首选。蔡京喜其文，欲妻以女，敏辞。因擢浙东学事司干官，为秘书省校书郎，京荐之充馆职。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，不可，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，除右司郎官。御笔自此始，违者以大不恭论，繇是权幸争请御笔，而缴驳之任废矣。升中书舍人、同修国史，改给事中。敏为蔡京所引，郑居中方秉政，敏数言其失，居中衔之。坐驳盗当死者，罢为右文殿修撰、提举南京鸿庆宫。久之，复为给事中、权直学士院兼侍讲。

徽宗将内禅，蔡攸探知上意，引敏入对。宰臣执政皆在，敏前奏事，且曰：“金人渝盟，举兵犯顺，陛下何以待？”上蹙然曰：“奈何！”时东幸计已定，命户部尚书李棣先出守金陵。敏退，诣都堂言曰：“朝廷便为弃京师计，何理也？此命果行，须死不奉诏。”宰执以为言，棣遂罢行。皇太子除开封尹，上去意益决，敏因奏对得请，遂荐李纲。纲尝语敏以上宜传位，如唐天宝故事，故荐之，冀上或有所问也。明日，宰臣奏事，徽宗独留李邦彦，语敏所对。命除门下侍郎，辅太子。敏骇曰：“臣既画计，当从陛下巡幸。陛下且传位，而臣受不次之擢，臣曷敢？”上曰：“不意卿乃尔敢言。”于是命敏草

传位诏。

钦宗既立，上皇出居龙德宫，敏与蔡攸同为龙德宫副使，迁知枢密院事，拜少宰。敏主和议，与太宰徐处仁议不合，纷争上前。御史中丞李回劾之，与处仁俱罢，为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。顷之，言者论其茈蔡京父子，出知扬州，再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涪州安置。建炎初，移柳州。俄用范宗尹荐，起知潭州，敏辞免，丐宫祠，乃提举洞霄宫。绍兴元年，复观文殿大学士，为广西、湖南宣抚使，卒于官。

王安中，字履道，中山阳曲人。进士及第，调瀛州司理参军、大名县主簿，历秘书省著作郎。政和间，天下争言瑞应，廷臣辄笺表贺，徽宗观所作，称为奇才。他日，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，立就，上即草后批：“可中书舍人。”未几，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，擢御史中丞。开封逻卒夜迹盗，盗脱去，民有惊出与卒遇，缚以为盗；民讼诸府，不胜考掠之惨，遂诬服。安中廉知之，按得冤状，即出民，抵吏罪。

有徐禔者，以增广鼓铸之说媚于蔡京，京奏遣禔措置东南九路铜事，且令搜访宝货。禔图绘坑冶，增旧几十倍，且请开洪州严阳山坑，迫有司承岁额数十两。其所烹炼，实得铢两而已。禔术穷，乃妄请得希世珍异与古之宝器，乞归书艺局，京主其言。安中独论禔欺上扰下，宜令九路监司覆之，禔竟得罪。

时上方乡神仙之事，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，朝臣戚里寅缘关通。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，当责所属保任，宣召出入，必令察视其所经由，仍申严臣庶往还之禁；并言京欺君僭上、蠹国害民数事。上悚然纳之。已而再疏京罪，上曰：“本欲即行卿章，以近天宁节，俟过此，当为卿罢京。”京伺知之，大惧，其子攸日夕侍禁中，泣拜恳祈。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，又迁承旨。

宣和元年，拜尚书右丞；三年，为左丞。金人来归燕，谋帅臣，安中请行。王黼赞于上，授庆远军节度使、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、知燕山府，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。药师跋扈，府事皆专行，安中不能制，第曲意奉之，故药师愈骄。俄加检校少保，改少师。时山后诸州俱陷，唯平州为张觉所据。金人入燕，以觉为临海军节度使。其后叛金，金人攻之，觉败奔燕。金人来索急，安中不得已，缢杀之，函其首送金。郭药师宣言曰：“金人欲觉即与，若求药师，亦将与之乎？”安中惧，奏其言，因力求罢。药师自是解体，金人终以是启衅。安中以上清宝篆宫使兼侍读召还，除检校太保、建雄军节度使、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。

靖康初，言者论其缔合王黼、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嵩山崇福宫；又责授朝议大夫、秘书少监、分司南京，随州居住；又贬单州团练副使，象州安置。高宗即位，内徙道州，寻放自便。绍兴初，复左中大夫。子辟章知泉州，迎安中往，未几卒，年五十九。

安中为文丰润敏拔，尤工四六之制。徽宗尝宴睿谟殿，命安中赋诗百韵以纪其事。诗成，尝叹不已，令大书于殿屏，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。其见重如此。有《初寮集》七十六卷传于世。

王襄，初名宁，邓州南阳人，擢进士第。崇宁二年，以军器监主簿言事称旨，擢库部员外郎，改光禄少卿，出察访陕西。还，为显谟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。府事浩穰，讼者株蔓千余人，縲系满狱。襄昼夜决遣，四旬俱尽；又阅月，狱再空。迁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侍郎，出知杭州；未至，改海州；又改应天府，徙郢州。召为礼部尚书，移兵部，出知颍州，改永兴军。蒲城妖贼王宁适同姓名，请更名宓。为左司谏石公弼所劾，徙汝

州，俄夺学士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

大观三年，以集贤殿修撰知潭州，改兵部侍郎，使高丽。还对称旨，诏赐名褱。历工部、吏部尚书，拜同知枢密院事。坐荐引近侍，以延康殿学士罢知亳州；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职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久之，起知郢州，复学士秩，寻加资政殿学士，徙知淮宁府。以言事忤王黼，复提举崇福宫。

宣和六年，起为河南尹。金人再入，出为西道都总管，张杲副之。高宗开大元帅府，褱以所部兵会于虞城县。即位，命褱知河南府。褱初与赵野分总西北道诸军，金人围京师，征兵入援，二人故迂道宿留。至是，降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，卒。

赵野，开封人。登政和二年进士第。历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试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，俄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大司成，拜刑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。时蔡京、王黼更秉政，植党相挤，一进一退，莫有能两全者，野处之皆得其心，京、黼亦待之不疑。宣和七年，拜尚书右丞，升左丞。

靖康初，为门下侍郎。徽宗东幸，诏野为行宫奉迎使。以左司谏陈公辅言，罢野行，出为北道都总管，颜岐副之。已而落职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元帅府建，命与范讷为宣抚司，守东京，寻帅师屯宛亭，以待王师。王褱既责，野亦降安远军节度副使，邵州安置。

建炎元年，复起知密州。时盗贼充斥山东，车驾如淮南，命令阻绝，野弃城去。军校杜彦等乘间作乱，追野以归。彦坐堂上数之曰：“汝知州而携家先遁，此州之人，谁其为主？”野不能应，遂见杀。家属悉为贼所分，唯子学老得免。

曹辅，字载德，南剑州人。第进士。政和二年，以通仕郎中词学兼茂科，历秘书省正字。

自政和后，帝多微行，乘小轿子，数内臣导从。置行幸局，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，次日未还，则传旨称疮痍，不坐朝。始，民间犹未知。及蔡京谢表有“轻车小辇，七赐临幸”，自是邸报闻四方，而臣僚阿顺，莫敢言。辅上疏略曰：

陛下厌居法宫，时乘小舆，出入廛陌之中、郊垌之外，极游乐而后反。道涂之言始犹有忌，今乃谈以为帝某日由某路适某所，某时而归；又云舆饰可辨而辟。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，玩安忽危，一至于此。夫君之与民，本以人合，合则为腹心，离则为楚、越，畔服之际在于斯须，甚可畏也。昔者仁祖视民如子。悯然惟恐其或伤。一旦宫闱不禁，卫士辄逾禁城，几触宝瑟。荷天之休，帝躬保佑。俚语有之，‘盗憎主人’，主人何负于盗哉？况今革冗员，斥滥奉，去浮屠，诛胥吏，蚩愚之民，岂能一一引咎安分？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，一夫不逞，包藏祸心，发蜂蛰之毒，奋兽穷之计，虽神灵垂护，然亦损威伤重矣。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，可不戒哉！

臣愿陛下深居高拱，渊默雷声，临之以穹昊至高之势，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。及其出也，太史择日，有司除道，三卫百官，以前以后。若曰省烦约费，以便公私，则临时降旨，存所不可阙，损所未尝用。虽非祖宗奋制，比诸微服晦迹，下同臣庶，堂陛陵夷，民生奸望，不犹愈乎？

上得疏，出示宰臣，令赴都堂审问。太宰余深曰：“辅小官，何敢论大事？”辅对曰：“大官不言，故小官言之。官有大小，爱君之心，则一也。”少宰王黼阳顾左丞张邦昌、右丞李邦彦曰：“有是事乎？”皆应以不知。辅曰：“兹事虽里巷细民无不知，相公当国，独不知邪？曾此不知，焉用彼相！”黼怒其侵已，令吏从辅受辞。辅操笔曰：“区区之心，一无所求，爱君而已。”退，待罪于家。黼奏不重责辅，无以息浮言，

遂编管郴州。辅将言，知必获罪，召子绅来，付以家事，乃闭户草疏。夕有恶鸟鸣屋极，声若纺轮，心知其不祥，弗恤也。处郴六年，黼当国不得移，辅亦怡然不介意。

靖康元年，召为监察御史，守殿中侍御史，除左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不旬日，拜延康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未几，免签书。金人围汴都，要亲王、大臣出盟，辅与尚书左丞冯澥出使粘罕军。康王开元帅府于相州，金人请钦宗诏召之，乃遣辅往迓。至曹州，不见而复，遂从二帝留金军中。张邦昌请归辅，辅归，乞奉祠，邦昌不从。康王次南京，邦昌遣辅来见。康王即位，辅仍旧职。未几卒，诏厚恤其家。

耿南仲，开封府人。与余深同年登第，历提举两浙常平，徙河北西路，改转运判官、提点广南东路及夔州路刑狱、荆湖江西两路转运副使，入为户部员外郎、辟雍司业，坐事罢知衢州。政和二年，以礼部员外郎为太子右庶子，改定王、嘉王侍读，俄试太子詹事、徽猷阁直学士，改宝文阁直学士。在东宫十年。

钦宗辞内禅，得疾，出卧福宁殿，宰相百官班候，日暮不敢退。李邦彦曰：“皇太子素亲耿南仲，可召之入。”南仲与吴敏至殿中侍疾。明日，帝即位，拜资政殿大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未几，免签书。帝以南仲东宫旧臣，礼重之，赐宅一区，升尚书左丞、门下侍郎。

金人再举乡京师，请割三镇以和，议者多主战守，唯南仲与吴玠坚欲割地。康王使军前，请南仲偕。帝以其老，命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代行。金人次洛阳，不复言三镇，直请画河为界。于是议遣大臣往，南仲以老辞，聂昌以亲辞。上大怒，即令南仲出河东、昌出河北，议割地。

初，南仲自谓事帝东宫，首当柄用，而吴敏、李纲越次进，

位居己上，不能平。因每事异议，摈斥不附己者。纲等谓不可和，而南仲力沮之，惟主和议，故战守之备皆罢。康王在相州，南仲偕金使王洵往卫州。乡兵谷杀洵，洵脱去，南仲独趣卫，卫人不纳。走相州，以上旨喻康王，起河北兵入卫京师，因连署募兵榜揭之，人情始安。二帝北行，南仲与文武官吏劝进。

高宗既即位，薄南仲为人，因其请老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杭州洞霄宫。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。已而言者论其主和误国罪，诏镌学士秩，延禧亦落职与祠。寻责南仲临江军居住。御史中丞张澂又言：“南仲趣李纲往救河东，以致师溃，盖不恤国事，用此报讎。”帝曰：“南仲误渊圣，天下共知，朕尝欲手剑击之。”命降授别驾，安置南雄，行至吉州卒。建炎四年，复观文殿大学士。

王 字元忠，江州人。父易简，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。历校书郎、著作佐郎、度支员外郎兼充编修官、国子司业，为起居舍人，改中书舍人兼蕃衍宅直讲。钦宗立，以给事中命兼迓英殿经筵侍讲，转吏部侍郎，升礼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。

康王之使金也，以 为尚书左丞副之。 惮行，假梦兆丐免，易简亦上书以请。上震怒，追毁左丞命，降单州团练副使，新州安置，并易简宫祠黜之。建炎四年，贼马进破江州，易简等三百人俱被害。

论曰：三代之后，有天下而长久者，汉、唐、宋尔。汉、唐末世，朋党相确，小人在位，然犹有君子扶持迁延，浸微浸灭；未有纯用小人，至于主辱国播，如宋中叶之烈也。蔡京以绍述为罗，张端官、修士而尽之，上箝下辘，其术巧矣。徽宗亦颇悟，间用郑居中、王黼、李邦彦辈，褫京柄权。以不肖易不肖，犹去野葛而代乌喙也，庸愈哉！当是时，王、蔡二党，阶京者芘京，缔黼者右黼，援丽省台，迭相指嗾，徼功挑患，

汴、洛既震，则恇缩无策，苟生丐和。彼邦彦、安中、深、敏辈误国之罪，当正其僇，而钦、高二君徒从窜典，信失刑矣。恪既预推戴，署状乃死，无足赎者。辅以小臣劾上，面谏大臣，坐斥不变，独终始无朋与，其贤矣乎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

何栗 孙傅 陈过庭 张叔夜 聂昌 张阁 张近 郑  
仅 宇文昌龄子常 许几 程之邵 龚原 崔公度 蒲卣

何栗，字文缜，仙井人。政和五年进士第一，擢秘书省校书郎。逾年，提举京畿学事，召为主客员外郎、起居舍人，迁中书舍人兼侍讲。

徽宗数从咨访，欲付以言责。或论栗与苏轼乡党，宗其曲学，出知遂宁府。已而留为御史中丞，论王黼奸邪专横十五罪，黼既抗章请去，而犹豫未决。栗继上七章，黼及其党胡松年、胡益等皆罢，栗亦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。

钦宗立，复以中丞召。阅月，为翰林学士，进尚书右丞、中书侍郎。会王云使金帅斡离不军还，言金人怒割三镇缓，却礼币弗纳曰，兼旬使不至，则再举兵。于是百官议从其请。栗曰：“三镇，国之根本，奈何一旦弃之。况金人变诈罔测，安能保必信？割亦来，不割亦来。”宰相主割议，栗论辨不已，曰：“河北之民，皆吾赤子。弃地则并其民弃之，岂为父母意哉？”帝颇悟。栗请建四道总管，使统兵入援，以胡直孺、王襄、赵野、张叔夜领之。兵既响应，而唐恪、耿南仲、聂昌信和议，相与谋曰：“方继好息民而调发不已，使金人闻之，奈何？”亟檄止之。

栗解政事，俄以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尹。金兵长驱傅城下，帝罢恪相，而拜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始复三省旧制。

时康王在河北，信使不通，栗建议请以为元帅，密草诏稿上之。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陈遘充兵马元帅，宗泽、汪伯彦充副元帅。京城失守，从幸金帅营，遂留不返。既而议立异姓，金人曰：“唯何栗、李若水毋得预议。”既陷朔庭，栗仰天大恸，不食而死，年三十九。

建炎初，诏以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玉局观使，禄其家。讷闻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议者指其误国，不行。秦桧自北还，具道其死时状，乃改赠大学士，官其家七人。

孙傅，字伯野，海州人。登进士第，中词学兼茂科，为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。时蔡脩为尚书，傅为言天下事，劝其亟有所建，不然必败。脩不能用。迁秘书少监，至中书舍人。

宣和末，高丽入贡，使者所过，调夫治舟，骚然烦费。傅言：“索民力以妨农功，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。”宰相谓其所论同苏轼，奏贬蕲州安置。给事中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与轼合，意亦亡他，以职论事而责之过矣，翰亦罢去。靖康元年，召为给事中，进兵部尚书。上章乞复祖宗法度，钦宗问之，傅曰：“祖宗法惠民，熙、丰法惠国，崇、观法惠奸。”时谓名言。十一月，拜尚书右丞，俄改同知枢密院。

金人围都城，傅日夜亲当矢石。读丘浚《感事诗》，有“郭京杨适刘无忌”之语，于市人中访得无忌，龙卫兵中得京。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，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，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。朝廷深信不疑，命以官，赐金帛数万，使自募兵，无问技艺能否，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。所得皆市井游惰，旬日而足。有武臣欲为偏裨，京不许，曰：“君虽材勇，然明年正月当死，恐为吾累。”其诞妄类此。敌攻益急，京谈笑自如，云：“择日出兵三百，可致太平，直袭击至阴山乃止。”

傅与何栗尤尊信，倾心待之。或上书见傅曰：“自古未闻以此成功者。正或听之，姑少信以兵，俟有尺寸功，乃稍进任。今委之太过，惧必为国家羞。”傅怒曰：“京殆为时而生，敌中琐微无不知者。幸君与傅言，若告他人，将坐沮师之罪。”揖使出。又有称“六丁力士”、“天关大将”、“北斗神兵”者，大率皆效京所为，识者危之。京曰：“非至危急，吾师不出。”栗数趣之，徙期再三，乃启宣化门出，戒守陴者悉下城，无得窃覘。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。金兵分四翼噪而前，京兵败退，堕于护龙河，填尸皆满，城门急闭。京遽白叔夜曰：“须自下作法。”因下城，引余众南遁。是日，金人遂登城。

二年正月，钦宗诣金帅营，以傅辅太子留守，仍兼少傅。帝兼旬不返，傅屡贻书请之。及废立檄至，傅大恟曰：“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国尔，苟立异姓，吾当死之。”金人来索太上、帝后、诸王、妃主，傅留太子不遣。密谋匿之民间，别求状类宦者二人杀之，并斩十数死囚，持首送之，给金人曰：“宦者欲窃太子出，都人争斗杀之，误伤太子。因帅兵讨定，斩其为乱者以献。苟不已，则以死继之。”越五日，无肯承其事者。傅曰：“吾为太子傅，当同生死。金人虽不吾索，吾当与之俱行，求见二酋面责之，庶或万一可济。”傅寓直皇城司，其子来省，叱之曰：“使汝勿来，而竟来邪！吾已分死国，虽汝百辈来何益！”挥使速去。子亦泣曰：“大人以身殉国，儿尚何言。”遂以留守事付王时雍而从太子出。至南薰门，范琼力止之，金守门者曰：“所欲得太子，留守何预？”傅曰：“我宋之大臣，且太子傅也，当死从。”是夕，宿门下，明日，金人召之去。明年二月，死于朔廷。绍兴中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定。

陈过庭，字宾王，越州山阴人。中进士第，为馆陶主簿、

澶州教授、知中牟县，除国子博士。何执中、侯蒙器其才，荐之，擢祠部、吏部、右司员外郎。使契丹，过庭初名扬庭，辞曰，徽宗改赐今名。时人或传契丹主苦风痹，又箭损一目，过庭归证其妄，且劝帝以边备为念。适太常少卿、起居舍人。宣和二年，进中书舍人；才七日，迁礼部侍郎；未尽一月，又迁御史中丞兼侍读。睦寇窃发，过庭言：“致寇者蔡京，养寇者王黼，窜二人，则寇自平。又朱勔父子，本刑余小人，交结权近，窃取名器，罪恶盈积，宜昭正典刑，以谢天下。”由是大与权贵迁，翻陷以不举劾之罪，罢知蕲州。未半道，责海州团练副使，黄州安置。三年，得自便。

钦宗立，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；未行，以兵部侍郎召，在道除中丞。初入见，帝谕以国家多难，每事当悉意尽言。于是节度使范讷丐归环卫，过庭因言：“自崇宁以来，建旄钺者多不由勋绩，请除宗室及将帅立功者，余并如讷例。”又乞辨宣仁后诬谤。姚古拥兵不援太原，陈其可斩之罪七，窜诸岭表。进礼部尚书，擢右丞、中书侍郎。议遣大臣割两河与金，耿南仲以老、聂昌以亲辞，过庭曰：“主忧臣辱，愿效死。”帝为挥涕叹息，固遣南仲、昌。及城陷，过庭亦行，金人拘之军中，因留不得还。建炎四年，卒于燕山，年六十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肃。

张叔夜，字嵇仲，侍中耆孙也。少喜言兵，以荫为兰州录事参军。州本汉金城郡，地最极边，恃河为固，每岁河冰合，必严兵以备，士不释甲者累月。叔夜曰：“此非计也。不求要地守之，而使敌迫河，则吾既殆矣。”有地曰大都者，介五路间，羌人入寇，必先至彼点集，然后议所向，每一至则五路皆竦。叔夜按其形势，画攻取之策，讫得之，建为西安州，自是兰无羌患。

知襄城、陈留县，蒋之奇荐之，易礼宾副使、通事舍人、知安肃军，言者谓太优，还故官。献所为文，知舒、海、泰三州。大观中，为库部员外郎、开封少尹。复献文，召试制诰，赐进士出身，迁右司员外郎。

使辽，宴射，首中的。辽人叹诧，求观所引弓，以无故事，拒不与。还，图其山川、城郭、服器、仪范为五篇，上之。从弟克公弹蔡京，京迁怒叔夜，摭司存微过，贬监西安草场。久之，召为秘书少监，擢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时吏情不度，凡命令之出于门下者，预列衔，使书名而徐填其事，谓之：“空黄”。叔夜极陈革其弊。进礼部侍郎，又为京所忌，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。

宋江起河朔，转略十郡，官军莫敢婴其锋。声言将至，叔夜使间者覘所向，贼径趋海濒，劫钜舟十余，载卤获。于是募死士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距海，诱之战。先匿壮卒海旁，伺兵合，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贼，江乃降。加直学士，徙济南府。山东群盗猝至，叔夜度力不敌，谓僚吏曰：“若束手以俟援兵，民无噍类，当以计缓之。使延三日，吾事济矣。”乃取旧赦贼文，俾邮卒传至郡，盗闻，果小懈。叔夜会饮谯门，示以闲暇，遣吏谕以恩旨。盗狐疑相持，至暮未决。叔夜发卒五千人，乘其惰击之，盗奔溃，追斩数千级。以功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青州。

靖康改元，金人南下，叔夜再上章乞假骑兵，与诸将并力断其归路，不报。徙邓州。四道置帅，叔夜领南道都总管。金兵再至，钦宗手札趣入卫。即自将中军，子伯奋将前军，仲熊将后军，合三万人，翌日上道。至尉氏，与金游兵遇，转战而前。十一月晦，至都，帝御南薰门见之，军容甚整。入对，言贼锋方锐，愿如唐明皇之避禄山，暂诣襄阳以图幸雍。帝颔之。

加延康殿学士。闰月，帝登城，叔夜陈兵玉津园，铠甲光明，拜舞城下。帝益喜，进资政殿学士，令以兵入城，俄签书枢密院。连四日，与金人大战，斩其金环贵将二人。帝遣使赍蜡书，以褒宠叔夜之事檄告诸道，然迄无赴者。城陷，叔夜被创，犹父子力战。车驾再出郊，叔夜因起居叩马而谏，帝曰：“朕为生灵之故，不得不亲往。”叔夜号恸再拜，众皆哭。帝回首字之曰：“嵇仲努力！”

金人议立异姓，叔夜谓孙傅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。”移书二帅，请立太子以从民望。二帅怒，追赴军中，至则抗请如初，遂从以北。道中不食粟，唯时饮汤。既次白沟，驭者曰：“过界河矣。”叔夜乃矍然起，仰天大呼，遂不复语。明日，卒，年六十三。讣闻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文。

聂昌，字幸远，抚州临川人。始繇太学上舍释褐，为相州教授。用蔡攸荐，召除秘书郎，擢右司员外郎。时三省大吏阶官视卿监者，立都司上，昌以名分未正，极论之。诏自今至朝请大夫止。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使，还为太府卿、户部侍郎，改开封尹，复为户部。昌本厚王黼，既而从蔡京，为黼所中，罢知德安府。又以乡人讼，谪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衡州。

钦宗立，吴敏用事，以昌猛厉径行为可助己，自散地授显谟阁直学士、知开德府，道拜兵部侍郎，进户部尚书，领开封府。昌遇事奋然不顾，敢诛杀。敏度不为用，始惮之，引唐恪、徐处仁共政，独遗昌。

李纲之罢，太学生陈东及士庶十余万人，挝鼓伏阙下，经日不退，遇内侍辄杀之，府尹王时雍麾之不去。帝顾昌俾出谕旨，即相率听命。王时雍欲置东等狱，昌力言不可，乃止。

昌再尹京，恶少年怙乱，昼为盗，入官民家攘金帛；且去，辄自缚党中三两辈，声言擒盗，持仗部走委巷，乃释缚，分所

掠而去。人不奠居。昌悉弹治正法，而纵博弈不之问，或谓令所禁，昌曰：“姑从所嗜，以懈其谋，是正所以禁其为非尔。”昌旧名山，至是，帝谓其有周昌抗节之义，乃命之曰“昌”。

京师复戒严，拜同知枢密院。入谢，即陈捍敌之策，曰：“三关四镇，国家藩篱也，闻欲以畀敌，一朝渝盟，何以制之？愿勿轻与，而檄天下兵集都畿，坚城守以遏其冲，简禁旅以备出击，壅河流以断归路。前有坚城，后有大河，劲兵四面而至，彼或南下，堕吾网中矣。臣愿激合勇义之士，设伏开关，出不意扫其营以报。”帝壮之，命提举守御，得以便宜行事。

会金人再议和，割两河，须大臣报聘。诏耿南仲及昌往，昌言：“两河之人忠议勇劲，万一不从，必为所执，死不瞑目矣。倘和议不遂，臣当分遣官属，促勤王之师入卫。”许之。行次永安，与金将黏罕遇，其从者称閤门舍人，止昌彻伞，令用榜子赞名引见，昌不可，争辨移时，卒以客礼见。昌往河东，至绛，绛人闭壁拒之。昌持诏抵城下，缒而登。州钤辖赵子清麾众害昌，抉其目而齑之，年四十九。

建炎四年，始赠观文殿大学士，谥曰忠愍。父用之，年九十，以忧死。

昌为人疏隳，喜周人之急，然恩怨太明，睚眦必报。王黼之死，昌实遣客刺之，弃尸道旁。遂附耿南仲取显位，左右其说以误国，卒至祸变，而身亦不免焉。

论曰：“何栗、孙傅、聂昌皆疏俊之士，而器质窳薄，使当重任于艰难之秋，宋事盖可知矣，钦宗之再诣金营，栗实误之，一死不足偿也。傅匿太子之谋甚疏，昌河东之行尤谬，效死弗当，徒伤勇尔。过庭因方腊之乱，乞诛蔡京、王黼、朱勔以谢天下，庶几有敢谏之风焉。”

张阁，字台卿，河阳人。第进士。崇宁初，由卫尉主簿迁

祠部员外郎；资阅浅，为掌制者所议，蔡京主之，乃止。俄徙吏部，迁宗正少卿、起居舍人，属疾不能朝，改显谟阁待制、提举崇福宫。疾愈，拜给事中、殿中监，为翰林学士。

河北诸帅以缮城讫役，降奖诏，有中贵人为之地，将继此策赏。阁言：“此牧伯常职，若奖之，恐开邀功生事之路。”徽宗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格不下。尝夜盛寒草制稿进，帝犹坐，赏其警敏，赐诗以为宠。京免相，阁当制，历数其过，词语道拔，人士多传诵之。

京复相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浙部和买绢，杭独居十三，户有至数百匹者，阁请均之他郡。杭久阙守，阁经理有叙，去恶少年之为人害者，州以理闻。召拜兵部尚书兼侍读，复为学士，上日特赐敕诏，且有意大用，未几，卒，年四十六。阁初出守杭，思所以固宠，辞曰，乞自领花石纲事，应奉由是滋炽云。

张近，字几仲，开封人。第进士，累迁大理正、发运使。吕温卿以不法闻，近受诏鞠治，哲宗谕之曰：“此出朕命，卿毋畏惠卿。”对曰：“法之所在，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，何惠卿也？”温卿谩不肯置对，近言：“温卿所坐明白，倘听其蔓词，惧为株连者累。”诏以众证定其罪。提举河北东路常平、西路刑狱，入为刑部员外郎、大理少卿，以集贤殿修撰知瀛州。

辽使为夏人请命，而宿兵以临我，近请亦出秦甲戍北道，伐其谋。边人吕忞儿入瓦桥为盗，吏执之，辽人因略宋民为质。近言：“朝廷方继好息民，当使曲在彼。一偷之得失，不足为轻重，释之便。”沧民渔于海，辽卒利其饶，而私举网取鱼。守兵与之斗，斩级三十二，州将请赏之。或言所杀乃平人，宜论如律，议弗决。近言：“边人贪利喜功，遂赏之，则为国起怨；然彼挟兵涉吾地，谓之非盗可乎？如罪以擅兴，他日将谁

使御敌？愿两置赏刑，略而不问。”从之。

出镇高阳八年，累加显谟阁待制、直学士，徙知太原府，以疾，提举洞霄宫。先，承诏买马三千给牧户，近悉敛诸民而不予直，为御史所劾，失学士。二年而复之。卒，年六十五。

郑仅，字彦能，徐州彭城人。第进士，为大名府司户参军。留守文彦博以为材，部使者檄往他郡，彦博曰：“如郑参军讵可令数出？”奏改司法，迁冠氏令。河决府西，檄夜下调夫急，仅方阅保甲，尽籍即行，先他邑至，决遂塞。使者怒劾之，留守王拱辰争于朝曰：“微冠氏，城民鱼矣。”犹坐罚金。时河朔饥，盗起，独冠氏无之，且不入境。他邑获盗，诘治之，盗因言：“郑冠氏仁，故相戒不犯尔。”知福昌县，复值岁饥，悉意振贷，民不流亡。当第赏，不肯自列。

提举京东常平，入为户部员外郎，至太府卿，加直龙图阁，为陕西都转运使。论馈饷河湟功，进集贤殿修撰、显谟阁待制。仅请籍闭田为官庄，是岁，镇戎、德顺收谷十余万。会西宁高永年战没熙河，帅臣归咎官庄夺属羌地，致其怨畔，诏罢之，议者以为惜。

改知庆州，诸军多杀老弱，持首要赏。仅下令非强壮而能生致者，赏半之。有内附羌追寇，得老人，不忍杀，擒之，乃其父也，相持哭，一军感动。时诸路争进讨奏捷，仅独保境不生事，寇亦不犯。

徙秦州，复为都转运使，召拜户部侍郎，改吏部侍郎、知徐州。以显谟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卒，年六十七，赠光禄大夫，谥曰修敏。子望之，自有传。

宇文昌龄，字伯修，成都双流人。进士甲科，调荣州推官。熊本经制梓夔，辟干当公事。凡攻讨招袭，建南平诸城砦，皆出其画。迁大理丞。本归阙，言其功，擢提举秦凤路常平，改

两浙。

神宗患司农图籍不肃，选官厘整，昌龄以使夔路入辞，留为寺主簿，遂拜监察御史。鄜延帅奏所部刘绍能与西羌通，将为患。帝察其不然，命昌龄即鄜州鞠之，果妄也。昌龄因请深戒守臣，毋生事徼赏，以靖边人之心。使还，赐五品服。

尚书省建，以为比部员外郎。时官曹更新，统纪未立，昌龄悉力从事，虽抵暮亦程吏不止。具所立纲要，请于朝而行之。三司故吏狃玩弛，多不便，思有以中之。撻逻卒纠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，大臣欲论以私役，帝以职事修饬，释不问。改吏部员外郎，出京西转运副使，召为左司员外郎。

送辽使至雄州，当宴，从者不待揖而坐，昌龄谓其使曰：“两朝聘好百年矣，入境置宴，非但今日，揖而后坐，此礼渠可阙邪？”使者阳若不服，而心悟其非，卒成礼去。

迁太常少卿，诏议郊祀合祭，论者不一。昌龄曰：“天地之数，以高卑则异位，以礼制则异宜，以乐舞则异数，至于衣服之章，器用之具，日至之时，皆有辨而不乱。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，自实以通于虚，必以类应类，以气合气，合然后可以得而亲，可以冀其格。今祭地于圜丘，以气则非所合，以类则非所应，而求高厚之来享，不亦难乎。”后竟用其议。改直秘阁、知梓州，历寿州、河中府、邓、郢、青三州。

徽宗立，召为刑部侍郎，徙户部侍郎。陕西馈刍粮于边，旧制令内郡转给，为民病。昌龄建言止输其州，而令量取道里费助边余，从之。岁省余价五百万，公私便之。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，复为户部侍郎，知青、杭、越三州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诏为封傅护送归，官给其葬费。子常。

常字权可。政和末，知黎州。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，诏以访常。常言：“自孟氏入朝，艺祖取蜀輿地

图观之，画大渡为境，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。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，虏情携贰，边隙寝开，非中国之福也。”寻提举成都路茶马。自熙、丰以来，岁入马蕃多；至崇、观间，其法始坏。提举官岁以所入进羨余，吏缘为奸，市马裁十一二，且负其直，夷人皆怨。常尽革其弊，马遂溢额。加直秘阁，改知夔州，进秘阁修撰。官累中大夫。卒。

许几，字先之，信州贵溪人。少以诸生谒韩琦于魏，琦勉入太学。擢第，调高安、乐平主簿，知南陵县，还民之托僧尼为奸者数百人。

提举京西常平，为开封府推官，进至将作监。吏与匠比为奸欺，凡斫削、涂墍、丹雘之工当以次用，而始役即概给其禀，费亡艺而患不均。几逆为之程，费省工倍。再迁太仆卿、户部侍郎，以显谟阁待制知郢州。

梁山冻多盗，皆渔者窟穴也。几籍十人为保，使晨出夕归，否则以告，辄穷治，无脱者。

几有吏干，善理财，由是四入户部至尚书。尝以摇泉布法罢，又以治染院事失实，知婺州。进枢密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、徙知成德军、知太原府。张商英裁损吏禄，几预其议，贬永州团练副使，安置袁州。遇恩，复中大夫，卒。

程之邵，字懿叔，眉州眉山人。曾祖仁霸，治狱有阴德。之邵以父荫为新繁主簿。熙宁更募役法，常平使者欲概州县民力，以羨乏相补。之邵曰：“此法乃成周均力遗意，当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，岂宜以此邑助他邑哉？”使者愧服，辟之邵为属，听其所为。熊本察访蜀道归，语诸朝曰：“役法初行，成都路为最详，之邵力也。”诏召见，成都守赵抃奏留之。入为三司磨勘官，得隐匿数十万缗。从副使蹇周辅计度江、岭盐，还，除广东转运判官。元祐初，提举利、梓路常平，周辅得罪，

亦罢知祥符县。俄知泗州，为夔路转运判官。夔守强狠不奉法，劾正其罪。大宁井盐为利博，前议者辄储其半供公上，余鬻于民，使先输钱，盐不足给，民以病告。之邵尽发所储与之，商贾既通，关征增数倍。除主管秦、蜀茶马公事，革黎州买马之弊，岁以仲秋为市，市四月止，以羨茶入熙、秦易战骑，得良马益多。

知凤翔府，民负债无以偿，自焚其居，而给曰遗火；有主藏吏杀四婢，人无知者。之邵发擿，岐人传诵。徙郑州。

元符中复主管茶马，市马至万匹，得茶课四百万缗。童贯用师熙、岷，不俟报，运茶往博余，发钱二十万亿佐用度。连加直龙图阁、集贤殿修撰，三进秩，为熙河都转运使。秦凤出师，命之经制，即言已备十万骑可食三百日矣。徽宗喜，擢显谟阁待制。敌犯熙河，之邵摄帅事，屯兵行边境，解去。俄得疾卒。方录功转太中大夫，不及拜，赠龙图阁直学士，官护丧归。子唐，至宝文阁学士。

龚原，字深之，处州遂昌人。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。进士高第，元丰中为国子直讲，以虞蕃讼失官。哲宗即位，诣诉理所得直，为国子丞、太常博士。方议祀北郊，原曰：“合祭，非理也。天子父天母地，既不为寒而废祠，其可为暑而辍行？此汉儒陋说尔，愿亟正之。”加秘阁校理，充徐王府记室，出为两浙转运判官。

绍圣初，召拜国子司业，入对，帝问曰：“卿历徐邸官，何为补外，得非大臣私意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出使乡部，获知民间事宜，臣素知如是，不知其因也。”旋兼侍讲，迁秘书少监、起居舍人，权工部侍郎。为曾布所重，安惇论其直讲时事，以集贤殿修撰知润州。

徽宗初，入为秘书监，进给事中。时除郎官五人，皆执政

姻戚，悉举驳之；又论郝随得罪，不得居京师，邓洵武不宜再入史院。朝论谓帝为哲宗服，当循开宝故事，为齐衰期。原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一也。”主议者斥其妄，黜知南康军，改寿州。俄用三年之制，乃复修撰，知扬州。还朝，历兵、工部二侍郎，除宝文阁待制、知庐州。陈瓘击蔡京，原与瓘善，或谓原实使之，夺职居和州。起为亳州，命下而卒，年六十七。

初，王安石改学校法，引原自助，原亦为尽力。其后，司马光召与语，讥切王氏，原反覆辨救不少衰。光叹曰：“王氏习气尚尔邪！”为司业时，请以安石所撰《字说》、《洪范传》及子雱《论语》、《孟子义》刊板传学者。故一时学校举子之文，靡然从之，其敝自原始。

崔公度，字伯易，高邮人。口吃不能剧谈，而内绝敏，书一阅即不忘。刘沆荐茂才异等，辞疾不应命。用父任，补三班差使，非其好也，益闭户读书。欧阳修得其所作《感山赋》，以示韩琦，琦上之英宗，即付史馆。授和州防御推官，为国子直讲，以母老辞。

王安石当国，献《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》，安石解衣握手，延与语。召对延和殿，进光禄丞，知阳武县。京官谒尹，故事当拜庭下，公度疑尹辱己，径诣安石诉之，安石使邓绾荐为御史。未几，为崇文校书，删定三司令式，于是诵言京官庭谒尹非宜，安石为下编敕所更其制。加集贤校理，知太常礼院。

公度起布衣，无所持守，惟知媚附安石，昼夜造请，虽踞厕见之，不屑也。尝从后执其带尾，安石反顾，公度笑曰：“相公带有垢，敬以袍拭去之尔。”见者皆笑，亦恬不为耻。请知海州。元祐、绍圣之间，历兵礼部郎中、国子司业，除秘书少监、起居郎，皆辞不受。知颍、润、宣、通四州，以直龙

图阁卒。

蒲亶，字君锡，阆州人。母任知书，里中号“任五经”，亶幼以开敏闻。中进士第，历利州司户参军、三泉主簿、知合江金水县。通判文州，有献议者欲开文州径路达陕西，亶言：“洮、岷、积石至文为甚迮，自文出江油，邓艾取蜀故道也。异时鬼章欲从此窥蜀，为其阻隘而止。夏人志此久矣，可为之通道乎？”议遂塞。

为睦亲宅教授，提举湖北、京西常平。崇宁均田，转运使以用不足，将度费以定税，亶曰：“诏旨所以嘉惠元元尔，初不在增赋也。”宛、穰地广沃，国初募民垦田，得为世业，令人毋辄诉，盖百年矣，好讼者稍以易佃法摇之，亶一切禁止。有持献于权贵而降中旨给赐者，亶言：“地盈千顷，户且数百，传子至孙久，一旦改隶，众将不安。先朝明诏具在，不可易也。”朝廷是其议。

提点湖南刑狱，知鼎、辽、陇、宁四州，复提举潼川路刑狱。有议榷酤于泸、叙间，云岁可得钱二十万。亶言：“先朝念此地夷汉杂居，故弛其榷禁，以惠安边人。今之所行，未见其利。”乃止。累官中大夫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论曰：《传》曰：“尺有所不逮，寸有所不罫。”观二张之理郡，郑仅之守藩，宇文父子之便边菜、革马政，许几、程之邵之经制财运，蒲亶之议税榷，皆有可称道。若阁之固宠于花石，而龚原、崔公度主王氏学以谄事安石，则搢绅所不齿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

沈铢 弟锡 路昌衡 谢文瓘 陆蕴 黄寔 姚祐 楼  
异 沈积中 李伯宗汪澥 何常 叶祖洽 时彦 霍端友  
俞栗 蔡蕤

沈铢，字子平，真州扬子人。父季长，王安石妹婿也。铢少从安石学，进士高第，至国子直讲。季长领监事，改审官主簿，坐虞蕃事免归。元祐置诉理所，被罪者争自列，铢独不言。

绍圣初，起为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、崇政殿说书，受旨同编类元祐臣僚章疏。以进讲为解，拜右司谏，辞，改起居郎、权中书舍人。吴居厚除户部尚书，铢论其使京东时聚敛，诏具实状，不能对，罚金。讲《诗·南山有台》，至“万寿无期”，以为此太平之基，立而可久之应，哲宗屡首肯之。真拜中书舍人兼侍讲，俄引疾，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卒。弟锡。

锡字子昭，以王安礼任，为鄂州司户参军。崇宁初，为讲议司检讨。蔡京方铨次元符上书人，欲定罪，锡曰：“远方之士，未能知朝廷好恶，若概罪之，恐非敦世厉俗之道。”京不从。除卫尉丞，迁祠部员外郎，提点江东刑狱、知婺州。入为左司员外郎，兼定、嘉二王侍讲，进太常少卿，拜兵部侍郎，以徽猷阁待制知应天府，徙江宁。

张怀素诛，朝廷疑其党有脱者，江、淮间往往以诬告兴狱。锡至郡，有告者，按之，则妄也。具疏于朝，由是他郡系者皆得释。历知海、泰、汝、宣四州，以通议大夫致仕。卒，赠宣

奉大夫。

路昌衡，字持正，开封祥符人。起进士，至太常博士。参鞫陈世儒狱，逮治苛峻，至士大夫及命妇，皆不免。迁右司员外郎，历江淮发运、陕西转运副使，知广州，徙荆南，又徙潭州，加直龙图阁、知庆州。

绍圣中，召为卫尉、大理卿，迁工部侍郎，俄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。李清臣有狂妇人之诉，昌衡致之重辟。出知瀛州，徙永兴军，进直学士、知成都。

徽宗立，应诏上书曰：“频年以来，西方用兵，致兴大役，利源害政，佞臣蔽主，四者皆阴之过盛。自陕以西，民力伤残，人不聊生。灾异之变，生于天地之不和，起于人心之怨望。故妖星出见，大河横决，秋雨霖淫，诸路饥馑，殍死道路，妻子弃捐，破析货储，以应星火之令。勤劳憔悴，多不生还，人心如此，而欲其无怨，难矣。”

俄坐清臣狱事，责司农少卿，分司，居郢州。明年，起为滁州、定州，复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乞严告捕虚妄之法，以靖讦诉。徙南京留守，又坐前上书事落职，入党籍，卒。宣和五年，赠龙图阁学士。

谢文瓘，字圣藻，陈州人。进士甲科，教授大名府。元丰中，上疏言：“臣下推行新法，多失本意，而榜笞禁锢，民受其虐，掊克聚敛，不胜多门。其不急之征，非理之取，宜罢减之。”大臣以为讪朝廷，议置之罪。神宗曰：“彼谓奉法者非其人尔，匪讪也。”

哲宗时，御史中丞黄履荐为主簿，三年不诣执政府。召对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考功、右司员外郎。绍圣末，都水使者议建广武四埽石岸，朝廷命先治岸数十步，以验其可否。黄流湍悍，役人多死，一方甚病，功不可成，而使者申前说愈力。文瓘条

别利害，罢其役。

徽宗立，擢起居舍人、给事中。诏修《神宗宝训》，文瓘请择当时大政事、大黜陟，节其要旨，而为之说以进。然所论率是王安石，谓神宗能察众多之谤，任之而不贰，于是朋党消而威柄立，他皆放此。辽主洪基殂，使往吊之，令从者变服而入，贬秩二等。

崇宁元年，出知濮州。寻治党事，坐元丰上疏及尝诤吕公著书，再谪邵武军，移处州。帝披党籍曰：“朕究知文瓘本末。”命出籍，乃以为集英殿修撰、知济州，卒。

子颢，宣和中，为驾部员外郎、知汝州。钦宗时，上封事十篇，论事切至。使于金，还，提点京西北路刑狱。金人犯汝州，颢自襄阳领兵往援之，战死。

陆蕴，字敦信，福州侯官人。少知名，登进士第，为太学《春秋》博士。经废员省，改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。

崇宁中，提举河北、两浙学事，召对，言：“元祐异意俗学，既不为我用，近诏不以使一路，而犹得为守令，臣愚未知其可。”遂拜礼部员外郎，转吏部，迁辟雍司业、太常少卿。议原庙不合，黜知瑞金县。还为太常，进国子祭酒、中书舍人。请葺诸州天庆观，立学事司考课法。迁大司成，擢御史中丞。引门下侍郎余深亲嫌自列，徽宗曰：“相避之法，防有司不能尽公尔，侍从吾所信任，岂得下同庶僚乎？”不许。

蕴颇论事，尝言：御笔一日数下，而前后相违，非所以重命令；辅相大臣，宦官戚里，赐第营筑，纵撤民居，县官市材于民，而不予直；贵游子弟以从官领闲局，奉朝请，为员猥多，无益于事；又赐予过制，中外用度多于赋入；数幸私室，乖尊卑之分，亦非臣下之福。其言皆中时病。

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，改建州。时弟藻由列曹侍郎出为泉

州，过蕴，合乐燕款，闽人以为盛事。加显谟阁直学士，引疾，提举鸿庆宫。方二浙用兵，旁郡皆缮治守备，蕴闻命就道，使者劾为避事，夺职。稍复集英殿修撰，卒。

黄寔，字师是，陈州人。登进士第，历司农主簿，积官提举京西、淮东常平。元丰末，议罢提举官，命未布，寔舅章惇属蔡确徙寔提点开封县镇。迁提点梓州路、两浙刑狱，京东、河北转运副使。

哲宗以寔为监司久，议召用，曾布阴沮之。林希曰：“寔两女皆嫁苏轼子，所为不正，不宜用。”乃以知陕州，为江淮发运副使。贺辽主登位，及境，迓者移牒来，称为贺登宝位使。寔报以受命无“宝”字，拒不受。还除太仆卿，再擢宝文阁待制、知瀛州，徙定州。朝旨籍民兵旁郡，因缘扰困，寔怀檄不下，而画利害请之，事得寝。卒于官，赠龙图阁直学士。

寔孝友敦睦，世称其内行。苏辙在陈与寔游，因结婚，其后又与轼友善。绍圣党祸起，寔以章惇甥故获免，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。

姚祐，字伯受，湖州长兴人。元丰末，第进士。徽宗初，除夔州路转运判官。且行，会帝幸禁苑御弓矢，祐奏《圣武临射赋》。帝大悦，留为右正言。历陈绍述之说，迁左司谏。建议置辅郡以拱大畿，进殿中监。六尚局官制成，凡所以享上率属、察举稽违、殿最勤惰之法，皆祐裁定。以亲老请郡，授显谟阁待制、知江宁府。时召捕张怀素，祐追获之，复为殿中监。

逾岁，以直学士知郑州，改秦州。或请调熙河弓箭士徙边，以省更戍。祐谓人情怀土重迁，丐以二年为更发之期，满岁乐业而愿留者，乃听。且请择熙、秦富民分丁授地，蠲役借粮，以劝耕植。益广秦之东、西川，建城壁，严保障，以控熙河、泾原。皆从之。复为殿中监，改吏部侍郎，命镇蜀，用母老辞。

迁工部尚书，加龙图阁学士，为大名尹，进延康殿学士，复为工部尚书，徙礼部。母丧，除知太原府。

县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，祐疑为厌己，请解官持服。先是，诏许祐悉买墓旁地，遂并徙他冢，小胥不从，故祐持以为说。言者论其挟仇要君，乃止。以提举上清宝箓宫卒，赠特进，谥曰文禧。”

楼异，字试可，明州奉化人。进士高第，调汾州司理参军，徙永兴虞策幕府，监在京文绣院，知大宗正丞，迁度支员外郎。以养亲求知泗州，复为吏部右司员外郎、左司郎中、太府鸿臚卿，除直秘阁、知秀州。

政和末，知随州，入辞，请于明州置高丽一司，创百舟，应使者之须，以遵元丰旧制。州有广德湖，垦而为田，收其租可以给用。徽宗纳其说。改知明州，赐金紫。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，治湖田七百二十顷，岁得谷三万六千。加直龙图阁、秘阁修撰，至徽猷阁待制。郡资湖水灌溉，为利甚广，往者为民包侵，异令尽泄之垦田。自是苦旱，乡人怨之。

在郡五年，既请温之船官自隶以便役，又请越、台之盐以佐费，诏责之曰：“郡自有盐筴不能兴，而欲东取诸台，西取诸越，斯乃以邻国为壑也。”睦寇起，善理城戍有绩，进徽猷阁直学士、知平江府，卒。

沈积中，常州人。赐进士出身，为辟雍正、户部员外郎，至秘阁修撰、河北转运使，召拜户部侍郎，进尚书，知河间、真定府。积中本王黼所引拔，黼方图燕地，使覘边隙。中书舍人程振语之曰：“当思异时覆族之祸。”积中感其戒，至镇，以书谢振，盛言其不可，振宣告于朝。已而师败于白沟，童贯还，罢积中提举上清宝箓宫。既得燕山，又命以资政殿学士同知府，未行而卒，或曰为盗所杀，或曰婢杀之，终亦不能明也。

贯恶其曩言，追削官职。建炎中，宰相上其书，乃悉复之。

李伯宗，字会之，河阳人。第进士，知内丘、咸阳、太康县。建言：“朝廷行方田均税之法，令以丰岁推行。今州县吏，苟简怀异者指熟为灾，而贪进幸赏者掩灾为熟，望深察其违戾，而置诸罚。”括县壮丁为兵，得千人，上其名数与按阅之法。知枢密院蔡卞喜而荐之，提举京畿保甲，使行其说，增籍二万。已而有诉者，陈牒至八百七十，左迁通判相州、提举白波鞏运，提点江、淮坑冶铸钱，入为将作少监。

开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饰以龙者，吏以为乘舆服御，伯宗曰：“此无他，当坐不应为尔。”尹不从，具以请，如伯宗议。历大理卿，入对言：“今情重法轻者许奏请，而情轻法重者不得焉，恐非仁圣忠恕之意。”徽宗纳之。迁刑部侍郎。与王黼不相能，有胥吏微过罢，提举崇福宫。

明年，知同州，徙陕西都转运使。以通奉大夫、显谟阁待制卒，赠光禄大夫，谥曰荣。

汪澥字仲容，宣州旌德人。少从胡瑗学《易》。又学于王安石，著《三经义传》，澥与其议，又首传其说。熙宁太学成，分隶学政。登进士第，调鼎州司理参军、知黟县，入为太学正，累迁国子祭酒，兼定、嘉二王翊善，擢中书舍人，为大司成。议学制不合，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，改颍昌，又改陈、寿二州，徙应天府。上章辞行，提举崇福宫。卒，赠宣奉大夫。

澥自布衣录天子学，至为正，为司业、祭酒，迄于司成，官以儒名者三十年，一时人士推之。

何常，字德固，京兆人。中进士第，为开封府兵曹。绍圣初，或言苏轼主文柄，取士之非毁宗庙者，常预其间，出通判原州。历将作丞、陕西转运判官、熙河转运副使。议者欲贷民金帛，而使入粟塞下。常曰：“车牛转输，民力已病，然未至

于死亡者，粟自官出，而民无害也。今强以金帛，使自入粟，惧非贫弱之利。”熙帅及监军劾之，贬秩，徙成都路。

中使持御札至，令织戏龙罗二千，绣旗五百。常奏：“旗者，军器之饰，敢不奉诏。戏龙罗唯供御服，日衣一匹，岁不过三百有奇；今乃数倍，无益也。”诏奖其言，为减四之三。

除直龙图阁，加集贤殿修撰，为使徙陕西，以显谟阁待制知秦州，转通议大夫。谍告夏人多筑堡栅，朝议出兵牵制，常言：“羌人生长射猎，今困于版筑，违所长，用所短，可以拱手待其弊，无烦有为也。”从之。

镇秦六岁，察访方邵劾其越法货酒，借米曲于官而毁其历。狱具，责昭化军节度副使。数月，复其官。终右文殿修撰，年七十三。

论曰：西汉之末，士大夫阿谀销懦，遂底于亡。东都诸贤以风节相尚，激成党祸。宋元祐类东都，崇、宣类西汉末世，盖忠鲠获罪，则相习容悦而已。君骄臣谄，此邦之所繇丧也。观沈铢诸人，徒徇时轩轻，不能为有亡，恶足以言士哉！

叶祖洽，字敦礼，邵武人。熙宁初，策试进士，祖洽所对，专投合用事者，考官宋敏求、苏轼欲黜之，吕惠卿擢为第一。签书奉国军判官、判登闻检院，由国子丞知湖州，留为校书郎。

元祐初，历职方、兵部员外郎，加集贤校理，进礼部郎中。给事中赵君锡论其对策讪及宗朝，祖洽自辨，事下从官定议。苏轼、刘分女言：“祖洽谓祖宗纪纲法度，因循苟简，愿朝廷与大臣合谋而新之。可以为议论乖谬，若谓之讪则不可。”于是但出提点淮西刑狱。

绍圣中，入为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祖洽性狠愎，喜谀附，密言王珪于册立时有异论。哲宗曰：“宣仁圣烈，妇人之尧、舜也。其于社稷大计，圣意素定，朕已令

作告命，明述此旨。”祖洽复言：“若以珪为无迹，则黄履、刘拯相继论之矣，愿稽合群情，决之独断。”珪遂追贬。又言：“司马光、吕公著获终牖下，恩礼隆缟；蔡确受遗定策，而贬死岭外，乞恤其孤。”其论率类此。林希荐祖洽，谓其最向正，帝言不可大用，乃已。坐举王回出知济州，徙洪州，以牟利黷货闻。

祖洽与曾布厚，人目为“小训狐”。布用事，欲以吏部侍郎召，韩忠彦不可，白为宝文阁待制、知青州。未赴，布竟引为吏部。布罢，乃出知定州，且行，大言于上，至云：“当时蔡确稍失事几，王珪果遂奸谋，则神宗遂失正统，不知今日神器孰归。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，正珪之罪，劝沮忠邪于千万年，以此报神宗足矣。”徽宗怒其躁妄，降集贤殿修撰、提举冲佑观，自是不复用。久之，知洪州，改亳州，加徽猷阁直学士。政和末，卒。

时彦，字邦美，开封人。举进士第，签书颖昌判官，入为秘书省正字，累至集贤校理。绍圣中，迁右司员外郎。使辽失职，坐废，旋复校理，提点河东刑狱，蹇序辰使辽还，又坐前受赐增拜，隐不言，复停官。徽宗立，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擢起居舍人，改太常少卿，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广州。未行，拜吏部侍郎，徙户部，为开封尹。异时都城苦多盗，捕得，则皆亡，卒吏惮于移问，往往略之。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，坊邑少安，狱屡空。数月，迁工部尚书，进吏部，卒。

霍端友，字仁仲，常州武进人。徽宗即位，策进士第一，授宣义郎。不阅月，擢秘书省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，服金紫。故事唯服黑角带，帝顾见之，曰：“给事、舍人等尔，而服饰相绝如是。”始命犀带佩鱼。进给事中、大

司成、礼部侍郎。端友言：“朝廷尊安，重内轻外。可令内外侍从更出迭入，以奉禁闼，殿大邦，俾天下之势如持衡，庶无首重尾轻之患。”疏入，即请补郡，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平江。改陈州，为政以宽闻，不立声威。陈地污下，久雨则积潦，时疏新河八百里，而去淮尚远，水不时泄。端友请益开二百里，彻于淮，自是水患遂去。内侍石焘传诏索瑞香花数十本，端友不可，疏罢之。复以礼部召，转吏部。官至通议大夫。卒，赠宣奉大夫。

俞栗，字祗若，江宁人。崇宁四年，以上舍生赐进士第，签书镇南军判官。未赴，为辟雍博士、秘书省正字、吏部员外郎、起居舍人，兼定、嘉二王记室，擢中书舍人。居三月，进给事中、殿中侍御史。毛注建议罢增石炭场，栗驳其非。除显谟阁待制、知蔡州，明日复留。逾年，竟出为襄州。还，拜给事中，上言：“学校，三代之学也。然崇宁四年以前，议者以为是，五年，则非之；大观三年以前，议者以为是，四年，则非之。岂学校固若是哉？观望者无定说尔。必使士有成才，人无异论，事之不美者不出于学校，然后为得。”言颇见行。

蔡京再相，憾向所用士多畔己，叶梦得言栗独否，遂拜御史中丞。陈士风六弊，又发户部尚书刘炳为举子时阴事。京方倚炳为腹心，戾其意，改栗翰林学士。迁兵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德府。石公弼在襄州，以论衙前事谪言者，谓栗实倡之，罢，提举崇禧观。竟以毁绍圣法度，贬常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太平州。行未至，复述古殿直学士、知江宁府，卒。

蔡薤，字文饶，开封人。崇宁五年，以诸生试策，揣蔡京且复用，即对曰：“熙、丰之德业，足以配天，不幸继之以元祐；绍圣之纘述，足以永赖，不幸继之以靖国。陛下两下求言之诏，冀以闻至言、收实用也。而见于元符之末者，方且幸时

变而肆奸言，乘间隙而投异意，诋诬先烈不以为疑，动摇国是不以为惮。愿逆处其未至而绝其原。”于是擢为第一，以所对颁天下，甫解褐，即除秘书省正字，迁起居舍人。未几，为中书舍人。自布衣至侍从，才九月，前所未有也。

旋进给事中。一意附蔡京，叙族属，尊为叔父。京命攸、修等出见，薨亟云：“向者大误，公乃叔祖，此诸父行也。”遽列拜之。八宝赦恩，诏两省差择元祐党人，情轻者出籍。薨不肯书，言者论其不能推广上恩，使岁久获罪之人得以洗濯。出知和州。明年，加显谟阁待制、知杭州。

始，薨未第时，以书谒陈瓘，称其谏疏似陆贽，刚方似狄仁杰，明道似韩愈。及对策，所持论顿异，遂欲害瓘以绝口。因其子正汇报蔡京不轨，执送京师。薨复入为给事中，又与宰相何执中谋，使石铉治瓘，几不免，事具《瓘传》。御史毛注言：“陛下修善政以应天，斥大奸以定国，而薨巧言惑众，造为衅端。”疏入不报。

范柔中者，顷以上书入邪等，至是进阶。薨言：“柔中尝毁神考，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讎。自今春党人复官，士论骇愕，有致疑于绍述者。乞削其叙迁，昭示好恶。”从之。张商英作相，常安民与之书，激使为善。薨弟莱剽其稿示薨，即论之以摇商英。薨迁翰林学士，坐妄议政事罢，提举洞霄宫。起知建宁府。

方建神霄宫，薨先一路奏办，下诏褒奖，召为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。尝阴附权幸，事觉，徽宗令入对，将面诘之。逾月不奉诏，帝怒，命黜之。御史言：“薨游太学，则挟诡计以钳诸生；居侍从，则挟私事以胁宰辅；处门下，则借国法以快私忿；为郡守，则妄尊大而蔑监司。召自金陵，偃然以丞辖自处，既升宗伯，乃怀不满之心。宜重置诸罚。”遂贬单州团练副使，

房州安置。

宣和中，复龙图阁直学士，再知杭州。为政喜怒徇情，任刑大惨。方腊乱后，西北戍卒代归，人得犒绢，薏禁民与为市，乃下其直，强取之。卒怒，乘薏夜饮客，纵火焚州治，须其出救，杀之。薏知事势汹汹，逾垣走，仅得免。诏夺职罢归。明年，以徽猷阁待制卒。

论曰：自太宗岁设大科，致多士，居首选者躐取华要，有不十年至宰相，亦多忠亮雅厚，为时名臣。治平更三岁之制，继以王安石改新法，士习始变。哲、徽绍述，尚王氏学，非是无以得高第。叶祖洽首迎合时相意，擢第一，自是靡然，士风大坏，得人亦衰，而上之恩秩亦薄矣。熙宁而后，讫于宣和，首选十八人，唯何栗、马涓与此五人有传，然时彦、端友龌龊，祖洽、俞栗、蔡薏儉邪小人。繇王氏之学不正，害人心术，横溃烂漫，并邦家而覆之；如其惨焉，此孟子所以必辩邪说、正人心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

贾易 董敦逸 上官均 来之邵 叶涛 杨畏 崔台符  
杨汲 吕嘉问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

贾易，字明叔，无为人。七岁而孤。母彭，以纺绩自给，日与易十钱，使从学。易不忍使一钱，每浹旬，辄复归之。年逾冠，中进士甲科，调常州司法参军。自以儒者不闲法令，岁议狱，唯求合于人情，曰：“人情所在，法亦在焉。”讫去，郡中称平。

元祐初，为太常丞、兵部员外郎，迁左司谏。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，与陶交攻，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，并及文彦博、范纯仁。宣仁后怒其讦，欲谪之，吕公著救之力，出知怀州。御史言其谢表文过，徙广德军。明年，提点江东刑狱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遂疏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为不然，宣仁后命付史馆，彦博不自安，竟解平章重事而去。苏辙为中丞，易引前嫌求避，改度支员外郎，孙升以为左迁。又改国子司业，不拜，提点淮东刑狱。复入，为侍御史。上书言：

天下大势可畏者五：一曰上下相蒙，而毁誉不得其真。故人主聪明壅蔽，下情不得上达；邪正无别，而君子之道日消，小人之党日进。二曰政事苟且，而官人不任其责。故治道不成，万事隳废，恶吏市奸而自得，良民受弊而无告；愁叹不平之气，充溢宇宙，以干阴阳之和。三曰经费不充，而生财不得其道。故公私困弊，无及时预备之计，衣食之源日蹙；无事之时尚犹

有患，不幸仓卒多事，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。四曰人材废阙，而教养不以其方。故士君子无可用人之实，而愚不肖充牣于朝；污合苟容之俗滋长，背上欺君之风益扇，士气浸弱，将谁与立太平之基。五曰刑赏失中，而人心不知所向。故以非为是，以黑为白，更相欺惑，以罔其上；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，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，徼利苟免之奸，冒货犯义之俗，将何所不有。

今二圣焦劳念治，而天下之势乃如此，任事者不可以不忧。是犹寝于积薪之上，火未及然，而自以为安，可不畏乎？

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，则莫若明目达聪，使下无壅蔽之患。欲官人皆任其责，则莫若询事考言，循名责实。欲生财不逆其道，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未作，崇俭约而戒奢僭。欲教养必以其方，则莫若广详延之路，厉廉耻之节，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，召对延问，以观其能否，善者用之，不善者罢之。欲人心皆知所向，则莫若赏以劝善，刑以惩恶，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。则民志一定，而放僻邪侈不为矣。

其言虽颇切直，然皆老生常谈，志于抵厄时事，无他奇画。

苏轼守杭，诉浙西灾潦甚苦。易率其僚杨畏、安鼎论轼姑息邀誉，眩惑朝听，乞加考实。诏下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，以谓正宜阔略不问，以活百姓。易遂言：“轼顷在扬州题诗，以奉先帝遗诏为‘闻好语’；草《吕大防制》云‘民亦劳止’，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、元丰之政。弟辙蚤应制科试，文缪不应格，幸而滥进，与轼昔皆诽怨先帝，无人臣礼。”至指李林甫、杨国忠为喻，议者由是薄易，出知宣州。除京西转运副使，徙苏州、徐州，加直秘阁。元符中，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，邵州安置。

徽宗立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进右谏议大夫。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，改权刑部侍郎，历工部、吏部，未一岁为真。以宝文阁

待制知邓州，寻入党籍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董敦逸，字梦授，吉州永丰人。登进士第，调连州司理参军、知穰县。时方兴水利，提举官调民凿马渡港，云可灌田二百顷，敦逸言于朝，以为利不补害，核实如敦逸言。免役夫十六万，全旧田三千六百顷。徙知弋阳县，宝丰铜冶役卒多困于诱略，有致死者，敦逸推见本末，纵还乡者数百人。稍迁梓州路转运判官。

元祐六年，召为监察御史，同御史黄庆基言：“苏轼昔为中书舍人，制诰中指斥先帝事，其弟辙相为表里，以紊朝政。”宰相吕大防奏曰：“敦逸、庆基言轼所撰制词，以为谤毁先帝。臣窃观先帝圣意，本欲富国强兵，鞭挞不庭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，故事或失当。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，因民所欲，随事救改，盖事理当然尔。昔汉武帝好用兵，重斂伤民，昭帝嗣位，博采众议，多行寝罢，明帝尚察，屡兴惨狱，章帝改之以宽厚，天下悦服，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。至如本朝真宗即位，弛放逋欠以厚民财；仁宗即位，罢修宫观以息民力。凡此皆因时施宜，以补助先朝阙政，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。比惟元祐以来，言事官用此以中伤士人，兼欲动摇朝廷，意极不善。”辙复奏曰：“臣昨日取兄轼所撰《吕惠卿告》观之，其言及先帝者，有曰：‘始以帝尧之仁，姑试伯鲧；终然孔子之圣，不信宰予。’兄轼亦岂是谤毁先帝者邪？臣闻先帝末年，亦自深悔已行之事，但未暇改尔。元祐改更，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。”宣仁后曰：“先帝追悔往事，至于泣下。”大防曰：“先帝一时过举，非其本意。”宣仁后曰：“皇帝宜深知。”于是敦逸、庆基并罢。敦逸出为湖北运判，改知临江军。

绍圣初，轼、辙失位，刘拯讼敦逸无罪。哲宗记其人，曰：“非前日白须御史乎？”复除监察御史。论常安民为二苏之

党，凡论议主元祐者，斥去之。改工部员外郎，迁殿中待御史、左司谏、侍御史，入谢曰：“臣再污言路，第恐挤逐，不能久奉弹纠之责。”哲宗曰：“卿能言，无患朕之不能听；卿言而信，无患朕之不能行也。”

瑶华秘狱成，诏诣掖庭录问。敦逸察知冤状，握笔弗忍书，郝随从旁胁之，乃不敢异。狱既上，于心终不安。几两旬，竟上疏，其略云：“瑶华之废，事有所因，情有可察。诏下之日，天为之阴翳，是天不欲废之也；人为之流涕，是人不欲废之也。臣尝阅录其狱，恐得罪天下。”哲宗读之怒，蔡卞欲加重贬，章惇、曾布以为不可，曰：“陛下本以皇城狱出于近习，故使台端录问，冀以取信中外。今谪敦逸，何以解天下后世之谤。”哲宗意解而止。明年，用他事出知兴国军，徙江州。

徽宗即位，加直龙图阁、知荆南，召入，为左谏议大夫，敦逸极言蔡京、蔡卞过恶。迁户部侍郎。卒，年六十九。

上官均，字彦衡，邵武人。神宗熙宁亲策进士，擢第二，为北京留守推官、国子直讲。元丰中，蔡确荐为监察御史里行。时相州富人子杀人，谳狱为审刑、大理所疑，京师流言法官窦莘等受赇。蔡确引猜险吏数十人，穷治莘等惨酷，无敢明其冤。均上疏言之，乞以狱事诏臣参治，坐是，谪知光泽县。莘等卒无罪，天下服其持平。有巫托神能祸福人，致货甚富，均焚像杖巫，出诸境。还，监都进奏院。

哲宗即位，擢开封府推官。元祐初，复为监察御史。议者请兼用诗赋取士，宰相遂欲废经义。均言：“经术以理为主，而所根者本也，诗赋以文为工，而所逐者末也。今不计本末，而欲袭诗赋之敝，未见其不得也。”自熙宁以来，京师百司有谒禁。均言：“以诚待人，则人思竭忠；以疑遇物，则人思苟免。愿除开封、大理外，余皆释禁，以明洞达不疑之意。”遂

论青苗，以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，有目前之利而为终岁之患，愿罢之而复为常平余粟之法。又言官冗之弊，请罢粟补吏，减任子员，节特奏名之滥，增摄官之举数，抑胥史之幸进，以清入仕之源。诏有司议，久之不能有所省。复疏言：“今会议之臣，畏世俗之讥评，不计朝廷之利害，闵鄙耄之不进，不思才者之闲滞，非策之善也。”因请对，力陈之，宣仁后曰：“当从我家始。”乃自后属而下至大夫，悉裁其数。

又言：“治天下道二，宽与猛而已。宽过则缓而伤义，猛过则急而伤恩。术虽不同，其蠹政害民，一也。间者，监司务为惨核，郡县望风趣办，不暇以便民为意。陛下临御，务从宽大，为吏者又复苟简纵弛，猛宽二者胥失。愿明诏四方，使之宽不纵恶，猛不伤惠，以起中和之风。”诏下其章。

蔡确弟硕盗贷官钱以万计，狱既上，均论确为宰相，挟邪挠法，当显正其罪，以厉百官。张璪、李清臣执政，与正人异趣，相继击去之。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边事，因及宰相文彦博，舜民左迁。均言：“风宪之任许风闻，所以广耳目也。舜民之言是，当行之；其言非，当容之。愿复舜民职。”不从。台谏约再论，均谓事小不当再论，王岩叟遂劾均反覆，岩叟移官。均迁殿中侍御史，内不自安，引义丐去，改礼部员外郎。居三年，复为殿中侍御史。

西夏自永乐之战，怙胜气骄，欲复故地。朝廷用赵鼎计，弃四砦，至是，又请兰州为砦地。均上疏曰：“先王之御外国，知威之不可独立，故假惠以济威，知惠之不可独行，故须威以行惠，然后外国且怀且畏，无怨望轻侮之心。今西夏所争兰州砦地，皆控扼要路，若轻以予之，恐夏人捣虚，熙河数郡，孤立难守。若继请熙河故地，将何辞以拒之？是傅虎以翼，借寇以兵，不惟无益，祇足为患。不如治兵积谷，画地而守，使夏

人晓然知朝廷意也。”

时傅尧俞为中书侍郎，许将为左丞，韩忠彦为同知枢密院。三人者，论事多同异，俱求罢。均言：“大臣之任同国休戚，庙堂之上当务协谐，使中外之人，泯然不知有同异之迹。若悻悻然辩论，不顾事体，何以观视百僚。尧俞等虽有辩论之失，然事皆缘公，无显恶大过，望令就职。”诏从之。御史中丞苏辙等尚以为言，均上疏曰：“进退大臣当，则天下服陛下之明，而大臣得以安其位。进退不当，则累陛下之哲，而言者自此得以朋党，合谋并力，以倾摇大臣。天下之事，以是非为主。所论若当，虽异，不害其为善；所论若非，虽同，未免为不善。今尧俞等但不能协和，实无大过。苏辙乃以许将当时已定议，既而背同列之议，独上论奏。臣以为善则顺之，恶则正之，岂在每事唯命，遂非不改，然后为忠邪？将舍同列之议，上奉圣旨，是能将顺其美，不当反以为过恶也。若使不忠，虽与同列协和，是乃奸臣尔，非朝廷之利也。”将罢，均又言：“吕大防坚强自任，每有差除，同列不敢异，唯许将时有异同。辙素与大防善，尽力排将，期于心胜。臣恐纲纪法令，自此败坏矣。”因论：“御史，耳目之任；中丞，风宪之长。辙当公是公非，别白善恶，而不当妄言也。”遂乞罢，出知广德军，改提点河北东路刑狱。

绍圣初，召拜左正言。时大防、辙已罢政，均论大防、辙六罪，并再黜大防，史祸由此起。又奏罢诗赋，专以经术取士。宰相章惇欲更政事，专黜陟之柄，阴去异己，出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成都府，召朱服为中书舍人。均言汝砺不可出，服不可用。惇怒，迁均为工部员外郎。寻提点京东、淮东刑狱，历梓州淮南转运副使、知越州。

徽宗立，入为秘书少监，迁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、同修国

史兼《哲宗实录》修撰，迁给事中。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，得罪屏斥，均言：“寅亮虽不识忌讳，然志非怀邪。陛下既招其来，又罪其言，恐沮多士之气。”寅亮得免。时宰相欲尽循熙、丰法度为绍述以风均，均曰：“法度惟是之从，无彼此之辨。”由是不协，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，徙襄州。崇宁初，与元祐党籍，夺职，主管崇禧观。政和中，复集贤院修撰、提举洞霄宫。久之，复龙图阁待制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。

来之邵，字祖德，开封咸平人。登进士第，由潞州司理参军为刑部详断官。元丰中，改大理评事，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。未几，买倡家女为妾，履劾其污行，左迁将作丞。

哲宗即位，为太府丞、提举秦凤常平、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，入为开封府推官，复拜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之邵资性奸谄，与杨畏合攻苏颂，论颂稽留贾易知苏州之命。又论梁焘缘刘摯亲党，致位丞弼。又论范纯仁不可复相，乞进用章惇、安燾、吕惠卿。绍圣初，国事丕变，之邵逆探时指，先劾吕大防。惇既相，擢为侍御史。王安石配食神宗，之邵又请加美谥。疏：“司马光等畔道逆理，典刑未正，鬼得而诛。独刘摯尚存，实天以遗陛下。”其阿恣无忌惮如此。

进刑部侍郎。阳翟民盖渐以讼至有司，之邵二子皆娶盖氏，诬渐非盖氏子，以规其赀。谏官张商英论之，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。卒，年四十八。蔡京为相，特赠太中大夫。

叶涛，字致远，处州龙泉人。进士乙科，为国子直讲。虞蕃讼起，涛坐受诸生茶纸免官。涛，王氏婿也，即往从安石于金陵，学为文词。哲宗立，上章自理，得太学正，迁博士。绍圣初，为秘书省正字，编修《神宗史》，进校书郎。曾布荐为起居舍人，擢中书舍人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王岩叟追贬，吕大防、刘摯、苏辙、梁焘、范纯仁责官，皆涛为制词，文极丑诋。

安焘降学士，涛封还命书，云：“焘在元祐时，尝诋文彦博弃熙河，全先帝万世之功，不宜加罪。”蔡京劾为党，罢知光州。又以诉理有过，为范锜所论，连三黜。曾布引为给事中，居数月而病，以龙阁阁待制提举崇禧观，卒。

杨畏，字子安，其先遂宁人，父徙洛阳。畏幼孤好学，事母孝，不事科举。党友交劝之，乃擢进士第。调成纪主簿，不之官，刻志经术，以所著书谒王安石、吕惠卿，为郢州教授。自是尊安石之学，以为得圣人之意。除西京国子监教授，舒亶荐为监察御史里行。时有御史中丞出为郡守，监司荐之，畏言：“侍从贤否，上所素知，监司乃敢妄荐，盖为异日地尔，乞戒其观望。”舒亶有盗学士院厨钱罪，为王安礼所白，畏抗章辩论，以为可谓之失，未可谓之故。亶罢，畏坐左转宗正丞，出提点夔州路刑狱。

元祐初，请祠归洛。畏恐得罪于司马光，尝曰：“畏官夔峡，虽深山群獠，闻用司马光，皆相贺，其盛德如此。”至光卒，畏复曰：“司马光若知道，便是皋、夔、稷、契；以不知道，故于政事未尽也。”吕大防、刘摯为相，俱与畏善，用畏为工部员外郎，除监察御史，擢殿中侍御史。畏助大防攻摯十事，并言梁焘、王岩叟、刘安世、朱光庭皆其死党，必与为地。既而焘等果救摯，皆不纳。摯罢，苏颂为相，畏复攻颂，以留贾易除书为颂罪。颂罢，畏意欲苏辙为相。宣仁后外召范纯仁为右仆射，畏又攻纯仁，不报。畏本附辙，知辙不相，复上疏诋辙不可用。其倾危反覆如此，百僚莫不侧目。

迁侍御史，畏言事之未治有四：曰边疆，曰河事，曰役法，曰内外官政。时有旨令两省官举台官，畏言：“御史与宰执，最为相关之地。宰执既不自差，使其属举之，可乎？”太常博士朱彦以议皇地示祭不同，自列乞罢。畏言：“彦据经论理，

若彦罢出，恐自是人务观望，不敢以守官为义。”

宣仁后崩，吕大防欲用畏谏议大夫，范纯仁以畏非端士，不可，大防乃迁畏礼部侍郎。及大防为宣仁后山陵使，畏首背大防，称述熙宁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，哲宗信之，遂荐章惇、吕惠卿可大任。廷试进士，李清臣发策有绍述意，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，畏复考，悉下之，拔毕渐以为第一。

惇入相，畏遣所亲阴结之，曰：“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，遂因吕大防、苏辙以逐刘摯、梁燾。方欲逐吕、苏，二人觉，罢畏言职。畏迹在元祐，心在熙宁，首为相公开路者也。”惇至，徙畏吏部，引以自助。中书侍郎李清臣、知枢密院安燾与惇不合，畏复阴附安、李，惇觉其情；又曾布、蔡卞言畏平日所为于惇，遂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真定府。天下于是目为“杨三变”，谓其进于元丰，显于元祐，迁于绍圣也。

寻落职知虢州，入元祐党。后知郢州，复集贤殿修撰、知襄州，移荆南，提举洞霄宫，居于洛。未几，知邓州，再丐祠，以言者论列落职，主管崇禧观。

蔡京为相，畏遣子侄见京，以元祐末论苏辙不可大用等章自明，又因京党河南尹薛昂致言于京，遂出党籍。寻复宝文阁待制。政和二年，洛人诣阙，请封禅嵩山，畏上疏累千余言，极其谏佞。方洽行，得疾卒，年六十九。

畏颇为纵横学，有才辩而多捭阖，与邢恕缔交，其好功名富贵亦同。然恕疏而多失，畏谋必中，其究俱为搢绅祸云。

论曰：贾易初以刚直名，观其再劾文彦博、范纯仁，而斥苏轼、苏辙尤甚，何以刚直为哉？董敦逸于元祐末与黄庆基诬二苏，以开绍圣之祸，及绍圣则肆诋元祐诸臣，甚至瑶华之冤不能持正，虽终悔而谏，亦何及焉。及见蔡京、蔡卞稔恶，乃论其过恶以自文，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火也。上官均谏切中时

事，及不从绍述之议，其为人若可观，然论吕大防、苏辙，以之再黜，是亦助绍述者也。杨畏倾危反覆，周流不穷，虽仪、秦纵横，无以尚之，岂徒有三变而已。至于倡绍述以取信哲宗，又谓王安石之学有圣人意，可谓小人无忌惮也哉。来之邵尽击时贤而进章惇、安燾、吕惠卿，又请加美谥于安石，其流恶不已，乃诬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贻，亦何所不至焉。叶涛在太学，已著污迹，擢第之后，谄安石而从之学，后得曾布之荐，凡元祐名贤贬责制辞，肆笔丑诋，虽有善犹不能自涤，况无可述者乎！

崔台符，字平叔，蒲阴人。中明法科，为大理详断官，校试殿帷，仁宗赐以“尽美”二字。熙宁中，文彦博荐为群牧判官，除河北监牧使，入判大理寺。初，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，举朝以为非，台符独举手加额曰：“数百年误用刑名，今乃得正。”安石喜其附己，故用之。历知审刑院，判少府监。复置大理狱，拜右谏议大夫，为大理卿。时中官石得一以皇城侦逻为狱，台符与少卿杨汲辄迎伺其意，所在以锻炼笞掠成之，都人惴栗，至不敢偶语。数年间，丽文法者且万人。官制行，迁刑部侍郎，官至光禄大夫。元祐初，御史林旦、上官均发其恶，出知潞州，又贬秩徙相州。后兼监牧使。卒，年六十四。

旧制，武臣至内殿崇班，始荫其族。台符言：“文吏州判司犹许用荫，武臣五岁一迁，自借职四十年乃得通朝籍，轻重不相准。请自供奉官即用荫。”从之。尝使辽，至其朝，久立帐前，俛者不赞导。问其故，曰：“太子未至。”台符诮之曰：“安有君父临轩而臣子偃蹇不至，久立使者礼乎？”俛者惧，赞导如仪。

杨汲，字潜古，泉州晋江人。登进士第，调赵州司法参军。州民曹浚者，兄遇之不善，兄子亦加侮焉。浚持刀逐兄子，兄

挟之以走，浚曰：“兄勿避，自为侄尔。”既就吏，兄子云：“叔欲给吾父，止而杀之。”吏当浚谋杀兄，浚曰：“浚呼兄使勿避，何谓谋。若以意为狱，民无所措手足矣。”州用其言，谏上，浚得不死。

主管开封府界常平，权都水丞，与侯叔献行汴水淤田法，遂酺汴流涨潦以溉西部，瘠土皆为良田。神宗嘉之，赐以所淤田千亩。提点淮西刑狱，提举西路常平，修古芍陂，引汉泉灌田万顷。召判都水监，为大理卿，迁刑部、户部侍郎。元祐初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庐州。崔台符被劾，浚亦落职知黄州。历徐、襄、越州。绍圣中，复为户部侍郎，卒。

吕嘉问，字望之，以荫入官。熙宁初，条例司引以为属，权户部判官，管诸司库务，行连灶法于酒坊，岁省薪钱十六万缗。王安石用魏继宗议，即京城置市易务，命嘉问提举。上建置十三事，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家辄取利，神宗去之，安石执不可。居二年，连以羨课受赏。神宗闻其扰民。语安石。安石曰：“嘉问奉法不公，以是媒怨。”神宗曰：“免行钱所收细琐，市易鬻及果实，大伤国体。”安石伪辨自解，至讥神宗为丛脞，不知帝王大略，且曰：“非嘉问，孰敢不避左右近习？非臣，孰为嘉问辨？”神宗曰：“即如是，士大夫何故以为不便？”安石请言者姓名，令嘉问条析。

七年，旱，帝忧心惻怛，语韩维、孙永集市人问之，减坐贾钱千万。安石遂持嘉问条析奏曰：“此皆百姓所愿，不如人言也。”嘉问言：“朝廷所以许民输钱免行者，盖人情安于乐业，厌于追扰，若一切罢去，则无人祇承。又吏胥禄廩薄，势不得不求于民，非重法莫禁。以薄廩申重法，则法有时而不行。县官为给事，则三司经费有限，今取民于鲜，而吏知自重，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。议者乃欲除去，是殆不然。民未尝不畏吏，

方其以行役触罪，虽欲出钱，亦不可得。今吏禄可谓厚矣，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，市易所收免行钱，亦未足以偿仓法所增之禄，以此推穷，则利害立见矣。”

初，市易隶三司，嘉问恃势陵使薛向，出其上。曾布代向，怀不能平。会神宗出手札询布，布访于魏继宗，继宗愤嘉问掠其功，列其与初议异者。布得实，具上嘉问多收息干赏，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。神宗将委布考之，安石言二人有私忿，于是诏布与吕惠卿同治。惠卿故憾布，至三司，召继宗及市贾问状，其辞同，乃胁继宗使诬布语言增加，继宗不从。布言惠卿不可共事，神宗欲听之，安石不可。神宗遂诏中书曰：“朝廷设市易，本为平准以便民，若《周官》泉府者。今顾使中人之家失业，宜厘定其制。”布见神宗曰：“臣每闻德音，欲以王道治天下，今所为馗馗乎间架、除陌矣。嘉问又请贩盐鬻帛，岂不诒四方笑？”神宗颔之。事未决，安石去位，嘉问持之以泣，安石劳之曰：“吾已荐惠卿矣。”惠卿既执政，前狱遂成，布得罪，嘉问亦出知常州。

明年，安石复相，召检正中书户房。安石罢，以知江宁府。岁余，转运使何琬劾嘉问营缮越法，徙润州，复坐免。久之，入为吏部郎中、光禄卿。言者交论市易之患，被于天下。本钱无虑千二百万缗，率二分其息，十有五年之间，子本当数倍，今乃仅足本钱。盖买物入官，未转售而先计息取赏；至于物货苦恶，上下相蒙，亏折日多，空有虚名而已。于是削嘉问三秩，黜知淮阳军，悉罪前被赏者。

绍圣中，擢宝文阁待制、户部侍郎，加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专附章惇、蔡卞，多杀不辜，焚去案牒以灭口。尝荐邹浩，浩南迁，坐罢知怀州。徽宗时，屡暴其宿恶，至分司南京，光州居住，郢州安置。然为蔡氏所右，其婿刘逵蹇序辰、其死友邓

洵武羽翼之，故不久辄起。以龙图阁学士、太中大夫卒，年七十七，赠资政殿学士。

初，嘉问窃从祖公弼论新法奏稿，以示王安石，公弼以是斥于外，吕氏号为“家贼”，故不得与吕氏同传。

李南公，字楚老，郑州人。进士及第，调浦江令。郡猾吏恃守以陵县，不输负租，南公捕系之。守怒，通判为谢曰：“能按郡吏，健令也。”卒置诸法。知长沙县，有嫠妇携儿以嫁，七年，儿族取儿，妇谓非前子，讼于官。南公问儿年，族曰九岁，妇曰七岁。问其齿，曰：“去年毁矣。”南公曰：“男八岁而龋，尚何争？”命归儿族。熙宁中，提举京西常平、提点陕西河北刑狱、京西转运副使，入为屯田员外郎。南公有女皆适人，而同产女弟年三十不嫁，寄他妹家，为御史所论，罢主管崇福宫。

为河北转运副使。先是，知澶州王令图请开迎阳埽旧河，于孙村置约回水东注，南公与范子奇以为可行，且欲于大吴北进锯牙约河势归故道。朝廷命使者行视，两人复以前议为非，云：“迎阳下瞰京师，孙村水势不便。”又为御史所论，诏罚金。

加直秘阁、知延安府。夏人犯泾原，南公出师捣其虚，夏人解去。进直龙图阁，擢宝文阁待制、知瀛州，拜户部吏部侍郎、户部尚书。历知永兴军、成都、真定、河南府、郑州，擢龙图阁直学士。

初，哲宗主入庙，南公修奉，希执政指，请祔东夹室，礼官争之不得。及更建庙室，坐前议弗当，夺学士，未几，复之，遂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三。

南公为吏六十年，干局明锐，然反覆诡随，无特操，识者非之。子諲。

諫字智甫。第进士。绍圣间，知章丘县。陕西麦熟，朝廷议遣官诸州，令民平偿逋负，諫与余景在选中。将赐对，曾布言于哲宗曰：“丰凶未可知，諫、景皆刻薄，必因此暴敛，为民之忧。陛下临政以来，延见人士未多，如两人者，惧不足以辱大对。”乃喻使戒飭。使还，为河东转运判官，徙陕西。进筑京师，讫役，除秘阁校理。以母忧去。

方建永泰陵，起使京西。谏官任伯雨言：“祖宗之世，朝廷有大事，边鄙有兵革，将相大臣召为侍从，乃不得已夺情。今山陵事人皆可办，何至以一諫隳事体哉？”命遂格。终制，以直龙图阁知熙州。蔡京使王厚复河湟，諫与之异，召为光禄卿。厚奏功，罢諫守虢。坐尝言招纳未便，停官。

后数年，为陕西转运使。京兆麦价踊贵，諫与府县议从民和市，民弗肯损价。諫移府勒上户闭籩，府帅徐处仁不听，且责之。諫怒，上章言处仁沮格诏令，陵毁使者。诏黜处仁，而擢諫显谟阁待制，代其任。鄜延帅钱昂奏：“处仁本以官籩麦损价，与諫争，乃为民久长之论，不当黜。”诏以昂违道干誉，谪永州。諫又代任鄜延，复徙永兴。伪为蟾芝以献，徽宗疑曰：“蟾，动物也，安得生芝？”命渍盆水，一夕而解。坐罔上，贬散官安置，三年复之。历数郡，卒。

董必，字子强，宣州南陵人。尝谒王安石于金陵，咨质诸经疑义，为安石称许。登进士第。绍圣中，提举湖南常平。时相章惇方置众君子于罪。孔平仲在衡州，以仓粟腐恶，乘饥岁，稍损价发之。必即劾其戾常平法，置鞫长沙，以承惇意，无辜系讯多死者。平仲坐徙韶州。

惇与蔡卞将大诛流人，遣吕升卿往广东，必往广西察访。哲宗既止不治，然必所至，犹以惨刻按胁立威，为五书归奏。除工部员外郎，中书舍人郭知章封还其命；诏以付赵挺之，权

给事中陈次升复封驳不下。必于是讼知章、次升为元祐党人。坐不当讼言者，出知江州，改湖南转运判官、提点河北刑狱，召为左司员外郎。

初，舒亶守荆南，起边事，一切诈诞，云徭人款附，实亦不然，必盖与之谋。及是，亶暴卒，加必直龙图阁往代。乃城通道等六砦，置靖州折博市易，且移飞山营戍。公私烦费，荆人病之。进集贤殿修撰、显谟阁待制。卒，年五十六，赠龙图阁待制。

虞策，字经臣，杭州钱塘人。登进士第，调台州推官、知乌程县、通判蕲州。通判蒋之奇以江、淮发运上计，神宗访东南人才，以策对。王安礼、李常咸荐之，擢提举利州路常平、湖南转运判官。

元祐五年，召为监察御史，进右正言。数上书论事，谓人主纳谏乃有福，治道以清静为本。西夏未顺命，策言：“今边备解弛，戎备不修。古之人，善镇静者警备甚密，务持重者谋在其中，未有鹵莽阔疏，而曰吾镇静、吾持重者。”又乞诏内而省曹、寺监，外而监司、守令，各得以其职陈朝政阙失、百姓疾苦。星文有变，乞顺天爱民，警戒万事，思治心修身之道，勿以宴安为乐。哲宗纳后，上《正始要言》。迁左司谏。

曾肇以议北郊事，与朝论不合，免礼部侍郎，为徐州。策时权给事中，还其命，以为肇礼官也，不当以议礼得罪。不从。帝亲政，条所当先者五十六事，后多施行。迁侍御史、起居郎、给事中，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，改杭州。过阙，留为户部侍郎。历刑部、户部尚书，拜枢密直学士，知永兴军、成都府。

入为吏部尚书，奏疏徽宗，请均节财用，曰：“臣比在户部，见中都经费岁六百万，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。尝以祖宗故实考之，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，而费才三之一；治平四千

四百万，而费五之一；熙宁五千六十万，而费尽之。今诸道随一月所须，旋为衰会，汲汲然不能终日。愿深裁浮冗，以宽用度。”属疾祈外，加龙图阁学士、知润州，卒于道，年六十六。赠左正议大夫。

策在元祐、绍圣时，皆居言职。虽不依人取进，亦颇持两端，故党议之兴，已独得免。弟奕。

奕字纯臣。第进士。崇宁，提举河北西路常平，洛、相饥，徙之东路。入对，徽宗问行期，对曰：“臣退即行，流民不以时还，则来岁耕桑皆废矣。”帝悦。既而西部盗起，复徙提点刑狱。时朝廷将遣兵逐捕，奕条上方略，请罢勿用，而自计讨贼，不阅月可定。转运使张抟以为不可，宰相主抟策，数月不效，卒用奕议，悉降之。擢监察御史。亲祭北郊，燕人赵良嗣为秘书丞侍祠，奕白其长曰：“今亲卫不用三路人，而良嗣以外国降子，顾得预祠事，可乎？”长用其言，具以请，不报。

阳武民佣于富家，其室美，富子欲私之，弗得，怒杀之，而赂其夫使勿言。事觉，府县及大理鬻狱，奕受诏鞠讯，皆伏辜。坐漏泄语言罢去。再逾年，还故职，提点河北刑狱。自何承矩创边地为塘泺，有定界。既中贵人典领，以屯田开拓为功，肆侵民田，民上诉，屡出使者按治，皆不敢与直。奕曲折上之，疏其五不可，诏罢屯田。加直秘阁、淮南转运副使。

入为开封少尹。故时大理、开封治狱，得请实蔽罪，其后率任情弃法，法益不用。奕言：“廷尉持天下平，京师诸夏本，法且不行，何以示万国。请自今非情法实不相当，毋得辄请。”从之。迁光禄卿、户部侍郎。睦州乱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镇江府。寇平，论劳增两秩。还为户部。内侍总领内藏，予夺颀己，视户部如僚属。度支郎方讨理滞，奉中旨，令开封尹与总领者来。奕白宰相曰：“计臣不才，当去之而易能者，不可使

他人侵其官。”即自劾不称职。诏为罢内侍，而徙奕工部。

袭庆守张滢使郡人诣阙请登封，东平守王靓谏以京东岁凶多盗，不当请封。为政者不悦，将罪靓，奕言：“靓忧民爱君，所当奖激，奈何用为罪乎？”靓获免。未几卒，年六十，赠龙图阁学士。

郭知章，字明叔，吉州龙泉人。第进士，从刘彝广西幕府，知浮梁、分宁县。黄履荐为御史，以忧不克拜，知海州、濮州，提点梓州路刑狱。复以郑雍、顾临荐，为监察御史。

哲宗亲政，上书请用淳化、天禧诏增谏官员，曰：“馆职无所用，朝廷设之不疑；谏官最急，乃常不足。是急于所无用，缓其所当急也。又比岁选授监司，多繇寺监丞，不过知县资序。外官莫重于部使者，岂宜轻用若是？宜稍限以节。如转运判官择实任通判者，提点刑狱择实任郡守者，然后考其治理，简拔用之。”又言：“自大河东、北分流，生灵被害。今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，顺而导之，闭北而行东，其利百倍矣。”

迁殿中侍御史。言：“先帝辟地进壤，建策四砮，据高临下，扼西戎咽喉。元祐用事者委而弃之，愿讨贽议奏，显行黜罚。”史院究《神宗实录》诬罔事，知章请贬治吕大防等。绍圣复制科，知章校试，言：“先朝既策进士，即废此科，近年复置，诚无所补。”遂复罢。又请复元丰役法，大抵迎合时好。

进左司员外郎，改左司谏。尝言：“爵禄庆赏，以劝天下之善，愿无以假借大臣，使行私恩；刑罚诛戮，以惩天下之恶，愿无以假借大臣，使快私忿。忠于陛下者，必见忌大臣；党于大臣者，必上负陛下。惟明主财察。”权工部侍郎，为中书舍人。

辽使萧德崇来为夏人请还河西地，命知章报聘。德崇曰：“两朝久通好，小国蕞尔疆土，还之可乎？”知章曰：“夏人

累犯边，法当致讨，以北宋劝和之故，务为优容。彼若恭顺如初，当自有恩旨，非使人所能预知也。”归未至，坐尝主导河东流议，以集贤殿修撰知和州。

徽宗立，曾布用为工部侍郎，加宝文阁直学士、知太原府。召拜刑部尚书、知开封府，为翰林学士。言者又论河事，罢知邓州，旋入党籍。数年，复显谟阁直学士。政和初，卒。

论曰：神宗好大喜功之资，王安石、吕惠卿出而与之遇合，流毒不能止也。哲、徽之世，一变而为蔡确、章惇、曾布，又变而为蔡京、蔡卞，日有甚之，而天下亡矣。乘时起而附之者甚众，若崔台符、杨汲以狱杀民；吕嘉问以均输困民；董必肆酷，欲害流人以取悦；李南公以反覆诡随；虞策以心持两端；郭知章迎合时好，且发实录之诬。观诸人所学与其从政，已多可尚，何乐而为此恶哉？不过视一时君相之好尚，将以取富贵而已。设使神宗如仁宗之治，哲、徽承之，必无绍述之祸，虽安石辈亦将有所薰陶，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，况此诸人乎？世道污隆，士习升降，系于人主一念虑之趣向，可不戒哉！可不惧哉！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

刘拯 钱遯石豫 左肤附 许敦仁 吴执中 吴材 刘  
曷 宋乔年 子昇 强渊明 蔡居厚 刘嗣明 蒋静 贾伟节  
崔鷗 张根 弟朴 任谅 周常

刘拯，字彦修，宣州南陵人。进士及第。知常熟县，有善政，县人称之。元丰中，为监察御史，历江东淮西转运判官、提点广西刑狱。

绍圣初，复为御史，言：“元祐修先帝实录，以司马光、苏轼之门人范祖禹、黄庭坚、秦观为之，窜易增减，诬毁先烈，愿明正国典。”又言：“苏轼贪鄙狂悖，无事君之义，尝议罪抵死，先帝赦之，敢以怨忿形于诏诰，丑诋厚诬。策试馆职，至及王莽、曹操之事，方异意之臣，分据要略，而轼问及此，传之四方，忠义之士，为之寒心扼腕。愿正其罪，以示天下。”时祖禹等已贬，轼谪英州，而拯犹鸩视不愜也。进右正言累至给事中。

徽宗立，钦圣后临朝，而钦慈后葬，大臣欲用妃礼。拯曰：“母以子贵，子为天子，则母乃后也，当改园陵为山陵。”又言：“门下侍郎韩忠彦，虽以德选，然不可启贵戚预政之渐。”帝疑其阿私观望，黜知濠州。改广州，加宝文阁待制，以吏部侍郎召还。帝称其议钦慈事，褒进两秩，迁户部尚书。

蔡京编次元祐奸党，拯言：“汉、唐失政，皆分朋党，今日指前人为党，安知后人不以今人为党乎？不若定为三等，某

事为上，某事为中，某事为下，而不斥其名氏，”京不乐。又言户部月赋入不足偿所出。京益怒，徙之兵部。旋罢知蕲州，徙润州。

张商英入相，召为吏部尚书。拯已昏愤，吏乘为奸，又左转工部，以枢密直学士知同州。时商英去位，侍御史洪彦升并劾之，削职，提举鸿庆宫，卒。

钱遯，字德循，婺州浦江人。以进士甲科调洪州推官，累通判越州。至校书郎。徽宗立，擢殿中侍御史。中丞丰稷论其回邪不可任风宪，不报。稷复言“必用遯则愿罢臣”，乃以提举湖北常平。崇宁初，召为都官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。劾曾布援元祐奸党，挤绍圣忠贤，布去。迁侍御史，阅两月，进中丞。乞治元符末大臣尝乞复孟后而废刘后事，韩忠彦、曾布、李清臣、黄履及议者曾肇、丰稷、陈瓘、龚 皆坐贬。遂与殿中侍御史石豫、左肤言：“元祐皇后得罪先朝，昭告宗庙，天下莫不知。哲宗上宾，太母听政。当国大臣尽欲变乱绍圣之事，以逞私欲，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，复还废后位号。当时物议固已汹汹，乃至疏逖小臣，诣阙上书，忠议激切，则天下公议从可知矣。今朝廷既已贬削忠彦等，及追褫大正误恩，则元祐皇后义非所安。孔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’夫在先朝则曰后，今日则谓之元祐皇后，于名为不正；先朝废而陛下复，于事为不顺。考之典礼，则古昔所无；稽之本朝，则故实未有；询之师言，则大以为不然。况既为先朝所废，则宗庙祭告，岁时荐飧，人事有嫌疑之迹，神灵萌厌斲之心，万世之后，配祔将安所施。宜蚤正厥事，断以大义，无牵于流俗非正之论，以累圣朝。”

明日，又言：“典礼所在，实朝廷治乱之所系，虽人主之尊不得而擅，又况区区臣下，敢轻变易者哉？元祐皇后得罪先

朝，废处瑶华，制诰一颁，天下无间然者。并后匹嫡，《春秋》讥之，岂宜明盛之朝，而循衰世非礼之事？”于是尚书右仆射京、门下侍郎将、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挺之、右丞商英言：“元祐后再复位号，考之典礼，将来宗庙不可从享，陵寝不可配祔。揆诸礼制，皆所未安，请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。”后由是复废。遯、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，乃册为崇恩太后。

遯章所言小臣上书者，昌州推官冯澥也。其书以谓：“先帝既终，则后无单立之义；稽之逆顺，陛下无立嫂之礼；要之终始，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妇之恩。虽已遂之事，难复之失，然感悟追正，何有不可？”澥用是得召对，除鸿臚主簿。

蔡京谋取青唐，遯助成其议。会籍元祐党，遯以为多漏略，给事中刘逵驳之，左转户部侍郎，俄迁工部尚书兼侍读。逾年，以枢密直学士知颖昌府。言者疏其罪，黜为滁州，稍复显谟阁待制、直学士，徙宣州。复为工部尚书，举冯澥自代，谓：“澥趣操端劲，古人与稽，尝建明典礼，忠义凛凛，搢绅叹服。”言者又疏其罪，以待制知秀州；中书舍人侯绶封还之，又夺待制。久之，还故职，改述古殿直学士。屏居十五年，方腊陷婺，遯逃奔兰溪，为贼所杀，年七十二。

石豫者，宁陵人。第进士。以安惇荐，为监察御史。与左肤鞠邹浩狱，文致重比，又使广东钟正甫逮治浩，欲致之死。豫论边事，谓中国与四夷，相交为君臣，相与为宾客。徽宗以其言无伦理，且辱国，出为淮南转运判官。陈瓘又追论罗织邹浩事，降通判亳州。崇宁元年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遂同钱遯造废元祐皇后议，亟迁待御史，至中丞。请削去景灵宫绘像臣僚，自文彦博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大防、范纯仁、刘摯、范百禄、梁焘、王岩叟以下。既，以论罢军器监蔡硕，硕讼豫平生交通状，黜知陈州，徙邓州。过阙，留为工部侍郎，进户部，兼侍

读。以调度不继，降秩一等，徙刑部。祖母死，用嫡孙承重去官，服未阕而卒。

肤，庐州人，亦用安惇荐为御史，履历大略与石豫同。迁侍御史，累至刑、兵、户三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知河南府，改永兴军，卒。

许敦仁，兴化人。第进士。崇宁初，入为校书郎。蔡京以州里之旧，擢监察御史，亟迁右正言、起居郎，倚为腹心。敦仁凡所建请，悉受京旨，言：“元符之末，奸臣用事，内外制诏，类多诬实。乞自今日以前，委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删正。”起居郎、舍人，异时遇车驾行幸，惟当直者从，敦仁始请悉扈蹕。迁殿中监，拜御史中丞。甫视事，即上章请五日一视朝。徽宗以其言失当，乖宵旰图治之意，命罚金，仍左迁兵部侍郎；他日，为朱谔言，且欲逐敦仁，而京庇之甚力，敦仁亦处之自如。后二年卒。靖康中，谏官吕好问论蔡京使敦仁请五日一视朝，欲颺窃国命，盖指此也。

吴执中，字子权，建州松溪人。登嘉祐进士第，历官州县。同门婿吕惠卿方贵盛，不肯附以取进。凡三十余年，始提举河南常平，连徙河东、淮南、江东转运判官，提点广东刑狱，入为库部、吏部、右司郎中。

大观初，擢兵部侍郎。二年，进御史中丞，论开封府、内侍省、京畿、秦凤违法干请，诏奖其得风宪体。又言：“开封之治事，大理之决狱，将作之营缮，榷货之入中，皆职所当为，乃妄以为功，一岁迁官至五六，宜行抑损。”遂诏自今但赐束帛。郑居中知枢密院，执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，帝还其章，而谕所以用居中之意。

初，蔡京忌张康国，故引执中居言路。执中先劾刘炳兄弟、宋乔年父子，皆京客也。帝尝语执政，嘉其不阿。康国曰：“是

乃为逐臣地耳。”已而章果至。帝怒，黜知滁州。未几，徙越州。石公弼以为执中反覆得罪，未宜殿大府。改提举洞霄宫，以集贤殿修撰知扬州，加显谟阁待制、知河南府。道过都，复拜中丞。

帝以星变逐蔡京，言者未已，执中谓进退大臣，当全体貌，于是为京下诏，京得不重贬。庞恭孙、赵遹适开梓、夔诸夷州，执中乞正其罪。又言：“八行之举，所得皆乡曲常人，不足以为士，愿下太学，考其道艺而进退之。”所论多施行。迁礼部尚书。

张商英罢，御史张克公言，执中与商英皆由郭天信以进，除枢密直学士、知越州。寻降待制，又夺职。卒于家。

吴材，字圣取，处州龙泉人。中进士第，历青溪主簿、咸平尉、知江都县。入为太学博士，以赵挺之荐，擢右正言，迁左司谏。党论复起，材首论范纯礼为朋附党与，前日大臣变更神考法度，故引之执政，不宜复其职；程之元为苏轼心腹，不宜亚九卿；张舜民当初政时，猖狂无所顾忌，不宜以从官处乡郡。其后受曾布指，与王能甫疏言：“元符之末，变神考之美政，逐神考之人材者，韩忠彦实为之首。”忠彦遂罢。

材鸷忍，疾视善类，所排逐最多。进起居郎，以忧去。蔡京用为给事中、吏部侍郎，陛见，有所陈，京不悦。以天章阁待制知光州。挺之作相，召拜工部侍郎，卒。

论曰：绍述说行，权臣颀假以攻元祐正士；网既尽矣，复假以攻异己。鹰犬外搏，鬼蜮内狙，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。故刘拯摭实录以肆诋，钱遹斥孟后以遍刺，石豫指绘像以削诸贤，吴材撻党论以搯善类；许敦仁五日一朝之请，吴执中体貌大臣之言，俱蔡京腹心计也。谗说殄行，虞帝攸瓘；似是而非，孔圣恶佞。有国家者，可不监夫！

刘曷，字子蒙，开封东明人，初名炳，赐今名。元符末，进士甲科，起家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。

兄炜，通乐律。炜死，蔡京擢曷大司乐，付以乐正。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，作《大晟乐》。曷撰《鼎书》、《新乐书》，皆汉津妄出己意，而为缘饰，语在《乐志》。累迁给事中。京置局议礼，曷又领之。为翰林学士，改工部尚书。提举《纪元历》，有所损益，为吴执中所论，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陈州。

曷与弟焕皆侍从，而亲丧不葬，坐夺职罢郡，复以事免官。京再辅政，召为户部尚书。曷尝为京画策，排郑居中，故京力援曷，由废黜中还故班。御史中丞俞栗发其奸利事，京徙栗他官。

徽宗所储三代彝器，诏曷讨定，凡尊爵、俎豆、盘匱之属，悉改以从古，而载所制器于祀仪，令太学诸生习肄雅乐。阅试日，曷与大司成刘嗣明奏，有鹤翔宫架之上。再为翰林学士，东宫建，为太子宾客，又还户部。

大理议户绝法，若祖有子未娶而亡，不得养孙为嗣。曷曰：“计一岁诸路户绝，不过得钱万缗。使岁失万缗而天下无绝户，岂不可乎？”诏从其议。加宣和殿学士，知河南府，积官金紫光禄大夫。与王栻交通，事败，开封尹盛章议以死，刑部尚书范致虚为请，乃长流琼州。死，年五十七。

宋乔年，字仙民，宰相庠之孙也。父充国，刻意问学，以乡书试礼部；既，自谓宰相子，辄罢举。仁宗知之，召试学士院，赐进士出身，签书河南判官，判登闻鼓院，知太常礼院。英宗祔庙，议者欲祧僖祖藏夹室，充国请配感生帝为宋始祖，从之。东西府建，上二箴以戒大臣，大臣不悻。会庙飨宿斋，其妻遣两妾至寺，充国自劾，罢礼院，遂致仕。充国性刚介，孝于奉亲，平居得微物，必先荐家庙，乃敢尝。官至太中大夫，

卒。

乔年用父荫监市易，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，落拓二十年。女嫁蔡京子攸。京当国，始复起用。崇宁中，提举开封县镇、府界常平，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。赐进士第，加集贤殿修撰、京畿转运副使，进显谟阁待制，为都转运使，改开封尹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。京罢相，谏议大夫毛注、御史中丞吴执中交击之，贬保静军节度副使，蕲州安置。京复相，还旧官，知陈州。政和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七，谥曰忠文。子昇。

昇字景裕。崇宁初，由谯县尉为敕令删定官，数年，至殿中少监。时乔年尹京，父子依凭蔡氏，陵轹士大夫，阴交谏官蔡居厚，使为鹰犬。以徽猷阁待制知陈州。乔年贬，昇亦谪少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未几，知应天府。

乔年卒，起复为京西都转运使，葺葺西宫及修三山新河，擢至显谟阁学士，方是时，徽宗议谒诸陵，有司预为西幸之备。昇治宫城，广袤十六里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，费不可胜。会髹漆，至灰人骨为胎，斤直钱数千。尽发洛城外二十里古冢，凡衣冠垄兆，大抵遭暴掘。用是迁正议大夫、殿中监，又奉命补治三陵泄水坑涧，计役四百九十万工。未几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延康殿学士，谥曰恭敏。

强渊明，字隐季，杭州钱塘人。父至，以文学受知韩琦，终祠部郎中。渊明进士第，调海州司法参军，历济、杭二州教授，知蔡州确山县，通判保定军。入为太府丞、军器少监、国子司业。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，立元祐籍，分三等定罪，皆三人所建，遂济成党祸。渊明以故亟迁秘书少监、中书舍人、大司成、翰林学士。

大观三年，京罢相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，徙郑、越二州。召为礼部尚书，复拜学士，进承旨。翰林广直庐，帝书

“摘文堂”榜赐之。兼太子宾客。以疾，改延康殿学士、提举醴泉观兼侍读、监修国史。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、资政殿学士，谥曰文宪。浚明早死。

蔡居厚，字宽夫，熙宁御史延禧子也。延禧尝击吕惠卿兄弟，有直名。居厚第进士，累官吏部员外郎。大观初，拜右正言，奏疏曰：“神宗造立法度，旷古绝儼，虽符、祐之党力起相轧，而终不能摇者，出于人心理义之所在也。陛下继志广声，政事具举，愿如明诏敕有司勒为成书，以明一代之制。”迁起居郎，进右谏议大夫。论东南兵政七弊，及言学官书局皆为要涂，宜公选实学多闻之士，无使庸常之徒。得以幸进。

河北、河东群盗起，太原、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。居厚言：“将帅之才，不储养于平时，故缓急无所可用，宜令观察使以上，各举所知。”又言：“比来从事于朝者，皆姑息胥吏，吏强官弱，浸以成风。盖鞞毂之下，吏习狡狴，故怯懦者有所畏，至用为耳目，倚为乡导，假借色辞，过为卑辱，浸淫及于侍从。今庙堂之上，稍亦为之，愿重为之制。”改户部侍郎。言者论其在谏省时，为宋乔年父子用，以集贤殿修撰知秦州。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师诉事，坐失察，削职罢。

蔡京再相，起知沧、陈、齐三州，加徽猷阁待制，为应天、河南尹。初建神霄宫，度地污下，为道士交诉，徙汝州。久之，知东平府。复以户部侍郎召，未至，又以知青州。病不能赴，未几卒。

刘嗣明，开封祥符人。入太学，积以试艺，名出诸生右。崇宁中，车驾幸学，解褐补承事郎，历校书郎至给事中。

张商英居相位，恶其不附己。时郑居中虽以嫌去枢密，然阴殖党与，窥伺益固。嗣明与之合，计倾商英。门下省吏张天忱贬秩，嗣明驳弗下，商英争之。诏御史台蔽曲直，商英以是

罢。嗣明遂论商英引李士观、尹天民入政典局，矫为敕语，共造奸谋，三人俱坐责。

嗣明迁大司成。士子肄雅乐被恩，嗣明亦升班与学士等。已而言者论其取悦权贵，妄升国子生预舍法以抑寒士，黜知颍州。未几，入为工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、工部尚书。卒，赠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。

蒋静，字叔明，常州宜兴人。第进士，调安仁令。俗好巫，疫疠流行，病者宁死不服药，静悉论巫罪，聚其所事淫像，得三百躯，毁而投诸江。知陈留县，与屯将不协，罢去。

徽宗初立，求言，静上言，多诋元祐间事，蔡京第为正等，擢职方员外郎；中书舍人吴伯举封还之，京怒，黜伯举。明年，迁国子司业。帝幸太学，命讲《书·无逸篇》，赐服金紫，进祭酒，为中书舍人。以显谟阁待制知寿州，徙江宁府。

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，赐号“先生”。其徒倚为奸利，夺民苇场，强市庐舍，词讼至府，吏观望不敢治，静悉抵于法。徙睦州，移病，提举洞霄宫。越九年，召为大司成，出知洪州。复告归，加直学士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通议大夫。

贾伟节，开封人。第进士，累擢两浙转运判官。条上民间利病，加直秘阁，为江、淮发运副使。蔡京坏东南转般法为直达纲，伟节率先奉承，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，籍催诸道逋负，造巨船二千四百艘，非供奉物而辄运载者，请论以违制。花石、海错之急切，自此而兴。论功进秩，遂拜户部侍郎，改刑部。岁余，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，卒。

论曰：善乎欧阳修之论朋党也，其言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真朋，小人以同利为伪朋，同道则同心相益而共济，小人见利则争先，利尽则疏而相贼害矣。”苏轼续修说，谓：“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，乐道不仕；小人不得志则侥幸复用，唯怨之

报，此所以不胜也。”秦观亦言：“君子小人，不免有党。人主不辨邪正，必至两废；或言两存，则小人卒得志，君子终受害。”其说明甚，徽宗弗之察也。唯蔽于绍述之说，崇奸贬正，党论滋起。于是绍圣指元祐为党，崇宁指元符为党，而郑居中、张商英、蔡京、王黼诸人互指为党，不复能辨。始以党败人，终以党败国，衣冠涂炭，垂三十年，其祸汰于东都、白马，盖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。彼刘曷、强渊明、宋乔年、刘嗣明直斗笏耳，亦使攘臂恣睢，撼撞无忌，小人之为术蹙矣。呜呼！朋党之说，真能空人之国如此哉。

崔鷗字德符，雍丘人，父毗，徙居颍州，遂为阳翟人。登进士第，调凤州司户参军、筠州推官。徽宗初立，以日食求言，鷗上书曰：

臣闻谏争之道，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，激切则近讪谤。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，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，而世主所以不悟，天下所以卷舌吞声，而以言为戒也。臣尝读史，见汉刘陶曹、鸾、唐李少良之事，未尝不掩卷兴嗟，矫然有山林不反之意。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，询求直言，伏读诏书，至所谓“言之失中，朕不加罪”，盖陛下披至情，廓圣度，以来天下之言如此，而私秘所闻，不敢一吐，是臣子负陛下也。

方今政令烦苛，民不堪扰，风俗险薄，法不能胜，未暇一二陈之，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。臣生于草莱，不识朝廷之士，特怪左右之人，有指元祐之臣为奸党者，必邪人也。使汉之党锢，唐之牛、李之祸，将复见于今日，甚可骇也。

夫毁誉者，朝廷之公议。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，左右以为奸，而天下皆曰忠；今宰相章惇，左右以为忠，而天下皆曰奸。此何理也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：夫乘时抵 戏以盗富贵，探微揣端以固权宠，谓之奸可也；包苴满门，私谒踵路，阴交

不逞，密结禁廷，谓之奸可也；以奇伎淫巧荡上心，以倡优女色败君德，独操赏刑，自报恩怨，谓之奸可也；蔽遮主听，排斥正人，微言者坐以刺讥，直谏者陷以指斥，以杜天下之言，掩滔天之罪，谓之奸可也。凡此数者，光有之乎？惇有之乎？

夫有其实者名随之，无其实而有其名，谁肯信之？《传》曰：“谓狐为狸，非特不知狐，又不知狸。”是故以佞为忠，必以忠为佞，于是乎有缪赏滥罚。赏缪罚滥，佞人徜徉，如此而国不乱，未之有也。

光忠信直谅，闻于华夷，虽古名臣，未能远过，而谓之奸，是欺天下也。至如惇狙诈凶险，天下士大夫呼曰“惇贼”。贵极宰相，人所具瞻，以名呼之，又指为贼，岂非以其孤负主恩，玩窃国柄，忠臣痛愤，义士不服，故贼而名之，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。京师语曰“大惇小惇，殃及子孙”，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。小人譬之蝮蝎，其凶忍害人，根乎天性，随遇必发。天下无事，不过贼陷忠良，破碎善类；至缓急危疑之际，必有反覆卖国、跋扈不臣之心。

比年以来，谏官不论得失，御史不劾奸邪，门下不驳诏令，共持暗默，以为得计。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，海内怨痛，而人主不知。顷邹浩以言事得罪，大臣拱而观之，同列无一语者，又从而挤之。夫以股肱耳目，治乱安危所系，而一切若此，陛下虽有尧、舜之聪明，将谁使言之，谁使之行之。

夫日者阳也，食之者阴也。四月正阳之月，阳极盛、阴极衰之时，而阴干阳，故其变为大。惟陛下畏天威、听明命，大运乾刚，大明邪正，毋违经义，毋郁民心，则天意解矣。若夫伐鼓用币，素服彻乐，而无懿德善政之实，非所以应天也。

帝览而善之，以为相州教授。

后蔡京条籍上书人，以鷗为邪等，免所居官。久之，调绩

溪令。移病归，始居郑城，治地数亩，为婆娑园。屏处十余年，人无贵贱长少，悉尊师之。

宣和六年，起通判宁化军，召为殿中侍御史。既至而钦宗即位，授右正言。上疏曰：

六月一日诏书，诏谏臣直论得失，以求实是，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。数十年来，王公卿相，皆自蔡京出。要使一门生死，则一门生用；一故吏逐，则一故吏来。更持政柄，无一人立异，无一人害己者，此京之本谋也。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哉？

谏议大夫冯澥近上章曰：“上无异论，太学之盛也。”澥尚敢为此奸言乎！王安石除异己之人，著《三经》之说以取士，天下靡然雷同，陵夷至于大乱，此无异论之效也。京又以学校之法馭士人，如军法之馭卒伍，一有异论，累及学官。若苏轼、黄庭坚之文，范镇、沈括之杂说，悉以严刑重赏，禁其收藏，其苛锢多士，亦已密矣。而澥犹以为太学之盛，欺罔不已甚乎？原京与澥罪，乃天地否泰所系，国家治乱，由之以分，不可忽也。

仁宗、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，安石目为流俗，一切逐去。司马光复起而用之，元祐之治，天下安于泰山。及章惇、蔡京倡为绍述之论，以欺人主。绍述一道德，而天下一于谄佞；绍述同风俗，而天下同于欺罔；绍述理财而公私竭；绍述造士而人材衰；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。元符应诏上书者数千人，京遣腹心考定之，同己为正，异己为邪，澥与京同者也，故列于正。京之术破坏天下，于兹极矣，尚忍使其余蠹再破坏邪？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，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，愿斩之以谢天下。

累章极论，时议归重。

忽得挛疾，不能行。三求去，帝惜之，不许。吕好问、徐秉哲为言，乃以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，命下而卒。鷗平生为文至多，辄为人取去，篋无留者。尤长于诗，清峭雄深，有法度。无子，婿卫昂集其遗文，为三十卷，传于世。

张根，字知常，饶州德兴人。少入太学，甫冠，第进士。调临江司理参军、遂昌令。当改京秩，以四亲在堂，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，而驰妻封及母，遂致仕，得通直郎，如其志。时年三十一。乡人之贤者彭汝砺序其事，自以为不及。

屏处十年，曾布、曾肇、邹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义，徽宗召诣阙。为帝言：“人主一日万几，所恃者是心耳。一累于物，则聪明智虑且耗，贤不肖混淆，纲纪不振矣。愿陛下清心省欲，以窒祸乱之原。”遂请罢钱塘制造局。帝改容嘉美，以为亲贤宅教授。

未几，通判杭州，提举江西常平。内侍走马承受举劾一路以钱半给军衣非是，自转运使、郡守以下皆罢。根言：“东南军法与西北殊，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。帅守、监司，分朝廷忧，顾使有罪，犹当审处，岂宜以小奄尺纸空十郡吏哉？”诏皆令复还。又言：“本道去岁蠲租四十万，而户部责偿如初。祖宗立发运上供额，而给本钱数百万缗，使广余以待用。比希恩者乃献为羨余，故岁计不足，至为无名之敛。”诏贷所蠲租，而以余本钱还之六路。洪州失官锡，系治兵吏千计。根曰：“此有司失于几察之过也。今罗取无罪之人，责以不可得之物，何以召和气？”乃罢其狱。

大观中，入对言：“陛下幸涤烦苛，破朋党，而士大夫以议论不一，观望苟且，莫肯自尽。陛下毁石刻，除党籍，与天下更始，而有司以大臣仇怨，废锢自如。为治之害，莫大于此，愿思所以励敕之。”即命为转运副使，改淮南转运使，加直龙

图阁。上书请：“常平止听纳息，以塞兼并；下户均出役钱，以绝奸伪，市易惟取净利，以役商贾。虽名若非正，然与和贾不啻其直什一，而使之倍输额外无名无数之敛，有间矣。”又请：“分举官为三科：一县令，二学官，三县丞曹。州郡亦分三等。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、某官、某县令，吏部据以注拟，则令选稍清，视平配硬差远矣。”诏吏部、户部相度以闻。根又以水灾多，乞蠲租赋，散活口米、常平青苗米，振贷流民。诏褒谕之。

徙两浙，辞不行，乃具疏付驿递奏。大略谓：“今州郡无兼月之储，太仓无终岁之积，军须匱乏，边备缺然。东南水旱、盗贼间作，西、北二国窥伺日久，安得不豫为之计？”因条列茶盐、常平等利病之数，遂言：“为今之计，当节其大者，而莫大于土木之功。今群臣赐一第，或费百万。臣所部二十州，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，曾不足给一第之用。以宠元勋盛德，犹虑不称，况出于闾阎干泽者哉。虽赵普、韩琦佐命定策所未有，愿陛下靳之。其次如田园、邸店，虽不若赐第之多，亦愿日削而月损之。如金帛好赐之类，亦不可不节也。又其次如锡带，其直虽数百缗，亦必敛于数百家而后足，今乃下被仆隶，使混淆公卿间，贤不肖无辨。如以其左右趋走，不欲墨绶，当别为制度，以示等威可也。”书奏，权幸侧目，谋所以中伤之者，言交上，帝察根诚，不之罪也。

寻以花石纲拘占漕舟，官买一竹至费五十缗，而多入诸臣之家。因力陈其弊，益忤权幸，乃撻根所书奏牒注切草略，为傲慢不恭，责监信州酒。既又言根非诋常平之法，以摇绍述之政，再贬濠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郴州。寻以讨淮贼功，得自便。以朝散大夫终于家，年六十。

根性至孝，父病蛊戒盐，根为食淡。母嗜河豚及蟹，母终，

根不复食。母方病，每至鸡鸣则少苏，后不忍闻鸡声。子焘，自有传。弟朴。

朴字见素。第进士。历耀、淄、宿三州教授、太学录、升博士，改礼部员外郎。高丽遣子弟入学肄业，又兼博士，迁光禄、太常少卿，擢侍御史。

郑居中去位，朴言：“朋党分攻，非朝廷福，若不揃其尤，久则难图。”于是宇文黄中、贾安宅等六人皆罢，凡蔡京所恶，亦指为居中党而逐。时郎员冗滥，至五十五人。徽宗喻朴使论列，乃揃其庸缪者十六人，疏斥诸外。

徐处仁议置裕民局，以京提举，京不乐，朴言：“国家法令明具，何尝不裕民乎？今置局非是”，卒罢之。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，朴论为“贪滥不法，物论弗齿，且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，修制冗官不当超逾”，乃罢为乐令。未几，复前命，朴争不已，改秘书少监。蔡攸引为道史检讨官，召试中书舍人，卒。

任谅，字子谅，眉山人，徙汝阳。九岁而孤，舅欲夺母志，谅挽衣泣曰：“岂有人子不能养其亲者乎！”母为感动而止。谅力学自奋，年十四，即冠乡书。登高第，调河南户曹。以兵书谒枢密曾布，布使人邀诣阙，既见，觉不能合，径去。布为相，犹欲用之。谅予书，规以李德裕事，布始怒。蒋之奇、章粦在枢府，荐为编修官，布持其奏不下，为怀州教授。徽宗见其所作《新学碑》，曰：“文士也。”擢提举夔路学事，历京西、河北、京东，改转运判官。著《河北根本籍》，凡户口之升降，官吏之增损，与一岁出纳奇赢之数，披籍可见，上之朝。张商英见其书，谓为天下部使者之最。

提点京东刑狱。梁山泺渔者习为盗，荡无名籍，谅伍其家，刻其舟，非是不得辄入。他县地错其间者，镌石为表。盗发，

则督吏名捕，莫敢不尽力，迹无所容。加直秘阁，徙陕西转运副使。降人李讹哆知边廩不继，阴阙地窖粟而叛，遗西夏统军书，称定边可唾手取。谅谍知其谋，亟输粟定边及诸城堡，且募人发所窖，得数十万石。讹哆果入寇，失藏粟，七日而退。他日，复围观化堡，而边储已足，讹哆遂解去。

加徽猷阁待制、江淮发运使。蔡京破东南转般漕运法为直达纲，应募者率游手亡赖，盗用干没，漫不可核，人莫敢言。谅入对，首论之，京怒。会汴、泗大水，泗州城不没者两板。谅亲部卒筑堤，徙民就高，振以米粟。水退，人获全，京诬以为漂溺千计，坐削籍归田里。执政或言：“水灾守臣职，发运使何罪？”帝亦知其枉，复右文殿修撰、陕西都转运使。寻复徽猷阁待制，进直学士。童贯更钱法，必欲铁钱与铜钱等，物价率十减其九。诏谅与贯议，谅言为六路害，寝其策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京兆府，徙渭州。以母忧去。

宣和七年，提举上清宝篆宫、修国史。初，朝廷将有事于燕，谅曰：“中国其有忧乎。”乃作书贻宰相曰：“今契丹之势，其亡昭然，取之当以渐，师出不可无名。宜别立耶律氏之宗，使散为君长，则我有存亡继绝之义，彼有瓜分辐裂之弱，与邻崛起之金国，势相万也。”至是，又言郭药师必反。帝不听，大臣以为病狂，出提举嵩山崇福宫。是冬，金人举兵犯燕山，药师叛降，皆如谅言。乃复起谅为京兆，未几，卒，年五十八。

周常，字仲修，建州人。中进士第。以所著《礼·檀弓义》见王安石、吕惠卿，二人称之，补国子直讲、太常博士。以养亲，求教授扬州。年末五十即致仕。

久之，御史中丞黄履荐其恬退，起为太常博士，辞。元符初，复申前命，兼崇政殿说书，迁著作佐郎。疏言：“祖宗诸

陵器物止用涂金，服饰又无珠玉，盖务在质素，昭示训戒。自裕陵至宣仁后寝宫，乃施金珠，愿收贮景灵殿，以遵遗训。”诏置之奉宸库。擢起居舍人。邹浩得罪，常于讲席论救，贬监郴州酒。徽宗立，召为国子祭酒、起居郎，从容言：“自古求治之主，未尝不以尚志为先。然溺于富贵逸乐，蔽于谄谀顺适，则志随以丧，不可不戒。元祐法度互有得失，人才各有所长，不可偏弃。”

时以天暑，令记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，仍具为令。常言：“本朝记注类多兼谏员，故凡言动，得以所闻见论可否。神宗皇帝时，修注官虽不兼谏职，亦许以史事于崇政、延和殿直前陈述。陛下于炎暍可畏之候，暂停进对，亦人情之常。若著为定令，则必记于日录，传之史笔，使后人观之，将以为倦于听纳，而忘先帝之美意矣。”事遂寝。进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蔡京用事，不能容，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湖州。寻又夺职，居婺州。复集贤殿修撰。卒，年六十七。

论曰：徽宗荒于治，嬖幸塞朝，柄移权奸，不鸣者进，习为腴熟。鷗、根、谅、常气节磊磊，指切时敝，能尽言不讳。卒不胜谗舌，根、常死外，鷗、谅甫用而病夺之，可悲也已！金兵既举，郭药师已叛，朝廷犹弗知，矧能先见祸机哉，毋惑乎狂谅之言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

何灌 李熙靖 王云 谭世勳 梅执礼 程振 刘延庆

何灌，字仲源，开封祥符人。武选登第，为河东从事。经略使韩缜虽数试其材，而常沮抑之，不假借。久乃语之曰：“君奇士也，他日当据吾坐。”为府州、火山军巡检。盗苏延福狡悍，为二边患，灌亲梟其首。贾胡曠有泉，辽人常越境而汲，灌亲申画界堠，遏其来，忿而举兵犯我。灌迎高射之，发辄中，或著崖石皆没镞，敌惊以为神，逡巡敛去。后三十年，契丹萧太师与灌会，道曩事，数何巡检神射，灌曰：“即灌是也。”萧矍然起拜。

为河东将，与夏人遇，铁骑来追，灌射皆彻甲，至洞胸出背，叠贯后骑，羌惧而引却。知宁化军、丰州，徙熙河都监，见童贯不拜，贯憾焉。张康国荐于徽宗，召对，问西北边事，以笏画御榻，指坐衣花纹为形势。帝曰：“敌在吾目中矣。”

提点河东刑狱，迁西上阁门使、领威州刺史、知沧州。以治城郭功，转引进使。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，灌言：“水浅不胜舟，陆当用车八千乘，沿边方登麦，愿以运费增价就余之。”奏上，报可。安抚使忌之，劾云板筑未毕而冒赏，夺所迁官，仍再贬秩，罢去。

未几，知岷州，引邈川水溉间田千顷，隍人号广利渠。徙河州，复守岷，提举熙河兰隍弓箭手。入言：“汉金城、隍中谷斛八钱，今西宁、隍、廓即其地也，汉、唐故渠尚可考。若

先葺渠引水，使田不病旱，则人乐应募，而射士之额足矣。”从之。甫半岁，得善田二万六千顷，募士七千四百人，为他路最。童贯用兵西边，灌取古骨龙马进武军，加吉州防御使，改知兰州。又攻仁多泉城，炮伤足不顾，卒拔城，斩首五百级。寻改廓州防御使。

宣和初，刘法陷于敌，震武危甚，熙帅刘仲武使灌往救。灌以众寡不敌，但张虚声骇之，夏人宵遁。灌恐覘其实，遽反兵，仲武犹奏其逗遛，罢为淮西钤辖。从平方腊，获贼帅吕师囊，迁同州观察使、浙东都钤辖，改浙西。

童贯北征，檄统制兵马，涿、易平，以知易州，迁宁武军承宣使、燕山路副都总管，又加龙、神卫都指挥使。夔离不取景州，围蓟州。贯诱以兵事，即复景城，释蓟围。郭药师统蕃、汉兵，灌白：“顷年折氏归朝，朝廷别置一司，专部汉兵，至于克行，乃许同营。今但宜令药师主常胜军，而以汉兵委灌辈。”贯不听。召还，管干步军司。

陪辽使射玉津园，一发破的，再发则否。客曰：“太尉不能耶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以礼让客耳。”整弓复中之，观者诵叹，帝亲赐酒劳之。迁步军都虞候。

金师南下，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。灌谓宰相白时中曰：“金人倾国远至，其锋不可当。今方平扫精锐以北，万有一不枝梧，何以善吾后，盍留以卫根本。”不从，明日，又命灌行，辞以军不堪战，强之，拜武泰军节度使、河东河北制置副使。未及行而帝内禅，灌领兵入卫。郓王楷至门欲入，灌曰：“大事已定，王何所受命而来？”导者惧而退。灌竟行，援兵二万不能足，听募民充数。

靖康元年正月二日，次滑州，方平南奔，灌亦望风迎溃。黄河南岸无一人御敌，金师遂直叩京城。灌至，乞入见，不许，

而令控守西隅。背城拒战凡三日，被创，没于阵，年六十二。帐下韩综、雷彦兴，奇士也，各手杀数人，从以死。钦宗哀悼，赐金帛，命官护葬。已而言者论其不守河津，追削官秩。

长子蓊，至阁门宣赞舍人。从父战，箭贯左臂，拔出之，病创死。绍兴四年，中子藪以灌事泣诉于朝，诏复履正大夫、忠正军承宣使。

李熙靖，字子安，常州晋陵人，唐卫公德裕九世孙也。祖均、父公弼皆进士第。公弼，崇宁初通判潞州，以议三舍法不便，使者劾其沮格诏令，坐削黜以死。熙靖擢第，又中词学兼茂，选为辟雍录、太学正，升博士。以父老丐外，除提举淮东学事便养，命下，乃得河东；而为淮东者，臧祐之也。盖省吏取祐之赂，辄易之。或教使自言，熙靖曰：“事君不择地，吾其可发人之私，求自便也？”宰相闻而贤之，留为兵部员外郎。遭父忧去，还，为右司员外郎。

王黼以太宰领应奉司，又方事燕云，立经抚房于中书独专之，他执政皆不得预。熙靖与言曰：“应奉之职，非宰相所当预。尚书、枢密皆有兵房，足以治疆事，经抚何为者哉？”黼积不乐。同列五人皆躡蹻禁从，独滞留四年。都水丞失职，移过于熙靖，贬其两秩，又将左转为国子司业，执政交言不可，仅迁太常少卿。黼罢，乃拜中书舍人，蔡攸又恶之，出知拱州。

越两月，复以故官召，入对言：“燕山虽定，宜益谨思患豫防之戒。”徽宗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繆牖户’者是也。”熙靖进曰：“孔子云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’愿陛下为无疆之计。”帝嘉之。

靖康初，同谭世勳事龙德宫，改显谟阁待制、提举醴泉观。道君待之甚厚，常从容及内禅事，曰：“外人以为吴敏功，殊

不知此自出吾意耳，吾苟不欲，人言且灭族，谁敢哉？或谓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，故为之，吾有此心久矣。”熙靖再拜贺。敏闻而忌之，以进对不时受罚。

既拒张邦昌之命，忧愤废食，家人进粥药宽譬之，终无生意。故人视其病，相持啜泣，索笔书唐王维所赋“百官何日再朝天”之句，明日遂卒，年五十三，与世勳同赠端明殿学士。

王云，字子飞，泽州人。父献可，仕至英州刺史、知泸州。黄庭坚谪于涪，献可遇之甚厚，时人称之。云举进士，从使高丽，撰《鸡林志》以进。擢秘书省校书郎，出知简州，迁陕西转运副使。宣和中，从童贯宣抚幕，入为兵部员外郎、起居中书舍人。

靖康元年，以给事中使斡离不军，议割三镇以和。使还，传道斡离不之意，以为黏罕得朝廷所与余睹蜡书，坚云中国不可信，欲败和约。执政以为不然，罢为徽猷阁待制、知唐州。

金人陷太原，召拜刑部尚书，再出使，许以三镇赋入之数。云至真定，遣从吏李裕还言：“金人不复求地，但索五辂及上尊号，且须康王来，和好乃成。”钦宗悉从之，且命王及冯澥往。未行，而车辂至长垣，为所却，云亦还。澥奏言云诞妄误国，云言：“事势中变，金人必欲得三镇，不然，则进兵取汴都。”中外震骇，诏集百官议，云固言：“康王旧与斡离不结欢，宜将命。”帝虑为所留，云曰：“和议既成，必无留王之理，臣敢以百口保之。”王遂受命，而云以资政殿学士为之副。

顷云奉使过磁、相，劝两郡彻近城民舍，运粟入保，为清野之计，民怨之。及是，次磁州，又与守臣宗泽有憾。于是王出谒嘉应神祠，云在后，民遮道谏曰：“肃王已为金人所留，王不宜北去。”厉声指云曰：“清野之人，真奸贼也。”王出庙行，或发云笥，得乌絁短巾，盖云夙有风眩疾，寝则以护首

者。民益信其为奸，噪而杀之。王见事势汹汹，乃南还相州。是役也，云不死，王必北行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。建炎初，赠观文殿学士。

云兄霁，崇宁时，为谋议司详议官，上书告蔡京罪，黥隶海岛。钦宗复其官，从种师中战死。

谭世勳字彦成，潭州长沙人。第进士，教授郴州。时王氏学盛行，世勳雅不喜。或问之，曰：“说多而屡变，无不易之论也。”置其书不观。又中词学兼茂科，除秘书省正字。时相蔡京子攸领书局，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贵仕。世勳独坐直庐，繙书竟日。梁师成之客与为邻居，数致师成愿交意，谢不答。

在馆六年不迁，京罢，用久次为司门员外郎。又三年，迁吏部。京复相，嫌不附己，罢提点太平宫。久之，复还吏部。幸臣妄引恩泽任子，持不与。吏白有某例，世勳曰：“岂当以暂例破成法！”已而取中旨行之。进少府监，擢中书舍人，以谨命令、惜名器、广言路、吝赐予、正上供、省浮费六事言于上，又为当路所嫉。以徽猷阁待制知婺州，未行，复留之。

徽宗禅位东幸，且还，使与李熙靖副执政奉迎，遂同主管龙德宫。请辨正宣仁国史之谤，述钦圣遗旨以复瑶华，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，释奠先圣不当以王安石配，后皆施行。

秋七月，彗出东方，大臣或谓此四夷将衰之兆，世勳面奏：“垂象可畏，当修德以应天，不宜惑谀说。”进给事中兼侍读。内侍喧争殿门，诏以赎论，世勳驳其不恭，因言：“童贯辈初亦甚微，小恶不惩，将驯至大患。”疏入，同类侧目。何栗建议分外郡为四道，置都总管，事得颛决。世勳言：“裂天下以付四人，而王畿所治者才十六县，独无尾大不掉之虑乎？”栗不乐。改礼部侍郎。

金骑馘馘南下，世勳言：“守边为上策；今边不得守，守

河则京畿自固，中策也；巡幸江、淮，会东南兵以捍敌，下策也。金人既渡河，又请遣大将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，分护国门，使兵势连属，首尾相援，即金人不敢逼。孙傅深然之，又格于栗议。再扈车驾至金帅帐，以十害说其用事者，言讲解之利，词意忠激，金人耸听。

张邦昌僭国，令与李熙靖同直学士院，皆称疾卧不起，以忧卒，年五十四。建炎初，褒其守节，赠端明殿学士。

梅执礼，字和胜，婺州浦江人。第进士，调常山尉未赴，以荐为敕令删定官、武学博士。大司成强渊明贤其人，为宰相言，相以未尝识面为嫌。执礼闻之曰：“以人言而得，必以人言而失，吾求在我者而已。”卒不往谒。

历军器、鸿胪丞，比部员外郎，比部职勾稽财货，文牒山委，率不暇经目。苑吏有持茶券至为钱三百万者，以杨戩旨意迫取甚急。执礼一阅，知其妄，欲白之，长贰疑不敢，乃独列上，界诈也。改度支、吏部，进国子司业兼资善堂翊善，迁左司员外郎，擢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

林摅以前执政赴阙宿留，冀复故职，执礼论去之。孟昌龄居郓质人屋，当赎不肯与，而请中旨夺之，外郡卒留役中都者万数，肆不逞为奸，诏悉令还，杨戩占不遣；内侍张佑董葺太庙，僭求赏：皆驳奏弗行。迁礼部侍郎。

素与王黼善，黼尝置酒其第，夸示园池妓妾之盛，有骄色。执礼曰：“公为宰相，当与天下同忧乐。今方腊流毒吴地，疮痍未息，是岂歌舞宴乐时乎？”退又戒之以诗。黼愧怒，会孟隄原庙后至，以显谟阁待制知蕲州，又夺职。

明年，徙滁州，复集英殿修撰。时赋盐亏额，滁亦苦抑配。执礼曰：“郡不能当苏、杭一邑，而食盐乃倍粟数，民何以堪？”请于朝，诏损二十万，滁人德之。

钦宗立，徙知镇江府，召为翰林学士，道除吏部尚书，旋改户部。方军兴，调度不足，执礼请以禁内钱隶有司，凡六宫廩给，皆由度支乃得下。尝有小黄门持中批诣部取钱，而封识不用玺，既悟其失，复取之。执礼奏审，诏责典宝夫人而杖黄门。

金人围京都，执礼劝帝亲征，而请太上帝后、皇后、太子皆出避，用事者沮之。洎失守，金人质天子，邀金帛以数百万计，曰：“和议已定，但所需满数，则奉天子还阙。”执礼与同列陈知质、程振、安扶皆主根索，四人哀民力已困，相与谋曰：“金人所欲无艺极，虽铜铁亦不能给，盍以军法结罪，傥窒其求。”而宦者挟宿怨语金帅曰：“城中七百万户，所取未百一，但许民持金银换粟麦，当有出者。”已而果然。酋怒，呼四人责之，对曰：“天子蒙尘，臣民皆愿致死，虽肝脑不计，于金缙何有哉？顾比屋柁空，亡以塞命耳。”酋问官长何在，振恐执礼获罪，遂前曰：“皆官长也。”酋益怒，先取其副胡舜陟、胡唐老、姚舜明、王侯，各杖之百。执礼等犹为之请，俄遣还，将及门，呼下马挝杀之，而梟其首，时靖康二年二月也。是日，天宇昼冥，士庶皆陨涕愤叹。

初，车驾再出，执礼与宗室子昉、诸将吴革等谋集兵夺万胜门，夜捣金帅帐，迎二帝以归。而王时雍、徐秉哲使范琼泄其谋，故不克。死时，年四十九。高宗即位，诏赠通奉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议者以为薄，复加资政殿学士。

程振，字伯起，饶州乐平人。少有轶材，入太学，一时名辈多从之游。徽宗幸学，以诸生右职除官，为辟雍录，升博士，迁太常博士，提举京东、西路学事。请立庙于邹祀孟轲，以公孙丑、万章、乐正克等配食，从之。

提举京西常平，入为膳部员外郎、监察御史、辟雍国子司

业、左司员外郎兼太子舍人。始至，即言：“古者大祭礼登饩受爵，必以上嗣，既《礼经》所载，且元丰彝典具存。昨天子展事明堂，而殿下不预，非所以尊宗庙、重社稷也。”太子矍然曰：“宫僚初无及此者。”由是特加奖异。

方腊起，振谓王黼宜乘此时建革天下弊事，以上当天意，下顺人心。黼不悖，曰：“上且疑黼挟寇，奈何？”振知黼忌其言，趋而出，然太子荐之甚力，遂擢给事中。黼白振资浅，且雅长书命，请以为中书舍人。侍郎冯熙载出知亳州，黼怨熙载，欲振诋以丑语，振不肯。黼使言者劾为党，罢提举冲佑观。居三年，复还故官。

靖康元年，进吏部侍郎，为钦宗言：“柄臣不和，论议多驳，诏令轻改，失于事几。金人交兵半岁，而至今不解者，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。裁抑滥赏，如白黑易分，而数月之间，三变其议，以私心不除，各蔽其党故也。今日一人言之，以为是而行；明日一人言之，以为非而止。或圣断逾度而不暇畴咨，或大臣偏见而遂形播告，所以动未必善，处未必宜，乃辄为之反汗，其势不得不尔也。”

时金兵至河北，振请纠诸道兵犄角击之，曰：“彼猖獗如此，陛下尚欲守和议，而不使之少有惩艾乎？”上嗟味其言，而牵于外廷，不能用。拜开封尹。故时，大辟有情可矜，多奏取原贷；崇宁以来，议者谓鞞毂先弹压，率便文杀之。振请复旧制。诏捕亡命卒，得数千人，振请以隶步军而除其罪。步军司欲论如法，振曰：“方多事之际，而一日杀数千人，必大骇观听。”乃尽释之。改刑部侍郎。

金骑在郊，邀车驾出城，振为何栗言：“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。”栗不从。未几，及于难，年五十七。金人去，从子庭访得其首归葬之。初，王黼使其客沈积中图燕，振戒以后祸，积

中惧而言不可。既而振乃用是死，闻者痛之。

初，宣和崇道家之说，振侍坐东宫，从容言：“孔子以《鸱鸢》之诗为知道，其词不过曰‘迨天之未阴雨，绸缪牖户’而已。老子亦云：‘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’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，而事目前区区，非二圣人意。”他日，太子为徽宗道之。徽宗寤，颇欲去健美，疏左右近习，而宦寺杨戩辈方大兴宫室，惧不得肆，因谗家令杨冯，以为将辅太子幸非常。徽宗震怒，执冯诛之，而太子之言亦废。振尹京时，两宫方困于碁间，振极意弥缝，治龙德梁忻狱，宽其罪，不使有纤介可指。

高宗即位，进秩七等，仍官其子及亲属三人，又赠端明殿学士。端平初，曾孙东请谥，赐谥刚愍。同时死者礼部侍郎陈知质，失其传；给事中安扶，附见父《安焘传》。

刘延庆，保安军人。世为将家，雄豪有勇，数从西伐，立战功，积官至相州观察使、龙神卫都指挥使、鄜延路总管。迁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改承宣使。破夏人成德军，擒其酋赏屈，降王子益麻党征。拜保信军节度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从童贯平方腊，节度河阳三城。又从北伐，以宣抚都统制督兵十万，渡白沟。

延庆行军无纪律，郭药师扣马谏曰：“今大军拔队行而不设备，若敌人置伏邀击，首尾不相应，则望尘决溃矣。”不听。至良乡，辽将萧干帅众来，延庆与战，败绩，遂闭垒不出。药师曰：“干兵不过万人，今悉力拒伐，燕山必虚，愿得奇兵五千，倍道袭取，令公之子三将军简师为后继。”延庆许之，遣大将高世宣与药师先行，即入燕城，干举精甲三千巷战。三将军者，光世也。

渝约不至，药师失援败走，世宣死之。延庆营于卢沟南，干分兵断饷道，擒护粮将王渊，得汉军二人，蔽其目，留帐中，

夜半伪相语曰：“闻汉军十万压吾境，吾师三倍，敌之有余。当分左右翼，以精兵冲其中，左右翼为应，歼之无遗。”阴逸其一人归报。明旦，延庆见火起，以为敌至，烧营而奔，相蹂践死者百余里。自熙、丰以来，所储军实殆尽。退保雄州，燕人作赋及歌诮之。朝议延庆丧师，不可不行法，坐贬率府率，安置筠州。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，由是轻宋。

未几，复为镇海军节度使。靖康之难，延庆分部守京城，城陷，引秦兵万人夺开远门以出，至龟儿寺，为追骑所杀。光世自有传。

论曰：靖康之变、执礼、振不忍都人涂炭，拒强敌无厌之欲，亲逢其凶。熙靖、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，悲不食以终。灌、延庆战败而没。此数人者，其所遭不同，至于死国难则一而已。云之死，虽其有以取之，殆亦天未欲绝宋祀也；不然，是行也，康王其危哉！

##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

### 李纲上

李纲，字伯纪，邵武人也，自其祖始居无锡。父夔，终龙图阁待制。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，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，以言事忤权贵，改比部员外郎，迁起居郎。

宣和元年，京师大水，纲上疏言阴气太盛，当以盗贼外患为忧。朝廷恶其言，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。

七年，为太常少卿。时金人渝盟，边报狎至，朝廷议避敌之计，诏起师勤王，命皇太子为开封牧，令侍从各具所见以闻。纲上御戎五策，且语所善给事中吴敏曰：“建牧之议，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？巨敌猖獗如此，非传以位号，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。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，以守宗社可也。公以献纳论思为职，曷不为上极言之。”敏曰：“监国可乎？”纲曰：“肃宗灵武之事，不建号不足以复邦，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，后世惜之。主上聪明仁恕，公言万一能行，将见金人悔祸，宗社底宁，天下受其赐。”翌日，敏请对，具道所以，因言李纲之论，盖与臣同。有旨召纲入议，纲刺臂血上疏云：“皇太子监国，典礼之常也。今大敌入攻，安危存亡在呼吸间，犹守常礼可乎？名分不正而当大权，何以号召天下，期成功于万一哉？若假皇太子以位号，使为陛下守宗社，收将士心，以死捍敌，天下可保。”疏上，内禅之议乃决。

钦宗即位，纲上封事，谓：“方今中国势弱，君子道消，

法度纪纲，荡然无统。陛下履位之初，当上应天心，下顺人欲。攘除外患，使中国之势尊；诛锄内奸，使君子之道长，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。”召对延和殿，上迎谓纲曰：“朕顷在东宫，见卿论水灾疏，今尚能诵之。”李邺使金议割地，纲奏：“祖宗疆土，当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与人。”钦宗嘉纳，除兵部侍郎。

靖康元年，以吴敏为行营副使，纲为参谋官。金将斡离不兵渡河，徽宗东幸，宰执议请上暂避敌锋。纲曰：“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，委而去之可乎？”上默然。太宰白时中谓都城不可守，纲曰：“天下城池，岂有如都城者，且宗庙社稷、百官万民所在，舍此欲何之？”上顾宰执曰：“策将安出？”纲进曰：“今日之计，当整饬军马，固结民心，相与坚守，以待勤王之师。”上问谁可将者，纲曰：“朝廷以高爵厚禄崇养大臣，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。白时中、李邦彦等虽未必知兵，然籍其位号，抚将士以抗敌锋，乃其职也。”时中忿曰：“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？”纲曰：“陛下不以臣庸懦，僥使治兵，愿以死报。”乃以纲为尚书右丞。

宰执犹守避敌之议。有旨以纲为东京留守，纲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之意，且言：“明皇闻潼关失守，即时幸蜀，宗庙朝廷毁于贼手，范祖禹以为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援。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，陛下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？”上意颇悟。会内侍奏中宫已行，上色变，仓卒降御榻曰：“朕不能留矣。”纲泣拜，以死邀之。上顾纲曰：“朕今为卿留。治兵御敌之事，专责之卿，勿令有疏虞。”纲惶恐受命。未几，复决意南狩，纲趋朝，则禁卫擐甲，乘舆已驾矣。纲急呼禁卫曰：“尔等愿守宗社乎，愿从幸乎？”皆曰：“愿死守。”纲入见曰：“陛下已许臣留，复戒行何也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，愿

以死守，万一中道散归，陛下孰与为卫？敌兵已逼，知乘舆未远，以健马疾追，何以御之？”上感悟，遂命辍行。纲传旨语左右曰：“敢复有言去者斩！”禁卫皆拜伏呼万岁，六军闻之，无不感泣流涕。

命纲为亲征行营使，以便宜从事。纲治守战之具，不数日而毕。敌兵攻城，纲身督战，募壮士缒城而下，斩酋长十余人，杀其众数千人。金人知有备，又闻上已内禅，乃退。求遣大臣至军中议和，纲请行。上遣李棣，纲曰：“安危在此一举，臣恐李棣怯懦而误国事也。”上不听，竟使棣往。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，求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地，以亲王、宰相为质。棣受事，自不措一辞，还报。纲谓：“所需金币，竭天下且不足，况都城乎？三镇，国之屏蔽，割之何以立国？至于遣质，即宰相当往，亲王不当往。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，宿留数日，大兵四集，彼孤军深入，虽不得所欲，亦将速归。此时而与之盟，则不敢轻中国，而和可久也。”宰执议不合，纲不能夺，求去。上慰谕曰：“卿第出治兵，此事当徐议之。”纲退，则誓书已行，所求皆与之，以皇弟康王、少宰张邦昌为质。

时朝廷日输金币，而金人需求不已，日肆暑掠。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，种师道、姚平仲亦以泾原、秦凤兵至。纲奏言：“金人贪婪无厌，凶悖已甚，其势非用师不可。且敌兵号六万，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；彼以孤军入重地，犹虎豹自投槛阱中，当以计取之，不必与角一旦之力。若扼河津，绝饷道，分兵复畿北诸邑，而以重兵临敌营，坚壁勿战，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。俟其食尽力疲，然后以一檄取誓书，复三镇，纵其北归，半渡而击之；此必胜之计也。”上深以为然，约日举事。

姚平仲勇而寡谋，急于要功，先期率步骑万人，夜斫敌营，

欲生擒干离不及取康王以归。夜半，中使传旨论纲曰：“姚平仲已举事，卿速援之。”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，与金人战幕天坡，以神臂弓射金人，却之。平仲竟以袭敌营不克，惧诛亡去。金使来，宰相李邦彦语之曰：“用兵乃李纲、姚平仲，非朝廷意。”遂罢纲，以蔡懋代之。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，明纲无罪。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，呼声动地，恚不得报，至杀伤内侍。帝亟召纲，纲入见，泣拜请死。帝亦泣，命纲复为尚书右丞，充京城四壁守御使。

始，金人犯城者，蔡懋禁不得辄施矢石，将士积愤，至是，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，众无不奋跃。金人惧，稍稍引却，且得割三镇诏及亲王为质，乃退师。除纲知枢密院事。纲奏请如澶渊故事，遣兵护送，且戒诸将，可击则击之。乃以兵十万分道并进，将士受命，踊跃以行。先是，金帅粘罕围太原，守将折可求、刘光世军皆败；平阳府义兵亦叛，导金人入南北关，取隆德府，至是，遂攻高平。宰相咎纲尽遣城下兵追敌，恐仓卒无措，急征诸将还。诸将已追及金人于邢、赵间，遽得还师之命，无不扼腕。比纲力争，复追，而将士解体矣。

诏议迎太上皇帝还京。初，徽宗南幸，童贯、高俅等以兵扈从。既行，闻都城受围，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。道路籍籍，言贯等为变。陈东上书，乞诛蔡京、蔡攸、童贯、朱勔、高俅、卢宗原等。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往图之，纲曰：“使山所图果成，震惊太上，此忧在陛下。万一不果，是数人者，挟太上于东南，求剑南一道，陛下将何以处之？莫若罢山之行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，自可不劳而定。”上从其言。

徽宗还次南都，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，且召吴敏、李纲。或虑太上意有不测，纲请行，曰：“此无他，不过欲知朝廷事尔。”纲至，具道皇帝圣孝思慕，欲以天下养之意，请陛下早

还京师。徽宗泣数行下，问：“卿顷以何故去？”纲对曰：“臣昨任左史，以狂妄论列水灾，蒙恩宽斧钺之诛，然臣当时所言，以谓天地之变，各以类应，正为今日攻围之兆。夫灾异变故，譬犹一人之身，病在五脏，则发于气色，形于脉息，善医者能知之。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，而修其在我者，故能制治保邦，而无危乱之忧。”徽宗称善。又询近日都城攻围守御次第，语渐浹洽。徽宗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，曰：“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，非有他也。”纲奏：“方艰危时，两宫隔绝，朝廷应副行宫，亦岂能无不至者，在圣度烛之耳。”且言：“皇帝仁孝，惟恐有一不当太上皇帝意者，每得诘问之诏，辄忧惧不食。臣窃譬之，家长出而强寇至，子弟之任家事者，不得不从宜措置。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，苟诛及细故，则为子弟者，何所逃其责哉？皇帝传位之初，陛下巡幸，适当大敌入攻，为宗社计，庶事不得小有更革。陛下回銮，臣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，勿问细故可也。”徽宗感悟，出玉带、金鱼、象简赐纲，曰：“行宫人得卿来皆喜，以此示朕意，卿可便服之。”且曰：“卿辅助皇帝、捍守宗社有大功，若能调和父子间，使无疑阻，当遂书青史，垂名万世。”纲感泣再拜。

纲还，具道太上意。宰执进迎奉太上仪注，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，车驾乃进。纲言：“如此，是示之以疑也。天下之理，诚与疑、明与暗而已。自诚明而推之，可至于尧、舜；自疑暗而推之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耿南仲不以尧、舜之道辅陛下，乃暗而多疑。”南仲怫然曰：“臣适见左司谏陈公辅，乃为李纲结士民伏阙者，乞下御史置对。”上愕然。纲曰：“臣与南仲所论，国事也。南仲乃为此言，臣何敢复有所辨？愿以公辅事下吏，臣得乞身待罪。”章十余上，不允。

太上皇帝还，纲迎拜国门。翌日，朝龙德宫，退，复上章

恳辞。上手诏谕意曰：“乃者敌在近郊，士庶伏阙，一朝仓猝，众数十万，忠愤所激，不谋同辞，此岂人力也哉？不悦者造言，致卿不自安，朕深谅卿，不足介怀。巨敌方退，正赖卿协济艰难，宜勉为朕留。”纲不得已就职。上备边御敌八事。

时北兵已去，太上还宫，上下恬然，置边事于不问。纲独以为忧，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议调防秋之兵。吴敏乞置详议司检详法制，以革弊政，诏以纲为提举官，南仲沮止之。纲奏：“边患方棘，调度不给，宜稍抑冒滥，以足国用。谓如节度使至遥郡刺史，本以待勋臣，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；堂吏转官止于正郎，崇、观间始转至中奉大夫，今宜皆复旧制。”执政揭其奏通衢，以纲得士民心，欲因此离之。会守御司奏补副尉二人，御批有“大臣专权，浸不可长”语。纲奏：“顷得旨给空名告敕，以便宜行事。二人有劳当补官，故具奏闻，乃遵上旨，非专权也。”

时太原围未解，种师中战没，师道病归，南仲曰：“欲援太原，非纲不可。”上以纲为河东、北宣抚使。纲言：“臣书生，实不知兵。在围城中，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，今使为大帅，恐误国事。”因拜辞，不许。退而移疾，乞致仕，章十余上，不允。台谏言纲不可去朝廷，上以其为大臣游说，斥之。或谓纲曰：“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？此非为边事，欲缘此以去公，则都人无辞耳。公坚卧不起，谗者益肆，上怒且不测，奈何？”许翰书：“杜邮”二字遗纲，纲惶恐受命。上手书《裴度传》以赐，纲言：“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抗唐室，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，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。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，小人在朝，蠹害难去。使朝廷既正，君子道长，则所以捍御外患者，有不难也。”因书裴度论元稹、魏洪简章疏要语以进，上优诏答之。

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，庶事未集，纲乞展行期。御批以为迂延拒命，纲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，且曰：“陛下前以臣为专权，今以臣为拒命，方遣大帅解重围，而以专权、拒命之人为之，无乃不可乎？愿乞骸骨，解枢管之任。”上趣召数四，曰：“卿为朕巡边，便可还朝。”纲曰：“臣之行，无复还之理。昔范仲淹以参政出抚西边，过郑州，见吕夷简。夷简曰：‘参政岂可复还！’其后果然。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，使既行之后，进而死敌，臣之愿也。万一朝廷执议不坚，臣当求去，陛下宜察臣孤忠，以全君臣之义。”上为之感动。及陛辞，言唐恪、聂山之奸，任之不已，后必误国。

进至河阳，望拜诸陵，复上奏曰：“臣总师出巩、洛，望拜陵寝，潸然出涕。恭惟祖宗创业守成，垂二百年，以至陛下。适丁艰难之秋，强敌内侵，中国势弱，此诚陛下尝胆思报，厉精求治之日，愿深考祖宗之法，一一推行之。进君子，退小人，益固邦本，以图中兴，上以慰安九庙之灵，下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，天下幸甚！”

行次怀州，有诏罢减所起兵纲奏曰：“太原之围未解，河东之势甚危，秋高马肥，敌必深入，宗社安危，殆未可知。使防秋之师果能足用，不可保无敌骑渡河之警。况臣出使未几，朝廷尽改前诏，所团结之兵，悉罢减之。今河北、河东日告危急，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，甫集之兵又皆散遣，臣诚不足以任此。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，而以寸纸罢之，臣恐后时有所号召，无复应者矣。”疏上，不报。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围，而诸将承受御画，事皆专达，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。纲上疏，极谏节制不专之弊。

时方议和，诏止纲进兵。未几，徐处仁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，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进聂山、陈过庭、李回等，吴敏复谪

置涪州。纲闻之，叹曰：“事无可为者矣！”即上奏丐罢。乃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司事，召纲赴阙。寻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，纲具奏辞免。未几，以纲专主战议，丧师费财，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，建昌军安置；再谪宁江。

金兵再至，上悟和议之非，除纲资政殿大学士，领开封府事。纲行次长沙，被命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，未至而都城失守。先是，康王至北军，为金人所惮，求遣肃王代之。至是，康王开大元帅府，承制复纲故官，且贻书曰：“方今生民之命，急于倒垂，谅非不世之才，何以协济事功。阁下学穷天人，忠贯金石，当投袂而起，以副苍生之望。”

高宗即位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趣赴阙。中丞颜岐奏曰：“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已为三公、郡王，宜更加同平章事，增重其礼；李纲为金人所恶，虽已命相，宜及其未至罢之。”章五上，上曰：“如朕之立，恐亦非金人所喜。”岐语塞而退。岐犹遣人封其章示纲，觊以沮其来。上闻纲且至，遣官迎劳，锡宴，趣见于内殿。纲见上，涕泗交集，上为动容。因奏曰：“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，中国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赖天命未改，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内修外攘，还二圣而抚万邦，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臣自视阙然，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，乞追寝成命。且臣在道，颜岐尝封示论臣章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宜为所恶。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”因力辞。帝为出范宗尹知舒州。颜岐与祠。纲犹力辞，上曰：“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，欲使敌国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，卿其勿辞。”纲顿首泣谢，云：臣愚陋无取，荷陛下知遇，然今日扶颠持危，图中兴之功，

在陛下而不在臣。臣无左右先容，陛下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臣孤立寡与，望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得以尽志毕虑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。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，陛下度其可行者，赐之施行，臣乃敢受命。

一曰议国是。谓中国之御四裔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先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

二曰议巡幸。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，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而观。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

三曰议赦令。谓祖宗登极赦令，皆有常式。前日赦书，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泛滥不可行，宜悉改正以法。

四曰议僭逆。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，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

五曰议伪命。谓国家更大变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，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贼，污为伪者以六等定罪，宜仿之以励士风。

六曰议战。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

七曰议守。谓敌情狡狴，势必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御，以扼其冲。

八曰议本政。谓政出多门，纪纲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

九曰议久任。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择

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

十曰议修德。谓上始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，以副四海之望，而致中兴。

翌日，班纲议于朝，惟僭逆、伪命二事留中不出。纲言：

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。邦昌当道君朝，在政府者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。方国家祸难，金人为易姓之谋，邦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戴宋之义，以感动其心，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。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正位号，处宫禁，擅降伪诏，以止四方勤王之师。及知天下之不与，不得已而后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，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始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《春秋》之法断之。

夫都城之人德邦昌，谓因其立而得生，且免重科金银之扰。元帅府恕邦昌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。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，则谓其建号易姓，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。都城德之，元帅府恕之，私也，天下愤嫉之，公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杀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敌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。

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但待之以不死。邦昌以臣易君，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而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又尊崇之，此何理也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而尊崇僭逆之臣，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僚，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

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，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。潜善主邦昌甚力，上顾吕好问曰：“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，以为何如？”好问附潜善，持两端，曰：“邦昌僭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。”纲言：“邦昌僭逆，岂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指目曰‘此亦一天子’哉！”因泣拜曰：“臣不可与邦

昌同列，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罢臣。”上颇感动。伯彦乃曰：“李纲气直，臣等所不及。”乃诏邦昌谪潭州，吴玠、莫俦而下皆迁谪有差。纲又言：“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，不知君臣之义。靖康之祸，能仗节死义者，在内惟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国，愿加赠恤。”上从其请，仍诏有死节者，诸路询访以闻。上谓纲曰：“卿昨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可以受命矣。”纲拜谢。有旨兼充御营使。入对，奏曰：

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，然而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群臣辑睦于下，庶几靖康之弊革，而中兴可图。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，则不能以成功。

夫外御强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感人心，信赏罚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、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，然后可以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所谓规模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则在于料理河北、河东。盖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，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余郡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，不过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而已，其余三十余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以为首领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朝廷不因此时置司、遣使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粮尽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困。虽怀忠义之心，援兵不至，危迫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

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论天子恩德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。有能全一州、复一郡者，以为节度、防御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惟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御敌之力，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，

最今日之先务也。

上善其言，问谁可任者，纲荐张所、傅亮。所尝为监察御史，在靖康围城中，以蜡书募河北兵，士民得书，喜曰：“朝廷弃我，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。”应募者凡十七万人，由是所之声震河北。故纲以为招抚河北，非所不可。傅亮者，先以边功得官，尝治兵河朔。都城受围时，亮率勤王之兵三万人，屡立战功。纲察其智略可以大用，欲因此试之。上乃以所为河北招抚使，亮为河东经制副使。

皇子生，故事当肆赦。纲奏：“陛下登极，旷荡之恩独遗河北、河东，而不及勤王之师，天下缺望。夫两路为朝廷坚守，而赦令不及，人皆谓已弃之，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？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，擐甲荷戈，冒犯霜露，虽未效用，亦已劳矣。加以疾病死亡，恩恤不及，后有急难，何以使人乎？愿因今赦广示德意。”上嘉纳。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，人情翕然，间有以破敌捷书至者。金人围守诸郡之兵，往往引去。而山砦之兵，应招抚、经制二司募者甚众。

有许高、许亢者，以防河而遁，谪岭南，至南康谋变，守倅戮之。或议其擅杀，纲曰：“高、亢受任防河，寇未至而遁，没途劫掠，甚于盗贼。朝廷不能正军法，而一守倅能行之，真健吏也。使受命捍贼而欲退走者，知郡县之吏皆得以诛之，其亦少知所戒乎！”上以为然，命转一官。开封守阙，纲以留守非宗泽不可，力荐之。泽至，抚循军民，修治楼櫓，屡出师以挫敌。

纲立军法，五人为伍，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。二十五人为甲，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。百人为队，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。五百人为部，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。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。命招置新军

及御营司兵，并依新法团结，有所呼召、使令，按牌以遣。三省、枢密院置赏功司，受贿乞取者行军法，遇敌逃溃者斩，因而为盗贼者，诛及其家属。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。

又奏步不足以胜骑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京东、西，制造而教阅之。又奏造战舰，募水军，及询访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备用。又进三疏：一曰募兵，二曰买马，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。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，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：“李丞相三议，无一可行者。”浚问之，齐愈曰：“民财不可尽括；西北之马不可得，而东南之马不可用；至于兵数，若郡增二千，则岁用千万缗，费将安出？齐愈将极论之。”浚曰：“公受祸自此始矣。”

时朝廷议遣使于金，纲奏曰：“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孝悌之至，可以通神明。陛下以二圣远狩沙漠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思迎还两宫，致天下养，此孝悌之至，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当枕戈尝胆，内修外攘，使刑政修而中国强，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。不然，虽冠盖相望，卑辞厚礼，恐亦无益。今所遣使，但当奉表通问两宫，致思慕之意可也。”上乃命纲草表，以周望、傅雱为二圣通问使，奉表以往。且乞降哀痛之诏，以感动天下，使同心协力，相与扶持，以致中兴。又乞省冗员，节浮费。上皆从其言。是时，四方溃兵为盗者十余万人，攻劫山东、淮南、襄汉之间，纲命将悉讨平之。

一日，论靖康时事，上曰：“渊圣勤于政事，省览章奏，至终夜不寐，然卒致播迁，何耶？”纲曰：“人主之职在知人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则大功可成，否则衡石程书，无益也。”因论靖康初朝廷应敌得失之策，且极论金人两至都城，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；因勉上以明恕尽人言，以恭俭足国用，以英果断大事。上皆嘉纳。又奏：“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，关中为上，

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陛下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且适襄、邓，示不忘故都，以系天下之心。不然，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，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。”上为诏谕两京以还都之意，读者皆感泣。

未几，有诏欲幸东南避敌，纲极论其不可，言：“自古中兴之主，起于西北，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，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。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，一旦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；盗贼亦将蜂起为乱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，不可得矣，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？夫南阳光武之所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；西邻关、陕，可以召将士；东达江、淮，可以运谷粟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可以取财货；北距三都，可以遣救援。暂议驻蹕，乃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。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第恐一失中原，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，虽欲退保一隅，不易得也。况尝降诏许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干，遽失大信于天下！”上乃许幸南阳，而黄潜善、汪伯彦实阴上巡幸东南之议。客或有谓纲曰：“外论汹汹，咸谓东幸已决。”纲曰：“国之存亡，于是焉分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”初，纲每有所论谏，其言虽切直，无不容纳，至是，所言常留中不报。已而迁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黄潜善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张所乞且置司北京，俟措置有绪，乃渡河。北京留守张益谦，潜善党也，奏招抚司之扰，又言自置司河北，盗贼益炽。纲言：“所尚留京师，益谦何以知其扰？河北民无所归，聚而为盗，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？”

有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傅亮，即日渡河。亮言：“措置未就而渡河，恐误国事。”纲言：“招抚、经制，臣所建明，而张所、傅亮，又臣所荐用。今潜善、伯彦沮所及亮，所以沮臣。

臣每览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议而后行，而二人设心如此，愿陛下虚心观之。”既而诏罢经制司，召亮赴行在。纲言：“圣意必欲罢亮，乞以御笔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身归田。”纲退，而亮竟罢，乃再疏求去。上曰：“卿所争细事，胡乃尔？”纲言：“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非小事。臣昨议迁幸，与潜善、伯彦异，宜为所嫉。然臣东南人，岂不愿陛下东下为安便哉？顾一去中原，后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勿以臣去而改其议。臣虽去左右，不敢一日忘陛下。”泣辞而退。或曰：“公决于进退，于义得矣，如谗者何？”纲曰：“吾知尽事君之道，不可，则全进退之节，患祸非所恤也。”

初，二帝北行，金人议立异姓。吏部尚书王时雍问于吴开、莫俦，二人微言敌意在张邦昌，时雍未以为然。适宋齐愈自敌所来，时雍又问之，齐愈取片纸书“张邦昌”三字，时雍意乃决，遂以邦昌姓名入议状。至是，齐愈论纲三事之非，不报。拟章将再上，其乡人嫌齐愈者，窃其草示纲。时方论僭逆附伪之罪，于是逮齐愈，齐愈不承，狱吏曰：“王尚书辈所坐不轻，然但迁岭南，大谏第承，终不过逾岭尔。”齐愈引伏，遂戮之东市。张浚为御史，劾纲以私意杀侍从，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。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尚书右丞许翰言纲忠义，合之无以佐中兴。会上召见陈东，东言：“潜善、伯彦不可任，纲不可去。”东坐诛。翰曰：“吾与东皆争李纲者，东戮都市，吾在庙堂，可乎？”遂求去。后有旨，纲落职居鄂州。

自纲罢，张所以罪去，傅亮以母病辞归，招抚、经制二司皆废。车驾遂东幸，两河郡县相继沦陷，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，一切废罢。金人攻京东、西，残毁关辅，而中原盗贼蜂起矣。